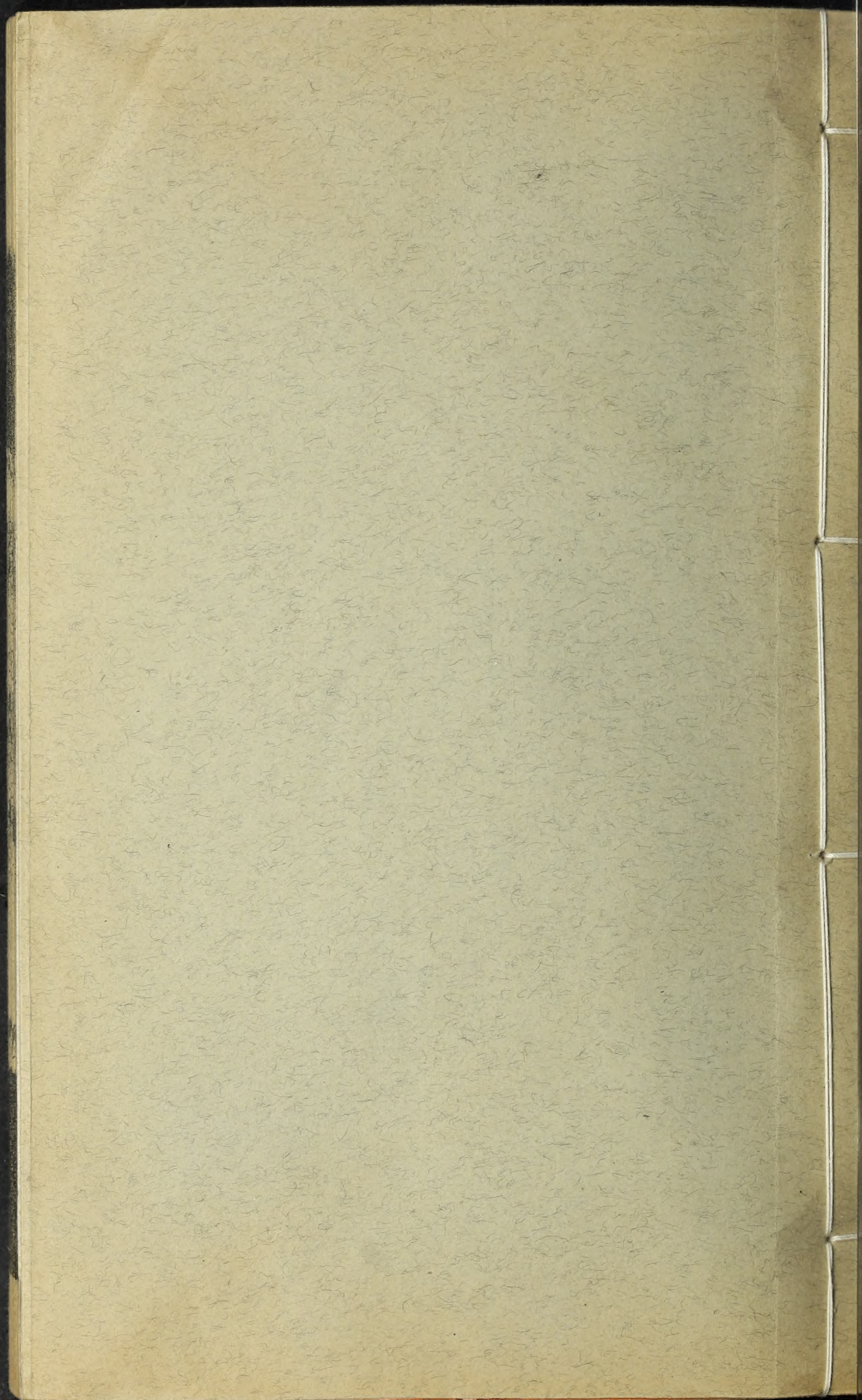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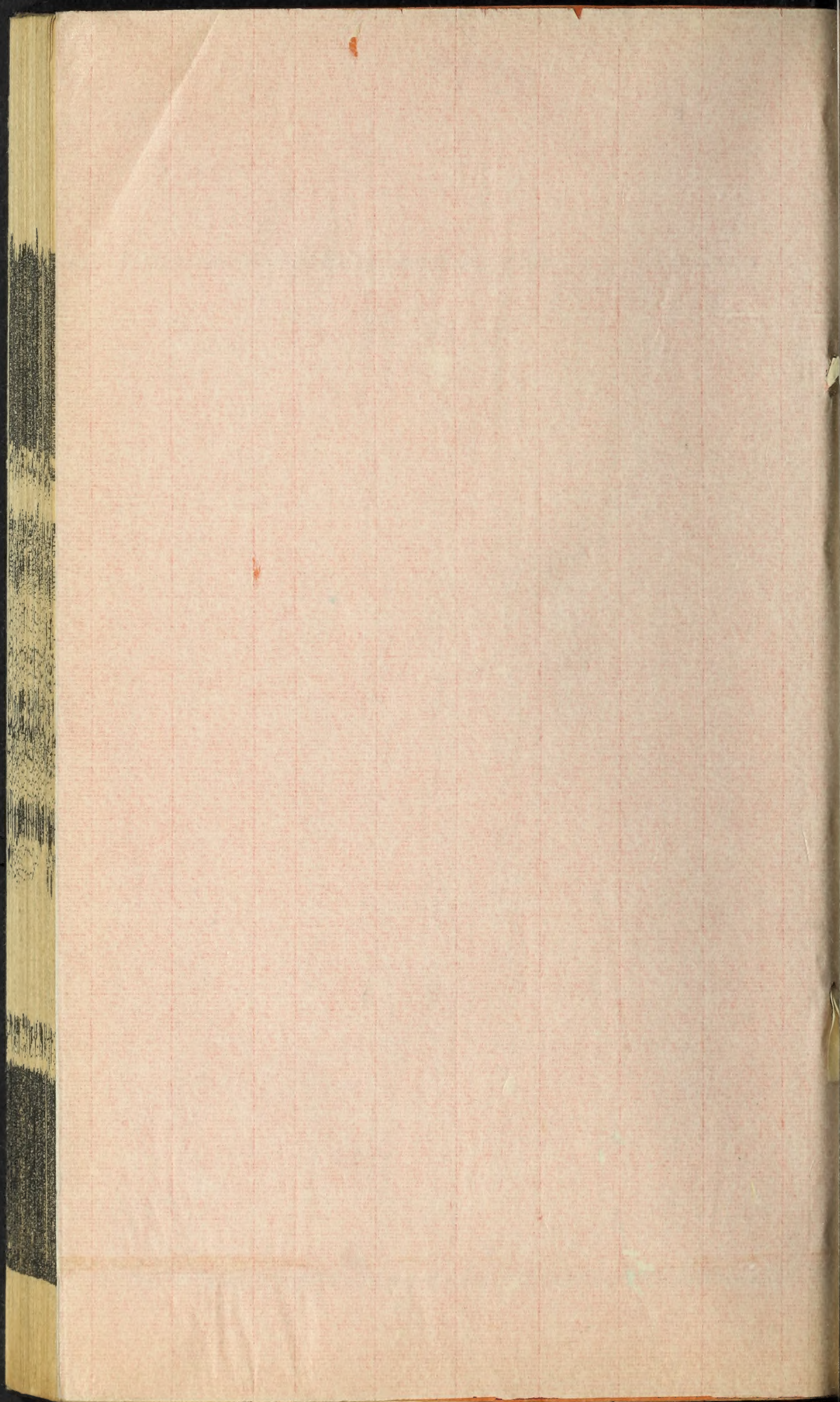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陳勝項籍傳第一

陽城人注地理志屬汝南郡

齊召南云陽城據志屬潁川不屬汝南注誤壽昌案潁川郡有陽城是縣名汝南郡亦有陽城是侯國則未定勝所籍之陽城何屬不得遽謂注誤也又案此師古照漢地志言之若秦時秖有潁川郡無汝南齊只據地理志正之義亦未備

勝廣皆爲屯長

顏注云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壽昌案屯長如里長亭長之屬不能稱帥也彭越傳有校長猶此續百官志曲下有屯

屯長一人比二百石殆秦時有此官漢因之

夜構火

史記作篝火徐廣注篝籠也此作構師古以結起釋之蓋構本訓結荀子怨之所構注訓結文選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顏意謂結物以起火也

袒右稱大楚

壽昌案國策齊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爲劉者左袒令於衆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卜一時衆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覲禮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此陳勝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

攷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守令通鑑作守尉胡三省注謂二史令下脫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壽昌案陳屬淮陽國係高祖十一年置此在秦時陳當爲秦潁州郡屬縣故有守令守丞等官尉位卑或在所略也劉攽謂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攽攷此說亦本於張晏晏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陳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然觀下圍滎陽李由以三川守守滎陽則守亦何嘗不守縣乎劉氏權守之說通鑑胡注取之愚以爲班書於守丞名氏尚不記何能記其官之爲權守與眞也顏注守郡守令縣令則皆字自不可去顏又云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

丞故曰守丞壽昌攷縣亦有守丞不必郡熹平時倉頡廟碑碑陰題名衙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衙固左馮翊屬縣也朱雲傳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尹屬縣也

譙門注晉灼曰義闕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

壽昌案譙門若今望樓然譙無訓麗義說文譙嬈嬈也譊恚呼也廣雅呵也廣韻責也方言讓也齊楚宋衛荊陳之閒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譙門者設重門以譏察出入有呵責之義麗譙亦非美麗設樓望遠有何美麗可言蓋麗卽欐欐集韻屋棟也莊子秋水篇梁麗注與欐通一曰屋棟一曰車名列子力命篇居則連麗注同湯問篇

亦作麗欐即此麗字麗譙言於屋棟以譙訶出入也與譙門同義特辭有上下耳

監諸將已西擊滎陽

滎陽屬河南郡河南在秦時爲三川郡李斯子由即守其地

周文陳賢人也

高祖紀應劭注周章字文自應稱周章爲是此乃變文稱字與紀不合下又云周章軍已破不稱周文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方扶南曰柱國蔡賜勸陳涉賀武臣之策在張良勸高帝王韓信前事有成敗名遂有顯晦矣

淩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壽昌案董緤即功臣表成敬侯董渫也渫緤傳寫異此五人皆勝初立爲張楚王之將卒皆以戰死獨緤從漢立功襲爵至元孫

謚曰隱王

壽昌案荀紀楚人葬之碭謚之隱王蓋勝雖爲其御莊賈殺以降秦其涓人呂臣復殺賈而爲楚故葬與謚皆自楚人也

徼兵復聚

壽昌案復聚復相聚也如注作聚歛非聚歛是兩義聚可兼訓爲歛邪

夥涉之爲王沈沈者

案夥史記作夥頤注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案又言頤者助

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壽昌按方言齊宋之閒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是非獨楚語然也說文繫傳錁字注引史曰錁乎涉之爲王默默者也錁即夥亦無頤字顧夥僅訓多用爲驚訶之辭無頤字則音義未足頤雖無驚義而有眙音唐韻頤與之切正韻眙虛之切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李善注愕驚也眙驚貌夥頤今吳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驚呼曰婀噫俗轉呼作呵呵皆此音也此應从史記疑轉寫脫去頤字耳

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壽昌案以一夥字加涉上如世俗之諢號也大如車丞相微

如王尊傳之翦張禁酒趙放皆是

梁嘗有櫟陽逮

壽昌案訟辭所及則追捕故謂之逮見刑法志遠繫注

吳有奇士桓楚

壽昌案此卽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於懷王之桓楚此時項梁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此人亦别無所見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注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壽昌案下云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是三戶實地名不得如蘇說

立呂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壽昌案與上陳勝傳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同一用意故復此四字

北阬馬服注賜號馬服

注馬服當作馬服君

於是韓生說羽曰

案揚子法言重黎篇韓生作蔡生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之亨卽烹也

瑕邱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注瑕邱縣之老人也姓申名揚

申陽既爲張耳愛幸之臣非老人可知稱曰公必張耳時借稱如楚之葉公白公也注似誤前之南公服注亦云南方之老人齊召南云案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

議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此亦可證瑯邪公之非老人又案當時稱公者多本傳稱縱公薛公滕公戻公皆戰將非老人後又有知星之甘公范陽令徐公中大夫泄公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太平御覽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卽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有美人名虞壽昌案婦人從夫姓卽以己姓爲名後

世猶然也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鑠稱
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
肥饒之地
史記作肥美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史記燕楚齊趙此無楚齊非是四賢中有孟嘗春申何得不
將楚齊敘入
甯越杜赫
壽昌案呂氏春秋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
之中牟人也諭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
人杜伯之後

帶他兒良王廖

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焦氏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據此則良當爲趙魏人未知帶季卽帶他否史記索隱引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同案此見呂氏春秋不二篇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史記作中人壽昌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而免起阡陌之中

史記作倔起兒郎勉古今字也

張耳陳餘傳第二

宦爲外黃令

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壽昌案魏滅於秦始皇廿二年耳尚及見公子毋忌之死在始皇四年耳郎以其時爲外黃令至此已十八九年又云耳少時爲毋忌客則亡命外黃令時不過二十餘至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耳幾四十矣

富人公乘氏

壽昌案公乘秦第八爵此苦陘之富人史以爵氏之失其姓也匈奴傳有漢校尉公乘音是皆以爵爲氏

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者[illegible]案耳合外黃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宜也餘並未仕乃亦購以五百金蓋秦時阮儒餘好儒術且有賢名也

號武信君

武臣號武信君尚在項梁前此豈當時美名武臣號於前梁復襲之以威衆邪

耳餘閒周章軍入關至戲

前云吳廣周文此復云周章與陳勝傳同班史獨於周章若此他人尚不然

相國房君諫曰

陳勝傳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後卽稱柱國曰不稱房君此稱相國房君蓋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

尊者稱之耳

王離圍之

離翦之子

追殺趙王歇襄國

韓信傳云禽趙王歇不云殺之襄國此史家詳略互見非情事有異也

要之置廁注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

壽昌案田儋傳至尸鄉廄置注臣瓚曰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孟子速於置郵注置驛也此置字當作此解廁即奏廁之廁言要之於置中之廁也

召私問之

張晏注曰以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壽昌案據晏及瓚說知古漢書本有作和問者和與私字相近轉寫易誤也

問之箯輿前

顏注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壽昌案公羊文十三年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食輿是唐制殆卽舊唐書輿服志開成末所乘之擔子也謂之兜籠亦呼兜子

卬視泄公

史記作仰視曰泄公邪

尚魯元公主如故

壽昌案廣雅尙上也一云崇也不敢云配所以尊君故貢禹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承亦有仰承之意古者王姬曰下嫁後世公主適夫家曰降皆不敢敵尊之意顏注未晰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顏注云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方扶南云師古注誤魏咎爲其民約降乃不能得之於民而民衆自約於章邯當是時咎猶未知約成否及約降定咎自殺則自知民咋不死而民亦必死之故自殺絕非咎自約降又無欲全民之本末師古妄爲仁柔之揣度不顧本文之無驗一若徐偃王之爲者謬矣案魏咎本非民立立之者特周市市敗亡而民遂不附咎

此灼然之勢也壽昌案咎與儋皆以秦二世元年秋九月各立爲王以二年六月同爲章邯敗死共十月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注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故詐縛奴以謁也壽昌案據服注則當後漢時主殺奴婢可不告官矣今時不准擅殺如古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壽昌案項籍傳作項梁語此作懷王語者蓋楚懷之立由項氏時有美言義舉皆歸之項梁至後始能別白其言出自懷王也上魏豹傳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皆懷王事之僅見者

守相田光走城陽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儋傳壽昌案田廣之相爲田橫橫之次爲田光故稱守相也

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顏注曰大者爲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特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豈謂其徒屬哉壽昌案劉說是也玩橫來語是專召橫並未令其率衆來也大小以爵言亦專指橫說

至尸鄉廏置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鄉

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尸鄉續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卽其地也

嗟乎有已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

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史以有以二字屬下讀不另作句荀紀嗟乎下省有以二字更下加立爲二字豈非作豈不全似後來文法

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已爭天下注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

壽昌案高祖紀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筴信對曰云云與此
微有詳畧信卽淮陰侯也而韓彭英盧傳並無此段語不知
師古何以云然又案史記韓信說韓王曰云云集解徐廣曰
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有誤從傳爲長
尃死不勇尃生不任
尃死者輕生不能謂之勇尃生者惜死不能重其任
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
曼邱姓臣名王姓黃名觀史記陳豨傳乃各以千金購黃臣
等可知又兩人皆白土賈人亦見豨傳
胡騎稍稍引去
各本俱作胡騎稍引去惟宋景祐本作稍稍與此同

胡者全兵

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劍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

以禦桀弩矢也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

此誤字即註誤之誤

嫣弟說

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貰寬見劉向傳又案

功臣表韓頹當謚莊侯嬰謚哀侯說謚懿侯

增世貴幼爲忠臣

壽昌案幼爲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爲

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考後書趙溫傳建安十三年以辟

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時操以封武平侯是如功封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

然曹操奏劾人豈肯自稱爲忠臣邪○後書鮑昱傳帝報曰

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隷也案昱父永封關內

侯非列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

石卿校祖爲司隷校尉父爲太常其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

卿之家亦可稱忠臣長沙王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爲忠

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也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

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迺復封興弟增爲龍頟侯又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

龍頟侯薨子持弓嗣

功臣表瑠作[illegible][illegible]兒子岑岑作共持弓作敞弓一本作儆與傳絕異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長沙周壽昌撰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迺行營高燥地

案營度也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案南昌爲下鄉所屬亭名與豫章所屬縣名異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吾哀王孫而進食

秦時多六國諸王失國之後故以王孫稱之

爲連敖

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典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知粟字本作粟也又百官表有治粟内史無都尉其騪粟都尉係武帝時軍官不常置也下信又官治粟都尉殆亦軍中偶設之官時漢制亦未定也又案連敖功臣表如氏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也時功臣内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邱侯戎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棗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也

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項王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信再拜賀曰唯

史記唯讀若惟屬下句讀

特劫於威彊服耳

史記威彊之彊讀平聲不斷句彊下無服字

何不散

散訓解散又散敗也何不散言項王之衆聞此有何不解散也顏注滯又案下漢兵敗散而還足證散字之訓敗散也又有散走字是訓解散也

關中民戶知之

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妻不以慈戶知之郎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邪

合齊趙共擊楚彭城

西漢年紀攷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壽昌案項羽傳云田榮弟橫反城陽田儋傳云橫反擊項羽於城陽是齊反擊楚非楚擊齊也時齊復熾與楚爲讐故漢乘其勝而令之共擊楚亦情也似齊字非妄加觀句云共擊可知若僅令趙何必云共也

信復發兵

發兵史記作收兵壽昌案收字是高祖本紀二年云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卽此役也

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壽昌案魏周叔何人能令淮陰侯顧忌若此惜其始末無傳

吕木罌缶度軍

罌史記作瓴壽昌案功臣表祝阿孝侯高色注云屬淮陰罌度軍破項籍及豨侯則此役高色爲有功或即其所畫策也班故於此傳不詳而特詳於表

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案禮古者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事師之禮師東鄉坐弟子西鄉大戴記載師尚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禮記正義引皇侃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壽昌案漢初禮以東鄉爲尊如王陵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也周

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與此類

於是用廣武君策

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案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爲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尚有子孫也

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

錢泰吉曰前爲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壽昌案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此左丞相虛稱也樊噲亦爲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則拜信爲趙相國也故俱不見百官表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

宋祁曰以疑作已壽昌案以已字古通用本書尤多在讀者

自知之不必改亦不勝改也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同廣雅釋言已以也易損卦已事遄往詩文王傳帝乙已上也禮雜記注而哀已殺釋文俱云已本作以又本書以字皆从古寫作㠯與已形近故㠯已兩字更多通用又案㠯即作以本字文義自可通以猶因也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

背之不祥

祥下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

寍不能死死之無名

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

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

案滎陽之役鍾離昧實在行閒雖漢嘗圍之而未得想楚圍

廣雅書局刊

漢滎陽時眛必致死力故漢怨之甚也陳平傳稱眛為項王骨鯁之臣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首間之卽眛為楚重將可知漢所以不擊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以媚漢

案此當從在字斷句今多從公字句讀是信匿眛而漢已知之信不且以黨叛被誅哉

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

史記作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云為代相監邊據史記豨傳亦未聞為鉅鹿守也

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竊謂此稱字不可妄加蓋病與稱病情事絕異也觀下相國紿信語益知信之病非假稱也

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
稱豨已死
死字各本俱作破
漢十年豨果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云十年者蓋十一年正月事故傳
從十年豨反後敘入不加分析也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攽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壽昌案田儋傳詳榮
擊楚於城陽並無彭越事此漢因田榮叛項王故使越爲將
軍以幷擊楚也觀下漢王稱彭將軍是越爲漢將軍可知劉
說誤也

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越爲魏豹相國擅將兵而豹傳內未載越一字卽豹叛漢越亦似未與聞蓋豹絕河津畔漢自據河以南越北居河上並未合一處也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壽昌案漢王被圍彭城從睢水遁去又亡其家室魏王豹絕河津反爲楚皆此前一年事雖各轉敗爲功而敗固已屢矣此時楚尙存情事尙岌岌不能不謂之敗也

有司治反形已具

臣瓚注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壽昌案

此亦有司迎上意文致之也張敖在趙貫高等實勸敖反敖亦不誅高等而敖卒獲全則以敖孱懦不如越之雄桀爲上所忌也

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

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壽昌案越之誅高帝與后早有成謀觀上云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是舍人告越反者后令之卽帝令之也何云帝後始知之哉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此時布尚受楚封爲九江王未封漢之淮南王也葢史臣追稱之

臣竊爲大王惑之

易云故惑之惑之者疑之也此正用惑之二字淩本作惑下

吳王傳晁錯營惑天子齊王傳上惑亂不聽皆不作惑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注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

安故易逃散

壽昌案孫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

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卽所引之兵法也爲

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卽顏注所本也蓋

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聚衆而戰自戰其地各

戀其鄉鬪志不堅故爲散地

遂西與上兵過蘄而會甀

𨻶史記作甄一作甀鄿之鄉名音與此同

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壽昌案親本兼父母稱因與太上皇相愛故晉灼訓親爲父也下云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相賀又以高祖綰壯同學書復賀羊酒此壯字訓作大不必如禮所云三十日壯也高祖學書可補紀所未及

綰常隱上下

史記作綰常隨出入上下此無出入二字

豨者宛句人也

班史未立陳豨傳特附入綰傳中史記雖爲豨立小傳題目中亦未列名又案宛朐曹州縣六國時屬梁地理志則屬濟

陰也

陰令者通使王黃曼邱臣所

本書韓王信傳史記陳豨傳俱出敘曼邱臣王黃後止王黃見傳內又史記豨傳有千金購黃臣及王黃曼邱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等語此書並刪去又樊噲傳有與曼邱臣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一事

上自擊豨破之

高紀作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勃傳則祇云擊豨靈邱破之史記陳豨傳作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邱噲傳則祇云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云云勃噲本傳皆未云斬豨此稱上自擊豨破與紀傳異當日隨文簿書之各不相照也

綰孫它人

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齊召南謂人字誤又本書表及史表俱作綰子與本書史記不合

封爲惡谷侯

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齊召南謂惡字誤不知惡亞古字本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

子共王右嗣羕子靖王差嗣

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右作若靖王羌羌作產此本又作差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注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諸

昌案鄧說是也高祖時以功封王者如張耳臧荼韓王信彭越英布盧綰皆以罪削奪且被誅夷耳之子張敖嗣王且尙主亦以罪降侯獨吳芮以忠見稱身迨元孫五世襲王高祖特著於令明不在非劉氏不王之列顏引鄧說而轉不取之而止取或說何也又案高祖功臣異姓而王者八人獨臧荼以燕將封王旋反故無傳荼子衍亡在匈奴僅附見陳豨傳數語

其定著令

壽昌案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此著令二字所本

荆燕吳傳第五

高帝從父兄也

史記作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爲布軍所殺

殺下史記云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濞本代王喜子與賈無涉其係傳末者以荆地故非爲荆王也此書刪去較合越絕書云高祖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此越絕書誤也宜從此傳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作諸劉遠屬

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

史記作得王黃此作擊樊噲傳作虜大將王黃而史記陳豨

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各異

㠯畫奸澤

壽昌案奸卽干字古通劉向傳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同以奸作干也本書後以奸作干者多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釋卿周勃傳云宦者令張釋諭告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壽昌案傳中田生屢稱爲卿則以卿爲字是也又攷本書中如魯扶卿張恢生轅固生申培公之類漢人多如此稱張釋卿亦猶是也

請張卿臨親修具

顏注云親父也蓋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云然也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屛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也親修具者不假手廝僕若魏其迎田蚡夫妻治具是也

恐過及身矣

淩本過作禍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

詩昌案澤爲樊噲女壻實呂氏出也此外如少帝宏以呂祿女爲皇后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朱虛侯劉章以呂祿女爲夫人是徵呂后之爲諸呂樹黨衆矣樊噲若非呂須壻雖元功恐亦不免劉澤非妻呂須女雖張卿進說恐亦未便封王

澤還備兵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顏注以與齊王傳不同疑此傳誤方扶南云此以詳齊王傳故耳非不同壽昌案非直此也高后甫殂齊王即興兵向關漢已使灌嬰距之其跡原無可掩琅邪王求入關計事幸得脫免入朝必以與齊合謀誅諸呂爲說斷不肯說求齊王之事自示其弱也史就文簡書之而於齊王傳徵其實亦史家互見法

九年薨

表作二十六年

立四十二年國除

表作二十四年

高帝立仲爲代王

表作代王喜

廢爲合陽矦

合陽表作郃陽據地理志郃陽縣屬左馮翊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治合陽矦國屬平原郡今山西平陽府岳陽縣東北史記吳王傳亦作郃陽然仲封合陽矦合陽故矦國也則從合陽者近之

濞年二十

史記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

吳有豫章郡銅山

注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壽昌案豫

字固衍章亦當作鄣雖章鄣古通而本書地理志鄣郡故鄣俱作鄣不作章也又案豫章在唐寶應年間以避諱止稱章郡

盜鑄錢

盜史記作益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壽昌案博局是今圍碁盤以上有爭道不恭語也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馬融圍碁賦三尺之局為戰鬭場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碁局多以楸木為之取其堅而有紋也或亦玉石之類日本國產如楸玉可琢碁局南谷山有白玉碁局見搜神記必此之類方可提以殺人

提顏注爲𢷐是也周勃傳云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卽此提字

頌共禁不與

壽昌案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集解引韋昭注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葢頌亦訓容幷从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頌卽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諸侯皆畏憚之

諸侯史記作諸齊

不得安肆矣

言不得安居而肆志矣

意亦可乎

意史記作億

安得不事

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事作戴亦此意

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壽昌案發下史記更有一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祇完上語不能連下讀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何煌曰閩東越閩東越上閩字下當有越字下閩字疑衍

故長沙王子

壽昌案濞反時芮之曾孫靖王差已死國除長沙王子并未

從亂吳芮傳云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侯數世絕孝惠功臣表便頃侯吳淺至元鼎五年曾孫千秋始以酎金免侯高后功臣表沅陵頃侯吳陽至孝景中五年孫哀侯周始以無嗣國除卽本傳景帝平吳詔亦未罪及長沙王子可知吳王反書未牽連及之欲以搖動天下非事實也書中云絕先帝功臣及因王子定長沙以北皆是妄言

吕嬃有賊臣錯

史記無錯字

轉胡衆入蕭關

轉史記作慱音專

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

壽昌案濞在高帝時分封年二十至是王吳凡四十二年據此云云是在高后朝即蓄心謀反矣

條侯將乘六乘傳

案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入即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止乘四乘傳

周邱者下邳人亡命酤酒無行

宋祁曰酤南本作酷壽昌案酷是酤字之譌也

酒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注相即張尚也尙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吳王太子駒王走閩越

史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凡兩人此乃作太子駒王一人

擅發兵擊義國

義國謂梁國守義不從反也

荆王王也

王也上應有之字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壽昌案鼂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

孫卿門人也

漢不避嫌名詢荀古本一字故荀卿作孫卿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攽曰次之二字衍壽昌謂非衍也蓋之猶諸也於也禮記少儀曰申之面拖諸幦孟子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卽諸互文耳之諸一聲之轉諸訓於之亦可

訓於大戴禮事父母篇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卽於亦互文此言元王亦次綴於申公詩傳號曰元王詩王學於申公次之以示謙也猶毛公稱傳而鄭氏作箋也

太子辟非先卒注

師古每於古人名字好爲之音注解釋如辟非辟彊之類似可不必如本傳交與郢客何由取義能一一注明邪古人取名自各有義後人本難懸解若穿鑿附會徒滋煩惑至於意義瞭如通人自能意會何勞多費紙墨邪

使杵臼雅舂於市

壽昌案雅舂雅常也論語子所雅言雅亦訓常言使之常舂

不得息也晉注正身而舂之說近迂宋祁曰碓一作椎二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奏樂者雅舂謂雅歌以相舂也予謂玩上使字似與舂者相杵情事不合葢相舂非上所得使也今　殿本及各本俱作碓舂此從汲古閣本校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封耳疑爵字衍云壽昌案劉說是也景帝之封郎在本傳但謂爵字爲衍或不盡然古爵位通稱猶古五等稱位後之位字不必屬五等也爵字亦然禮記王制任事然後爵之注謂正其秩次𨋖雅大夫以上與燕賞然後賜爵以章有德故謂命秩爲爵祿爵位此亦謂秩次祿位比諸皇子也宋太宗郎位初郎詔皇

姪德芳不異稱呼依舊爲皇子皇女不必係於爵也

我起

言起兵反也是歲戊卽應吳王反

是爲文王四年薨

諸侯王表作三年史記元王傳亦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

注史記作經十四年表作十二年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卽位延壽自殺

史記作楚王純於地節二年謀反自殺此作純之子延壽表同據事則史記誤也且節爲美謚若純自謀反安得有謚

富子辟彊等四八

壽昌案辟彊等以共養祖母太夫人仕於朝非紅侯嫡子也嗣紅侯者名登謚懷侯見王子侯表

武帝謂之千里駒

壽昌案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武帝因劉德少時數言事有智略故引此以爲稱也

雜治劉澤詔獄注

此劉澤別一人非封燕王者青州刺史卽雋不疑

德數責曰公主起居無狀

壽昌案數責數其罪而責之也起居無狀卽指公主幸丁外人爲外人求封等事德係宗室親屬故得指此爲言至與燕

王謀逆事已正刑誅不復置論侍御史劾德毀謗詔獄正爲

此也

吕父德任爲輦郎

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爲郎注服虔曰父

保任其子爲郎也誤王吉傳令使俗吏得任子弟注張晏曰

子弟以父兄任爲郎哀帝紀除任子令此任子二字所始應

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

人爲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也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壽昌案德傳云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此傳復云

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攷百官表云昭帝始元二年光

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元王傳同辟彊德之父也表又云元鳳元年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則不得云昭帝初矣若武帝時德尙待詔丞相府未見用不得有治獄事此傳自相歧異疑有一誤

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何焯曰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黃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壽昌案此比例之誤也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爲比遂成死罪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此則直予死比也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

壽昌案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非卽行法也

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

壽昌案蕭望之傳望之子伋爲望之訟前事此云自寃者自白其寃於前事也

恭顯憚之數譖毁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迺上封事

壽昌案此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宏恭已前死此當云石顯憚之恭字是隨筆通鑑改作石顯是也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鞠今本從毛詩作告此魯詩本也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麃麃今本作瀌瀌聿今本作曰皆從毛詩本也韓詩外傳四

荀子非相篇俱與此同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壽昌案此蓋亦韓詩訓也與毛詩義別荀子宥坐篇釋詩云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皆與

此同義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壽昌案周章卽周文爲陳勝將軍安得有師百萬攷陳勝傳

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此百字當作十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

宋祁曰徵作微壽昌案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徵象卽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徵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

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壽昌案東宮指皇太后王氏言又稱王家作東宮者見淮南王傳然皆非如太子稱東宮爲定制并見詩經左傳

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顧炎武云不字衍文以持作挾持解師古以持作扶持佐助解則不字亦可通

年七十二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壽昌案其卒當在成帝元延四年

召見成帝

召見於成帝前也倒裝句漢書多有之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漢時經學各有師承如所稱先師轅下生先師董仲舒之類皆恪守師法也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中尉郅都不敢加

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此言雖以郅都之嚴酷不敢有加於彼也

布母弟丁公

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爲同母異

父之弟壽昌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同母弟爲母弟也師古因丁公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爲異父也觀布弟季心亦姓季可證而史記索隱案謂布之舅也則以母弟爲其母之弟說亦可從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張敖未至長安趙午等十餘人已自剄死獨貫高及田叔孟舒等隨至長安高被吏搒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田叔等未罹此酷壽昌案當日反謀必午高十餘人爲之田孟等未與故午等十餘人自剄高白敖不反後亦絕亢死而田孟卒因敖言之上爲漢名臣也觀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云云亦自明己不與謀可知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

案舍入舍休息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

其畫無俚之至耳

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高五王傳第八

太后怒迺令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

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惡味而後以壽長上也觀下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巵可見

微司趙王

司讀若伺即伺察也後同

高后兒子畜之

顏注曰比之於子也壽昌謂顏說誤兒子猶云小兒子也劉章年少又呂氏壻高后篤愛養之若童孺也章爲高后孫何能比之於子也畜卽如季布傳弟畜灌夫籍福之畜字也

顧迺父知田耳

顏注曰汝父謂高帝也壽昌案顏說尤非高帝爲章之祖何能稱父乃父指悼惠王肥也下云若生而爲王子如呼乃父爲高帝何不云帝子乎

琅邪王劉澤旣欺不得反國

旣欺言澤旣被祝午之欺也

訪呂呂氏故

字彙補訪同昉昉始也

壺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

顏注曰罷讀曰疲壽昌案罷軍亦取止戈意顏音作疲非佳

語亦無據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注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壽昌案廣韻中字下引賈執英賢

傳曰路中大夫之後以路中爲氏是其後姓路中也

飲藥自殺

史記云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本書作齊王後悔背約城

守據史言王早自殺則城守者誰乎此書於解圍後始書自

殺情事較合故吳王傳內刪去飲藥自殺四字

懼大罪

大各本作以宋祁曰越本以作大據上下文大字較有義

五年薨

五年表作六年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

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爲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本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曹屬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阿黨二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本注引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尚書劾

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
侯朱博傳言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皆是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蕭何曹參傳第九

呂文毋害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文毋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毋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壽昌案文與無害自是兩層趙禹傳云周亞夫弗任禹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云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即無比意較謚續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常佑之

史記佑作左右

爲沛主吏掾

史記索隱主吏功曹也何爲功曹掾也又案曹參傳參秦時爲沛掾而蕭何爲主吏則主吏是何掾是參

何迺給泗水卒史

秦時沛屬泗水郡何爲郡卒史也索隱如氏云案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案左傳晉公子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公子拜而受之蕭何此言卽師其法

何進韓信漢王已爲大將軍

壽昌案此漢拜大將軍之始

許邑從來

許史氏作計

鮑生謂何曰

漢時稱生如今先生之類凡穆生白生轅下生皆是不定爲

諸生也顏注誤

先封爲酇矦

壽昌案張良曹參諸人皆先封君後封矦惟何徑封酇矦史

記集解瓚曰酇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

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

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索隱引太康

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

陽郡是也今案音嵯者漢縣沛郡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音贊者漢侯國南陽郡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

跳身遯者數矣

跳史記作逃據文下有遯字作跳爲是

鄂千秋

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作鄂秋無千字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與此同史記功臣表亦作千秋而何世家祇稱鄂公無名

使使拜丞相爲相國

高帝卽位置一丞相至是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漢制自丞相至前後左右將軍皆金印紫綬惟相國

絛綬詳見百官表

迺下何廷尉械繫之

案何時已拜相國猶不免械繫婁敬傳上怒罵械繫敬廣武時敬亦已爲郎中拜奉春君使匈奴矣此皆高帝之無禮於大臣也

王衞尉侍

王衞尉與鮑生皆救何者皆不傳其名字獨傳召平一人又前以財佐軍時有一客說何幷其姓亦不傳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案此何病時帝親臨視疾爲此問也惟高帝本紀帝崩時呂后問相帝已定何後爲參參後爲王陵陳平玆復云惠帝發

問始爲參似不出高祖遺命然者殆惠帝意本高祖而未明說恐何意有可否遂以已說質之使何好盡言也何卽因言歸美於帝亦不再述高祖前說也此紀與傳各就當時語書之非有異同

何薨

史記集解駰案東觀漢記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雜事蕭何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不任賓贊還官案此與何生平全無涉不知雜事何以有此

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

壽昌案史記表懿侯同元年同祿母是同爲何夫人名謚懿

也而獨無其母家姓史記表中諸侯王封襲之年俱得自稱

元二等年此同受封之元年也

曹參

參字敬伯見史記集解引春秋緯及博物志

豐反爲魏

史記索隱時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

壽昌案高祖本紀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樊噲傳

云與司馬𡰥戰碭東是皆碭東之役皆當其時疑此欣字是

𡰥字誤或有二名也

取狐父祁善置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功臣表爰戚侯趙成

北救東阿

史記索隱章邯時圍田榮於東阿

取臨濟

史記正義淄川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帝改曰臨濟然則當時尚無臨濟名是史臣追書也

漢王封參爲建成侯

荀紀云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帛侯號建成君壽昌案

荀紀誤也參封執帛號建成君執帛下不得有侯字且無旣

封侯復號君之理至是始由君號進封爲侯

王武反於外黃

外黃史記作黃集解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

假左丞相此卽所謂虛稱猶後世之虛銜也元年蕭何已眞

拜丞相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注曰或以爲高密壽昌案水經濰水注云濰水自堰北

又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卽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

斬龍且之處也此下云大破之斬龍且灌嬰傳云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合水經注證之知假密卽高密舊名

大莫敖

顥史記作敖古字通與連敖同爲楚官但此係楚卿較典客爲大也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壽昌案正堂齊丞相治事之堂也五行志日食條下有云避移時避正堂後書章帝紀元和三年二月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

度之欲有言

度之史記作閒之連上醇酒作一句讀此作度之言揣度其

欲有言也

吕爲豈少朕與

少朕史記索隱云少者不足之辭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顏注以爲我年少非也壽昌案據文義以索隱解爲長周亞夫傳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亦有少之之意

講若畫一

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作覯壽昌案覯卽斠說文斠平斗斛也文作較亦此義

民吕寧壹

壹史記作一

參元孫之孫本始嗣侯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仍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壽昌案高帝時功臣封侯者凡百五十三人後嗣紹封最盛如蕭酇侯不過終西漢而止惟曹參後裔曹宏王莽時尚嗣封建武中立功河北仍封平陽侯子曠復襲爵傳末云至今者班孟堅之時也三國魏志武帝本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曰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張陳王周傳第十

其先韓人也

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

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案後漢書云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悼惠王

悼史記韓世家作桓

良年少未宦事韓

何焯曰北宋本無年字宋祁曰宦疑是嘗字淩稚隆曰一本未下有嘗字壽昌案良之父平相韓釐王悼惠王兩世年二十卒韓悼惠子安立九年爲秦所滅計平死時良尚在繈褓韓亡時良不過十餘歲故未及臣事韓宦卽臣也句本明無庸疑改 楊晨曰年二十卒漢書本作卒二十年言卒後二十年也

至博狼沙中

狼史記作浪

良與客狙擊

史記索隱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直墮其履圯下顏注直猶故也一曰正也

注本崔浩語司馬貞駁之仍訓正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欲毆之

毆史記作毆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

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

跪廣雅釋詁云拜也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

俛也古無高坐於所尊敬跪而致物者其常禮記跪而遷屨是爲已納履也此跪進履者所謂授坐不立也觀張釋之爲王生跪而結襪可知王生亦老人也

後五日平明

兩後五日上史記俱有曰字

良因怪跪曰

宋祁曰浙本跪下有之字今毛本從之各本無壽昌謂史記此句本有之字浙本或因史記加入也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壽昌案史丹傳上因納謂丹云云漢書自有此等句法非有誤何必刊也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川東阿縣東濟川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丹黎履赤舄

目良爲韓司徒

司徒史記作申徒徐廣曰卽司徒但語音譌轉故字亦隨改案楚漢春秋作信都信卽申都徒音近而轉耳

擊秦嶢關下軍

史記作擊秦嶢下軍

秦將果欲連和

果下史記有畔字班書因下有此獨其將欲叛句補述叛字故將此叛字刪去史公則以此爲照應之筆也

逐北至藍田

逐史記作遂葢史以北爲南北之北作一句此以北爲敗北之北加逐字爲一讀也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出家語

今有事急亡去不義

史記作今事有急亡去史從急字微斷此從事字微斷

鯫生說我距關

史記索隱鯫小魚也臣瓚案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此注亦引瓚說而以鯫爲姓未云姓解又索隱作小魚此引服注作小人

使請漢中地注

史記集解如氏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似較服注勝

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史記作良告項王與此情事微異

行燒絕棧道

顏注作且行且燒壽昌案此行字不宜作實字解行猶言隨

隨即也申屠嘉傳有史今行斬之之語此行字意微近言行

即燒之也

而漢王之將

壽昌案此張良對漢王語不能稱漢王漢字衍文前之對語

稱沛公者沛公猶官稱若王則儼然君矣況良已為其臣也

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北史記作兵案特將當時將名陳豨曾爲之亦見灌嬰傳此疑是使韓信所部之特將非必信自行也顏注謂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信此時已專任爲大將矣尙須云特將乎

陛下誠復立六國後

史記作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與下趣刻印事相照此刪去已受印三字

此皆爭戴陛下德義

案此下連稱陛下壽昌案攷高帝五年始卽皇帝位此是三年正被圍於滎陽猶爲漢王也陛下之稱殆史臣書之

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史記作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此刪去爲大王三字此句

下史記有一曰字此明形容出取食箸以籌畫光景張注較合觀上有漢王方食四字可知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至其不可八矣

史記以湯伐桀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爲不可者八且楚唯無彊至焉得而臣之無其不可八矣五字直接誠用客之謀云云與此書稍異

唯無復立者

壽昌案唯卽惟也惟猶獨也言獨諸有功者轉無地可封耳顏注非

運籌策帷幄中

帷幄史記作帷帳

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案中應讀若仲顏注書中中字多作去聲獨此反無音何也

從復道望見諸將

復道史記作複道集解如氏曰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

良從入關性多疾

壽昌案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亦猶體也三國志魏吳質傳注上將軍眞性肥中領軍朱爍性瘦卽此性字上云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後云因疾不視事至欲辟穀學道足徵良一生善病矣計秦滅韓時良年少越十年從高帝事帝十三年後六年卒約其壽不能過五十

也

毋愛者子抱

語本韓非子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案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卽引此

皆送至霸上

霸上史記作灞

稱說引古

引古史記作引古今

上陽許之

陽許史記作詳許蓋陽郎詳字猶詐也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白帖卷二十二所引同壽昌案據此四人外尚有一人徵而不至者也

後六歲薨

六史記作八

平爲人長大

史記無大字

不親家生產

壽昌案史記作不覦盡不親者言不親身治家生事產業徒養食於兄也或謂親與覦字近而譌

戶牖富人張負

史記索隱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非特此也下云張負既見之喪所又云負隨平至其家據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若但以富人二字爲是丈夫之證老婦中豈無富人邪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案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三國魏志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長者皆類是

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

案前既云兄伯逐婦玆張負戒其孫云云似嫂尚存史記集解云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壽昌案平之嫂以一言之過被逐或平仍勸兄伯歸之張負恐其孫輕視嫂故特戒之也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史記索隱引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絳灌等或讒平曰

師古注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案李善注文選劉歆

移檄上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是絳灌自爲一人姓名非勃與嬰師古所謂疑昧者卽此然史記陳平世家明云絳侯灌嬰皆讒平班書特刪成兩字耳雖其時尚無絳侯封史不妨追書之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可見

非諸項卽妻之昆弟

羽妻昆弟不知何姓無可攷至諸項宗族除梁伯莊外惟聲它悍冠散見各傳他無聞焉知不載於史者尚多也伯名纏以楚左令尹降漢賜姓劉氏封射陽侯又桃侯劉襄亦項氏親降漢封侯子舍嗣文帝時爲丞相其劉氏亦賜姓也

然大王資侮人

資史記作恣據文恣爲是恐字近有譌也

從擊臧荼

史記無擊荼事

日傳教帝

帝史記作孝惠據文此書改之爲勝

王陵

史記陵無專傳附陳丞相世家後

已故後封陵爲安國侯

後封最後始封史記作晚封

於面折廷爭

壽昌案於疑音烏一字爲句如孟子惡是何言也之惡

實奪之相權

壽昌案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注曰之其也詩旄邱何誕之節兮禮記檀弓柳莊篇聞之死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莊子至樂篇曰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俱訓之作其此言實奪其相權也檢項籍傳項籍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語相類更在此先矣

十年而薨

十史記作七陵卒謚武侯

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呂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壽昌案呂后欲以辟陽爲左丞相陵必不能與同在位矣勢

不得不去陵而相平

及爲相不治

猶下之爲丞相不治事也鄭注非

呂太后聞之私喜

壽昌案呂須讒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而

呂后私喜者因辟陽爲相不治而平亦然且加甚不以能加

於辟陽之上故喜之也

集曰爲相

此似特指周勃言時平爲右丞相並未遷免也觀下敘勃誅

呂氏功及平欲讓勃位可見

怪平病

怪其無故以病謝

主臣注

主臣作惶恐解亦無義然舍此亦別無解此殆漢時語如鞶頤內長文文毋害行義年之類有可解有不可解但以義會之不必强解轉膠葛也

而平顓爲丞相

此後無左右字矣

辟陽侯食其免

食其謚幽侯

平降之國除始平曰

平降之平審平也始平之平陳平也此敘平曾孫事任簡中

附敘陵與食其後人忽接入始平曰三字似無因且與上審

平混宜作始陳平曰眉目方醒

常曰吹簫給喪事注

本臣瓚史記注見集解此作師古曰恐誤

攻蘭虞

蘭史記作蒙蒙虞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此蘭字恐誤漢無

蘭縣至南宋始有蘭縣屬益州唐宋以來之蘭州則今甘肅

也

擊章邯車騎殿

顏注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壽昌案殿爲高祖之殿時高祖

戰蕭縣西正敗軍故勃殿其後也當以擊章邯車騎爲句殿

一字句與傳先登爲多最等字俱敘勃戰功屬勃身上說不當屬章邯也

西擊盆已軍

盆已史記作盜巴兩字俱以形近而譌未定孰是

斬豨將軍乘馬降

降史記作豨姓乘馬名豨也此降字因本傳前後降字頗多而譌

丞相箕肆

肆史記作肆下將軍博史記作將勳無軍字徐廣曰箕一作莫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謂此書作博皆誤也宜從史記

[illegible]呂相國代樊噲將

壽昌案勃爲丞相在孝文初此尚是虛稱也勃初拜右丞相

已無相國之稱至文二年復相並左右字無之

就舍少府

何焯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

下廷尉

壽昌案此廷尉爲張釋之百官表可證

太后曰冒絮提文帝

冒絮服虔曰綸絮也通典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所由起

故釋名曰帽冒也漢時亦自稱帽本書鄧通初以刺船郎著

黃帽應劭曰陌額絮也方言云幧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唐

宋以來呼曰抹額提韻該音厎擲也壽昌案卽抵物之抵戰

國策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即此提字

許負相之

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

迺封爲條侯

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

史表皆作蓨字

呂宗正劉禮爲將軍

禮楚元王子以平陸侯爲宗正

彀弓弩持滿

顏注彀張也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

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壽昌案弓弩上絃爲彀持滿則出力拽

之使滿持滿不發亦軍容也與彀字微有別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弓高侯韓頹當

果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合備西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壽昌案亞夫先已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則壁於東南陬無可奔遂從陣後西北奔欲突圍而出也不料亞夫又使備西北故奔亦不能入也敘次分明似無可疑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史記正義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

人生各以時行耳

人生史記作人主索隱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本書注從人生解

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

案功臣表盧容城侯

顧謂尚席取箸

史記注引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

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壽昌案此吏即獄吏也時廷尉方自責問吏敢僞言其間爲

此侵侮之辭廷尉尚稱爲君侯吏直呼之曰君侵辱可想百

官表此時爲廷尉福亡其姓

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

有罪國除

壽昌案功臣表堅謚共侯子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

金免侯無他罪也此云酎金免官又云後有罪國除似免侯

非因酎金者與表不合且漢制酎金不及官安有免官之理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呂屠狗爲事注

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孟秋食麻與犬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以犬嘗稻同後書續禮儀志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今觀師古云時人食狗與羊豕同玩其語是以其時食狗爲異足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案泗水監名平泗守名壯皆見高帝紀泗水紀作泗川此役

噲與曹參同之

與司馬𡰱戰碭東

顏注秦將章邯之司馬史記正義同此本高紀如氏注也壽昌疑司馬爲姓以此上無章邯字不能强屬之也詳見校補高紀注內

賜上聞爵

聞史記作閭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若據呂氏春秋天子以此爵賞魏文侯則當甚尊何以尚在五大夫下也

從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史記無圉都尉三字止作攻圉東郡守尉劉攽則曰圉縣名

有尉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壽昌案郡守尉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時已爲隴西都尉非即郡尉邪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之未可知也又如酈及霸上皆秦縣噲斬都尉一人此當是縣都尉

賜爵封號賢成君

注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謂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壽昌案秦漢之際沛楚起事無一不本秦制不得謂爲不通

中酒

顏注飲酒之中也說近之蓋猶云酒半也顏又云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壽昌案訓與音皆誤此時飲酒中閒並未終宴賓主各懷意慮豈能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

飲以中酒爲盡歡邪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

司馬相如傳於是酒中樂酣顏注飲酒中半是也而音竹仲

反亦同此誤

項伯常屏蔽之

屏史記作肩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

壽昌案初學記引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

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爲冠入羽宮

擊章平軍

平邯子

從攻項籍屠煮棗

注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師古謂其地當在大河南非淸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煮棗城壽昌案續志作冤句不作宛朐是也志注引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又案高帝功臣表煮棗端侯革朱是已以其地作封邑矣

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壽昌案絳是絳侯周勃灌是潁陰侯灌嬰以爵封言當云絳潁以姓氏言當云周灌此乃參差對舉曰絳灌蓋因當時常稱也

佗廣實非荒侯子

案荒侯市人嗇庶子孝文紹封爲舞陽侯嗣嗇後傳云其舍

人上書告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弟亂而生佗廣史記同而其上有云侯家舍人得罪佗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史記又云余與佗廣通爲言高祖之興時若此云索隱謂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佗廣而得其事故備也壽昌謂佗廣能存故家遺乘亦濁世佳公子宜太史公與之爲友也

賜商爵信成君

何焯謂此卽樊噲傳所云賜重封也壽昌案商先屬沛公於岐賜爵封此則西定漢中沛公爲漢王賜爵如故而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與前之虛封有異也劉奉世曰君當爲侯高祖爲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壽昌攷傳

下明云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此時何能改君爲侯也又攷信城縣名屬清河此食邑在武城則信成仍是虛封也武城爲定襄郡屬縣非清河郡之東武城

別定北地郡

史記作北地上郡案北地當州上郡鄜州實兩地此則止北地一郡也

遷爲右丞相

壽昌案此右丞相卽韓信傳之假左丞相也虛稱自信始故以假字別之後此樊噲傳寬與商皆拜此稱無須別之爲假也酈食其傳云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史記同皆無右字或虛稱亦有等次猶後世之進銜也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注蘇林曰景帝王后母臧兒也壽昌案臧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爲后男俱服官齒必不庳若其姊當更老矣觀蘇林注則姊字疑衍　殿本明汪氏本淩氏本俱無姊字是也第攷武帝卽位始尊太后母爲平原君此時平原君之稱亦史臣追書之

常蹳兩兒棄之

蹳廣韻並普活切以足蹋夷草此云蹳亦以足蹋兩兒使下也

面雍樹馳

注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壽昌案此當是漢時語

也方扶南云雍郎擁樹郎豈說亦通

賜嬰食邑沂陽

沂史記作祈索隱云葢鄉名漢書作沂楚無其縣也

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

案韓信韓王信也疑應加一王字上臧荼亦加燕王字也

復爲太僕八歲薨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

矦嬰冢在橋南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壽昌案平陽公主景帝王皇后女也外家當爲王姓緣后母

臧兒爲荼孫嫁王仲仲死改適田王后初亦適金姓微時在

民間謂金王孫故公主稱外家爲孫氏號孫公主也

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壽昌案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信附滕公表末云更姓孫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它

項籍將魏相僅此一見殆於陶南破後被殺矣

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壽昌案嬰以列侯食邑於杜之平鄉不稱曰平鄉侯而曰昌文侯是於侯上別加美稱旣晉列侯非止名號至定令封汝陰五千戶則定爲徹侯矣

攻龍且畱公於假密

壽昌案史記作畱公旋於高密索隱畱縣令稱公旋其名也案旋一作族或謂是於字誤者是也別本史記旋字下加於字則旋字爲衍文

連尹一人

曹參傳有莫敖此有連尹皆楚舊官名至連敖則合二名而一之矣

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

注如氏曰雄長之長也師古駁之史記索隱亦駁之云下有郡守此長卽令也正義亦駁如說吳郡長卽吳郡守也一云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壽昌案三說皆非

廣雅書局栞

也而裴駰謂長爲令固非張守節謂卽吳郡守則下有得吳守句上長吳下三字不可删乎且上云轉南破薛郡長注師古曰長亦如郡守時每郡置長是也但吳下師古注云嬰破之於吳下此亦誤夫旣破吳郡長則於吳下何待言而爲此贅文乎蓋吳下者吳破而降下也觀下遂定吳云云可證是高紀韋昭注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之說亦不確也

及特將五人

特將楚漢閒所置將名如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人前元年從起宛朐是也當時尚有愼將弩將林將等名皆將也又案韓信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之裨將也顏注未審

謚曰景侯

功臣表傳寬丁注曰位次曰武忠侯師古曰漢列侯位次簿有謚號姓名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載矣案傳明云寬謚曰景則武忠之稱爵名邪謚邪又前已賜通德侯美稱後復易之邪表注俱未晰

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索隱云漢書本作趙賁軍壽昌又案曹參樊噲兩傳俱作趙賁軍疑史記字有誤也

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此脫去守各二字壽昌案兵守卽前所云郡長也

更封緤爲鄲城侯

䣙城史記傳與表俱作蒯城索隱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䣙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云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音相近此得其實也又案括地志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與地志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

謚曰貞侯

史記傳同獨史表作謚尊侯正義亦云尊一作卓壽昌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譌脫貞下半也

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壽昌案　殿本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原本奪去寒反兩字　殿本從宋本明舊本校正淩稚隆本從宋本校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秦時爲御史

壽昌案劉向別錄云左邱明學四傳至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蒼及荀卿門是與李斯同學其爲御史當在此時後云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蓋得荀卿以爲之師宜其好學如此也

蒼已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齊召南攷王陵傳云據傳陵歸漢在漢王還定三秦後但張蒼傳陵救張蒼乃在沛公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邪壽昌案蒼傳後云蒼德陵及貴父事陵陵死猶朝其夫人則陵救蒼死事必不誣攷陵傳高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據衆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蒼以陵非沛公將而以過客儀言乞請以拯其死故感之尤摯也

遷為計相一月更曰列侯為主計

史記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葢權時立號也

亭苛

漢王四年三月事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壽昌案言極知其不可也意說極字聽之若期音口吃人遇

緇舌音必連說始能達也不必以文義深求之

趙人方與公

注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壽昌案楚漢之際縣尹皆稱

公如書中徐公薛公之類者甚多不必爲其號也

刀筆吏耳

史記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刀筆吏

吳以前有軍功食邑

壽案前之軍功云何紀傳俱未載

謚曰悼侯

韋昭云或謚惠非也

傳子至孫類

類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顚音䝾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厤事

壽昌案本傳稱蒼好書無所不通尤邃律厤而所著十八篇劉歆未入七略班氏藝文志亦未入之

食邑二千四百户

他本作三千四百户史記與此本同

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史記作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死之餘人也此删去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

首盡出血

首盡言九頓首已完叩頭至地幾欲碎額故至血出也

史令行斬之

史史記作吏據百官志丞相所屬有兩長史觀下朝罷謂長

史可知似史字爲是

故宂官居其中

宂史記作他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

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

陶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謚夷侯劉舍史記作劉含功臣表云

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氏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表作含者

誤也舍謚懿侯許昌高祖功臣許溫孫謚哀侯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孫莊青翟高祖功臣莊不識孫趙周其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注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壽昌案此魄字音薄猶書古太誓其聲魄爾雅魄間也皆同此音落魄葢漢時語與呂覽費神傷魄之魄字異王莽傳注如氏曰莽母洛薄嗜酒落魄卽洛薄也亦作拓落文選解嘲李善注云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卽此落魄意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史記吏字在然上劉辰翁曰監門吏漢書以爲吏縣中賢豪最是縣吏不敢役何足道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意象可想轉一字大别監門卽吏縣吏常能役之齊召南曰班氏當以監門賤役故倒吏字於下壽昌案史記注引國策齊宣謂顏斶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又史記酈生初謁自稱曰高陽賤民此齊氏賤役說所本然史記原稱監門吏是明言爲吏也覩下謁沛公猶以長者自命則非賤於縣吏可知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告也聘禮戒上介亦如之注同又通作誡所戒卽前食其所告各言也

廣雅書局刊本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㠯民爲天而民㠯食爲天

　知天之天及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三語本管子

玩而不能授

　玩史記作刓注刻斷作刓斷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

無圭角

此黃帝之兵

　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祖起兵祠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書引黃帝史記引蚩尤皆無甚區別

　也

後更食武陽

　陽史記作遂正義引史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

罪國除本書表作元狩元年此傳云更食武陽子遂嗣功臣表作侯勃嗣無遂與敵名亦無更食武陽之說或更武陽未久卽國除故表未列邪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云食其封高陽侯則因疥之高梁武陽而誤食其並未封侯也

陸賈楚人也

史記索隱引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後也

與天子伉衡

伉史記作抗案崔浩云抗對也衡平輒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牽不相避下也

白天地剖判

判史記作泮

何遽不若漢

遽史記作渠音詎卽遽也顏注作迫速常解似未合

賜買橐中裝直千金

注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史記索隱引此作埤蒼語師古引之亦見趙充國傳注壽昌案左傳僖二十八年甯子執納橐饘焉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可見毛詩傳作小曰橐大曰囊是傳寫各異也埤蒼語恐不確

卒滅趙氏

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

稱其書曰新語

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

賣千金

史記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

極飲十日而更

飲史記作欲

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史記作數見不鮮毋久恩公爲也案上既云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似無庸更云數擊鮮既云數不過再過無庸更云

久溷女爲史記作賈自謂較有味

則士豫附

豫史記作務

名聲籍甚

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卽籍用白茅之籍言聲名得所籍而益盛也籍亦猶助卽指漢廷公卿說甚與盛意同孟康注言狼籍之甚失之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史記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止云得不

誅語在黥布傳中無賜建號平原君事而攷布傳並無此語史記誤也

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殿本於母死下何乃上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此脫去宜補入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朱建有此子朱建不死矣惜其名不傳

敬脫輓輅

史記此句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欲與鮮衣方有因又案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善注引漢書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作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

迺營成周都洛邑爲此天下中

壽昌案此中字卽五方之中也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卽此中字讀如本音顏注音竹仲反誤

卽日駕西都關中

史記索隱案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

婁者劉也

後漢禮儀志貙劉之禮漢儀注作貙婁古今注作貙膢風俗通亦作貙膢足證古劉婁二字一音也

齊虜以舌得官

史記舌上有口字

械繫敬廣武

顏注廣武縣名屬雁門壽昌案本書地理志屬太原顏用後漢地志爲注失之

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壽昌案婁敬已關內侯號建信侯無封國似止名號侯故表內不列入然案水經河水注云地理志千乘郡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國非虛封也然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於敬攷地理志千乘郡高帝置郡安知非高祖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觀史漢表皆無之則本傳說爲信水經注與應氏之言或紀其

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

壽昌案高祖無二女下呂后泣言一子一女可證適長公主當指魯元公主也已於五年適張敖至此已三年敬何能爲此言下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雖漢初無制何至蔑禮無恥若此

而以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顏注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壽昌案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誤若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

叔孫通薛人也

顏注薛縣名屬魯國壽昌疑此尙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又及項梁之薛皆爲秦薛郡尙未屬魯可知

衣一襲

史記索隱國語謂之一稱賈逵纂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生何言之諛也

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賈誼傳生之亡故今注師古曰生先生也

服短衣楚製

廣雅書局刊本

史記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壽昌案通爲嶭人時嶭已降楚故爲楚製

號稷嗣君

注引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案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水經淄水注引之知音義較張說爲優矣

通知上益饜之

饜史記作厭宜從厭字

置法酒

壽昌案法酒言内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此即法酒之類又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

注非劉攽說亦曲案傳云觴九行卽言罷酒蓋法酒旣不過

烈引觴復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人主無過舉

顏注曰舉事不當有過失壽昌案此是周公對成王語見史

記梁孝王傳通全引之與史佚所云天子無戲言義同而辭

異

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

壽昌案漢之春爲冬三月無菓可嘗若夏正之春櫻桃亦未

孰禮記仲夏之月羞以含桃是也此春字疑有誤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三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

壽昌案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注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俱作修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史記作得幸上有身趙翼曰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宜從史記作有身爲是壽昌案上云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史記同此云日得幸上有子已生子也下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已生厲王非云甫生也攷高帝於八年冬從

東垣過趙趙獻美人幸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等謀反事始覺計已逾一年矣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攷之未審也

命從者刑之

史記作從者魏敬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顏注云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是也下云御史主中尉主衛尉大行主內史縣令主是皆言主其罪王若不改則國相主其罪也文選任昉彈曹景宗云景宗卽主李善注云主謂爲主首也其奏彈劉整云如法所稱整卽主沈約奏彈王源云源卽主主字同義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

史記作典客臣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此無逸與賀名亦無中尉一官案此爲孝文六年廷尉當爲張釋之馮敬於文七年爲御史大夫此時止以典客行御史大夫事也

奉邑二千石所當得

所當得史記作所不當得

葬之肥陵

肥陵史記作肥陵邑括地志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此去邑字疑與陵名混

齎帛五十匹

十字史記作千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

長字上史記有春文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

三句無所犯不軌四字春卽長之郎中以爲丞相者也

臣嬰等

嬰卽夏侯嬰

給薪菜鹽

史記鹽下有豉字

吾已驕不聞過故至此

壽昌案宋書文帝弟彭陽王義康爲孔熙先范蔚宗所誘謀

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當

亦有感於此兩語

憐淮南王

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案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慎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與此傳歌語小有異同

昔堯舜放逐骨肉

顏注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壽昌案顏說非也堯舜不傳子舜遠封象當時亦有放焉之說此不過渾舉其辭鯀與共工可爲堯舜之骨肉乎

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

城陽共王喜景王章之子徙王四年復還

其相曰

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此爲景帝三年事則將

兵之相當是釋之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曲城功臣表作曲周侯蟲達子捷嗣侯師古注作撻史記徐

廣注蟲逢皆以字近而譌也而史表又作蠱逢

方術之士數千人

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

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高誘敘蘇非作蘇飛案此八人

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雷被卽安郎中因爲安所斥而亡

之長安上書者也

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

史記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遺

淮南書稱臣盡力故棄市本書功臣表無與女陵通事止言

稱臣於淮南耳又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

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閉使與妃同內

壽昌案內房也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武帝紀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中也論

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周仁傳云入臥內

皆以內爲房舍也

格明詔

顏注格音閣謂攱閣不行之周禮牛人注挂肉格卽庋閣也後世因庋閣之閣遂借作遲閣耽閣之閣卽此格字也今俗書作擱

卽使所善壽春嚴正

嚴正史記作莊芷蓋班史以明帝諱改莊爲嚴正芷則字近而譌也

從南方來

史記作東方

上遣廷尉監

壽昌案此時廷尉爲張湯廷尉屬有正左右監

王亦愈欲休

愈史記作偷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

壽昌案春秋下奪一傳字

太子數曰數讓之

上數字頻數也即論語事君數之數音索下數字指數也數其罪以讓之即左傳以枚數闔之數音擻

皆將養勸之

將養史記作從容案將逢君之惡養長君之惡

枚赫

史記作救赫

吏劾孝首匿喜

　顏注爲頭首而藏匿之壽昌案首匿漢律罪名也紀表屢見

遣中尉安大行息

　表中尉司馬安大行李息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壽昌案告除其罪者律文也明孝自告律已除其罪矣別以

他罪棄市也

五十四年薨

　四他本作三宋祁曰三或作四

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壽昌攷地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爲濟北王所都或即

其地所改名後旋復之然史無可攷矣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

史記無專傳附韓信傳中

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

事後作剚

僕嘗受相人之術

此句下史記尚有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等語

魚鱗雜襲飄至風起

史記襲作遝飄作熛

廣雅書局栞

有淮泗之地

淮史記作膠

常山王奉頭鼠竄

奉頭史作背項王奉項嬰頭

大夫種存亡越

種下史記有范蠡

不如蠭蠆之致蠚

蠚史記作螫此句下尚有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二
句

不如童子之必至

童子史記作庸夫此句下尚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

如瘖聾之指麾也

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

史記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

凡八十一首

壽昌案古人文辭著作但稱若干篇藝文志及各傳可證獨通之雋永云八十一首不以篇計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

壽昌案安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安其生生卒不肯受此識見尚出范增上

伍被

史記無專傳附淮南王傳中

呼之曰將軍上

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

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爲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

將軍時王有逆計也

皆曰爲什八九成

史記作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

高祖曰待之聖人當起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

壽昌案先幾後發高祖卓見此說可補本紀所未及

即使辨士隨而說之

士史記作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遂誅被

方扶南云高帝赦蒯通而武帝誅被草創與承平異治也

趙王彭祖

景帝子謚敬肅

收繫其父兄案驗皆弃市

壽昌案江充時名齊爲趙王上客徒以趙太子丹與齊忤疑

之使吏捕齊不得遂案驗其父兄俱弃市也王父子以一疑

之故未捕得齊遽將其父兄弃市旣擅誅且過酷矣後充詣

闕告丹未自訟前罪趙王復云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亦未

中明原委當時王家行法亦殊自便

充召見犬臺宫

三輔黃圖犬臺宫在長安西二十八里

後充從上甘泉

顏注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壽昌案顏說誤從上從帝也玩前後語更明充之時在上側得行其讒構也

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蠱氣先治後宫希幸夫人吕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

是時帝疾在甘泉皇后及太子家吏請問俱不報故充得掘蠱於皇后及後宫太子宫

趙虜

充本邯鄲人曾為趙太子丹捕逐故呼為趙虜壽昌案漢斥

人曰虜充爲趙人斥之曰趙虜猶婁敬爲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

其罪不明

中山孝王興元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爲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卽此所云其罪不明也

先帝龍興

壽昌案先疑是宣

如使狂夫嘄譊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顏注東崖謂東海之邊

壽昌案上方說圍城指闕下復說京師精兵明以近畿可畏

何至說到東海蓋東崖指殽華諸山之在長安東者渭水郎在長安而匈奴西來捷發尤可慮也唐書武帝紀中書奏虎牢關之城東峯云云是亦都長安者指殽函以東之山爲東也

居彊煌之地

注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壽昌案瓚說無據攷邊郡西域地志俱無此名或是入敦煌等處居之猶之稱彊秦彊漢云耳

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旣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此尚不足爲將軍耶若堪爲將

軍者有加於此何以不立攷語但以將軍二字括之邪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師古注誤劉攽刊誤說與予同而未暢故因其說而申之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

充漢躬妻名

游曠迴兮反亡期

迴一本作廻

萬石衞直周張第十六

能鼓瑟

史記作鼓琴壽昌案趙人多善瑟者舊家於趙疑從瑟爲是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史記注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爲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

迫近憚之

以九卿迫近上前憚其拘謹也

次乙

徐廣曰乙一作仁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壽昌案石奮四子惟長子建季子慶最著建於武帝建元二年始爲郎中令慶始爲內史皆二千石也其在景帝時四子皆二千石官不卑帝云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必非以虛銜食

祿也乃史未著其始何官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則虛祿無官也

見路馬必軾焉

軾史記作式

童僕訢訢如也唯謹

注晉灼引許愼云訢古欣字顏不取晉說謂讀若誾誾謹敬之貌也壽昌案顏注非也宜如晉說作欣言童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兩字乎

少子慶爲內史

壽昌案百官表慶爲內史僅一年表云景帝二年分置左內

史右內史而表無左右字此傳同惟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顏氏謂志誤殆未審也慶由內史遷太僕表亦未載

取親中裠廁牏身自浣濯

壽昌案牏音豆呂靜曰㭼窬褻器也窬卽牏又音投賈逵解周官㭼虎子也窬行清也徐廣曰牏短板以築廁牆也牏音住師古注引孟康說是而忽自注云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誤矣建爲親浣濯小衫卽得爲孝謹之至乎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壽昌案石奮年十五事高祖東擊項羽之時是爲高帝二年至景帝末年歸老當八十歲至元朔五年卒年九十七歲

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壽昌案石慶爲齊相也後世生祠之始

吕戲車爲郎

壽昌案戲車注引服虔說近之顏注云若今之弄車之技則非矣戲卽麾也周禮夏官建大麾以田或作戲史記項羽傳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同麾說文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觀下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是綰事文帝於代郎戲車葢王郎郎屬官把麾於車上者故可以功遷中郎將也若東方朔傳之設戲車方是弄車之技然是武帝時始設綰事文帝尚未有也匈奴傳戲戟十顏注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此戲字音義俱同

謹案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注如氏曰主車曰車郎劉向傳以父任爲輦郎郎車郎也縮此官亦車郎之屬但爲與車士於代尚是王官耳衍齡謹附識

不孰何縮

孰何史記作譙訶蓋孰何即誰何譙呵則與誰何字近而轉語意亦重耳

死罪病

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可去

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

顏注盛謂在削室之中也壽昌案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劍在削室中何待言豈有取劍於上前而拔削露鋒者乎

誅粟卿之屬

粟卿粟太子舅也

上曰綰爲長者不忍

壽昌案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時更名執金吾時綰任此官

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故以郅都代之

爲丞相三歲

壽昌案武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此一言導之也相業無有大於此者本傳稱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而不詳載此奏於傳中僅於紀附書一

語似亦疏

建元中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綰免而此傳云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是若追論往事免相者然然攷武紀及竇嬰傳實爲建元元年則中字應正作初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史記作已金主覺妄意不疑

㠯此稱爲長者

此句下史記有文帝稱舉四字

不疑㠯二千石將擊之

將下史記有兵字

傳子至孫彭祖

史記作子相如孫望此傳無子名與表俱作孫堅不名彭祖

周仁

史記作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則其字爲文也

仁爲人陰重不泄

壽昌案陰重不泄張晏注云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師古謂其非是因自注云爲性密重不泄人言引霍去病少言不泄爲證說極明確惟先引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說亦近顏亦謂其非何也

張歐

歐史記作毆音於友反此注引孟康曰音驅顏注表用孟音

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

百官表毆於孝景元年爲廷尉五年爲奉常中三年煮棗侯

乘昌爲奉常則毆遷中尉即此時表失載

王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百官表武帝建元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四年病免元光四年中尉張毆爲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

上大夫祿與韓安國傳及此傳合疑此元朔爲元光字誤也

爲沸泣面而封之

面下史記有對字壽昌案注引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則

似本有對字脫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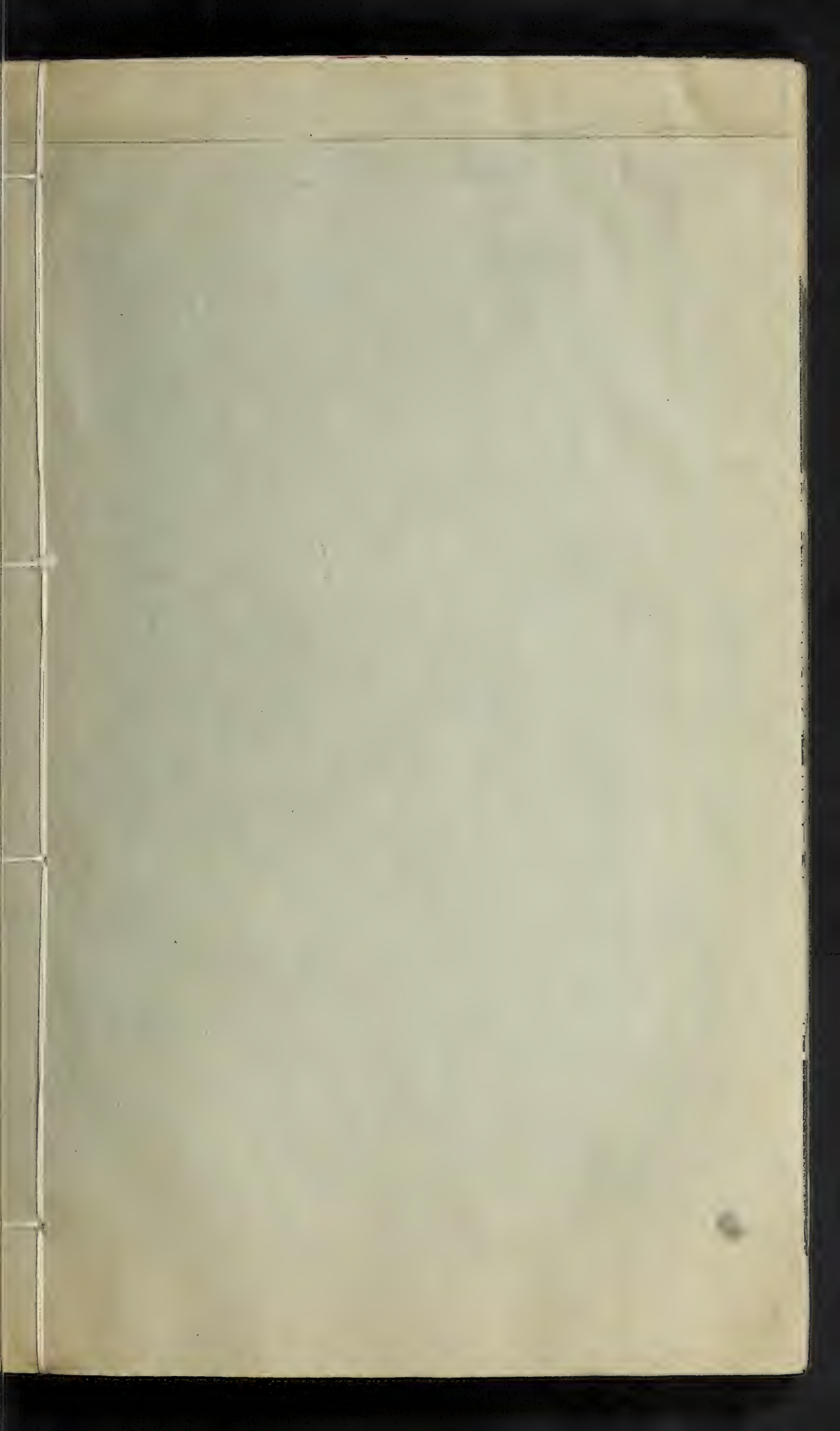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五

長沙周壽昌撰

文三王傳第十七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㠯距吳楚

壽昌案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傅伯注應劭曰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本書儒林傳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則皆在此役者也

於是天子意梁

意卽直不疑傳意不疑之意非意之也俱作疑度解

北獵梁山

壽昌案梁山史記作良山索隱引述征記云今壽張縣南有

艮山正義引括地志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屬東郡又案高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爲梁王罷東郡頗益梁故郡之艮山遂改名梁山也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注牛者丑之畜衡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

迁壽昌謂句明曰六月中則是月半何得云初六日也不獨迁亦讀之未審

爲帝壹餐

壹上史記有加字不可去

十七年薨

十七表作七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

殿本提行另寫

立十年薨

十表作七

濟川王明

濟川國卽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

取財物已爲好

以爲好卽以爲樂之變文也

國除爲大河郡

壽昌案濟東國除也大河郡卽東平國宣帝甘露二年置

立一年薨

一表作七

事李太后

李他本作於

睢陽人犴反

犴反史記作類犴反或類姓而犴反其名邪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

劉攽曰睢陽屬梁國無太守當是淮陽壽昌案史記梁王傳本作淮陽太守非睢陽此書因睢與淮字近而誤劉氏偶未檢史記一校耳

欲呂傷梁長吏

吏他本作史

雋王太后湯沐成陽邑

案成陽地志屬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

梁餘尚有八城

八史記作十

子頃王無傷嗣

頃表作貞

私聽中冓之言

冓亦作篝集韻冓夜也玉篇宀部篝夜也詩曰中篝之言中

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是韓詩亦作

夜與注引晉灼魯詩說同毛詩傳云中冓內冓也鄭氏箋云

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蔵則冓讀如構說文冓交積材也是顏注所本

吕三者揆之

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也案事者僅驗問惡言未及淫亂事乃無故自發三也故曰三者

怨相掾及睢陽丞

壽昌案百官表景帝中五年王國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此成帝元延中睢陽安得有丞邪丞字疑誤

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無異

師古從辭字斷句既誤而注云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解亦不晰壽昌案言梁王假病拒誣致辭又復驕嫚

不首實於主令郎與背畔無異也主令郎移書中所言丞相

長史大鴻臚丞郎問之二人主法令者也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匵中

匣論語作柙釋文匣戶甲反今本作柙匵他本作匱論語本

作櫝

賈誼傳第十八

河南守吳公

吳公楚上蔡人地理志屬汝南郡以下有云故與李斯同邑

也循吏傳有文翁而無吳公

聞其秀材

書中凡秀之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與儒林傳秀才異等

倘存秀材二字武帝紀已作茂材異等矣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湣王驕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又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先害其能皆與此害字同文選李善注引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遷爲長沙太傅據此則害之者不獨絳灌諸人也攷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討匈奴在文帝十四年馮敬爲御史大夫在文帝六年此賈誼當文帝三四年間事敬始爲典客也顏注馮敬事誤

誼既已適去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二千石以秩而較初非

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

因已自諭

諭與喻同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

隨夷史記作伯夷跖蹻史記作盜跖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史記作于嗟默默兮生之亡故以下兮字俱在上四字下與此異辭史記作訊

襲九淵之神龍兮

案襲猶書襲于休祥之襲猶合也言比合於九淵之神龍也注引鄧展襲重也似隔又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案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師古語本此易淵作川避唐諱也

紛紛其離此郵兮

史記郵作尤

服似鴞不祥鳥也至迺爲賦㠯自廣

壽昌案孔臧鴞賦有云季夏庚子思遯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臧賦全倣賈此作又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巳壽昌案孔臧與賈傅同時此作當在賈傅既亡之後又世傳服利人死聞之者不久卽逝故謂爲不祥攷賈傅聞服於長沙爲文帝六年丁卯至十一年以梁王傅卒官去長沙已五年矣孔臧以孝文九年嗣封蓼侯四十五年至孝

武元朔三年始免侯其卒雖無可攷約年已不少亦必非死於聞鵩之歲也

四月孟夏庚子日斜

有謂漢以十月爲歲首則所云孟夏者當是夏正之正月而以長厤推之文帝六年丁卯歲建巳之月二十四日適直庚子賈傅賦語不云正月而云四月何也壽昌攷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周之六月實夏之四月也左傳晉大史有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先儒引爲晉用夏正之證賈傅當時以改正朔爲亟奏而未行又深於左氏學其四月孟夏四字郎本於此也

異物來峷

說文崒从山卒聲卒卽猝崪當音猝言其來也猝然蓋服不過一鳥必非類集胡云萃聚也毛詩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傳萃集也壽昌謂墓門爲鴞集之所故可云萃屋隅則鴞非常止故來必云崪也

問于子服

子猶汝也詩相彼鳥矣又爾牛來思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爲美稱也觀史記作請問于服兮可知顏注謂子服爲美稱太迂

請對以意

意史記作臆

水激則旱

旱與悍同呂氏春秋在宥篇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注旱同悍顏注云去盡不能浸潤則誤以爲乾旱也

坱圠無垠

圠史記作軋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壽昌竊意與大鈞播物不合卽本注亦不甚顯蓋坱同央卽荒廣之意指六合而言圠同札卽深厚之意指九重而言言其廣厚無界限也案服賦詞意與鶡冠子世兵篇近似柳子厚遂疑鶡冠子竊此賦語爲僞作壽昌竊謂鶡冠文多奇奧且爲韓文公所校疑柳說不然而鶡冠與此賦語實多同者略摘錄數語以待後來之詳訂如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

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
烈士徇名貪夫徇財皆是其他單句如與道翱翔安可控摶
芴芒無貌坱軋無垠泛泛乎若不繫之舟此類尚有未能悉
舉

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
壽昌案顧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誼對文帝爲此言若在後
世必犯忌諱以大不敬誅矣上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語類
此

天子春秋鼎盛
鼎盛壽昌案鼎訓方亦訓當匡衡傳服虔注鼎當也賈捐之
傳顏鼎貴如氏注鼎言方且欲貴也

行義未過

未過言未有失也

非有仄室之埶

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此正指文帝言仄卽側

匕首已陷其匈矣

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

列爲徹侯而居

此在文帝時故徹字尚未避然他處已多追改如通侯䣕通

之類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長沙最忠高祖曾定著之令其時係吳芮之元孫差襲王非

廣雅書局栞

景帝之子發也此郎誼爲王太傅所輔者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貫高郎勸趙王張敖反者利幾本秦將降漢封於潁川後以疑懼而反

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注張晏曰長爵高爵也壽昌案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不得復除也昭帝紀如氏注曰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是也

毋動爲大耳

漢文時尚黃老以清靜爲治故云毋動爲大不必截斷讀

家貧子壯則出贅

此故秦時贅壻最賤漢初尚如此七科謫中有贅壻一條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壽昌案言愛子而不知愛親好利而不知好義如牛之舐犢獺之祭魚皆禽獸之爲也人若此其不同者幾何哉顏注以慈子耆利爲小異禽獸語氣不類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全誤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壽昌案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大戴禮記保傅篇語誼引之惟字句小有異耳二十餘世保傅篇作三十餘

世注云三十一世攷世表殷共傳二十八王宜從此爲正

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

壽昌案秦紀未載此事此可以補佚聞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方袪南云此固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邪壽昌案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說文寵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皆是是蓋爲君所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以爲說

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

傌字廣韻云罵本字玉篇罵詈言也

廉恥不行大臣

言廉恥不行於大臣也一本作行字斷句者非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顏注司寇爲主刑罰之官宋先生過庭錄云漢哀帝時始置司寇此司寇當作司空以百官表注司空主罪人也幷引賈子新書階級篇輸之司空兩語爲證壽昌案司寇始見尙書洪範三八政六曰司寇箕子陳禹九疇而稱司寇則夏制也禮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寇鄭注此殷時制也而尤莫詳於周尙書周官司寇掌邦禁春秋左傳康叔爲司寇周禮秋官大司寇小司寇皆是也至秦廢周制不稱司寇名大李見呂氏春秋李一作理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此司寇是罪

名非官名顏注爲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刑法志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共侯安耐爲司寇盜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四年與誼時相近哀帝元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官表亦未載也此云輸之司寇明云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新書下亦云司寇牢正徒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

奊詬無節

顏注奊音胡結反錢泰吉曰奊說文從矢圭聲此本作奊隸變作矢尚無大誤何氏焯改作奊則爲渠黿切非胡結反矣二字並在玉篇類篇矢部又說文謑詬恥也或從奊則段奊

作謑壽昌案類篇㚖𡔝頭衺態㚖或作𡘋玉篇𡘋㚖別爲字云𡘋㚖也

唯陛下財幸

財同裁易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字本此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

史記日者列傳云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攷梁王揖以文帝二年立十一年薨齊文王以文帝二年嗣十四年薨計生之死當文帝十一年

及欲改定制度已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壽昌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卽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爲土德未嘗非由生所言發之

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北堂書鈔引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於朝乎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爰盎

爰史記作袁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又作袁左傳作轅濤塗公穀作袁此書則作爰盎古字通也

盎兄噲任盎爲郎中

盎以兄噲官得任子弟爲郎中也如解誤已在楚元王子德傳詳注之

常目送之

目送史記作自送

本兵柄

本史記作主明時稱大司馬爲本兵本此

上益莊

書中莊字多改爲嚴避明帝諱也獨此與莊青翟之莊字及鄭當時字莊未改

徼繫請室

請史記作清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氏曰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趙談驂乘

談史記作同避其父諱

上曰將軍怯邪

壽昌案此知中郎將稱將軍下丞相申屠嘉亦云通不知將軍後盎以楚相病免家居安陵富人尚稱爲將軍也

騁六飛

飛史記作騑

獨不見人豕乎

豕史記作彘

調爲隴西都尉

壽昌案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出之外曰調

不得如顏注曰選也

徙爲吳相辭行

辭行二字始此

今緜欲刻治

刻史記作劾蓋此作苛刻史作彈劾各一意

亡何

史記作亡苛此言無須誰何使氣史言無庸苛劾也

嘉鄢人

史記鄢字下有野字

引與入座爲上客

言從此丞相嘉引之爲上客非僅一時事也

買二石醇醪

醇醪取其醇醲易醉也

迺㠯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益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

帳軍幕也決之取道以出也史記帳作張直出史記作直隧出節旄史記作節毛屐步作杖步七十作七八

張恢生

生顏注作儒生壽昌案傳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生非儒家安得稱儒生蓋此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注徐廣曰先卽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當時生爲先生先亦爲先生也此傳末鄧先顏注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生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案宋孟劉帶俱無可考史記劉帶作劉禮

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

注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壽昌案詩書當是詩禮之誤然張注迂拙可笑伯魚學詩學禮是甫讀詩禮耶錯是時從伏生受尚書值文帝好黃老不喜儒學故言太子於術數無所適從以帝心之所好為心也所謂術數卽耑指書說也

而法曰大有利

而法曰三字宜照宋祁所校浙本將法曰兩字郭去方可通宋云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誠然大有利正作有大

利明監本淩本俱從之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壽昌案上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禍字疑亦當作過

其人密理

顏注密理謂其肌肉也壽昌案密緻密也理膚腠肉之間爲腠理素問舉痛論寒則腠理閉荀子解蔽篇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言其人肌理緻密故能寒也顏注肌肉下似有脫字

材官騶發

注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氏曰騶矢也顏注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其音同耳壽昌案左宣十二年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菆儀禮既夕禮御以蒲菆鄭注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是知騶卽古菆字

吕便爲之高城深塹

宋祁曰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壽昌案此言以其便爲之高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字似不可去

爲中周虎落

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顔注謂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壽昌案外蕃當作藩卽藩離也竹虎當是漢時稱若今呼秧馬木馬土牛之類顔說形製最晰又案楊雄校獵賦爾迺虎路三嵏以爲司馬注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落與絡通李廣傳上召禹刺虎禹從落中斫絕纍

注以落爲纚絡之也

不足募已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已拜爵者

壽昌案錯意於近塞别設一城召辠人及免徒復作人居之數種人不足則募此兩種人丁奴婢是有罪人願以家丁入官爲奴婢者如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投入官以贖父罪是也輸奴婢是無罪人自願輸人入官爲奴婢欲以拜爵如食貨志所云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是也

連有假五百

五百一作伍伯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儌者亦襲其服後書曹節傳越騎營

五百字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上親策詔之曰

壽昌案文帝本紀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此爲漢廷策士之始

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

謂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民知爲安己而用財故不恨也

羣臣恐諛

壽昌案羣臣因恐懼而獻諛辭如叔孫通語秦二世鼠竊狗盜之類

資財不下五帝

資財資性材智也壽昌案財材古通史記五帝紀養材以任地大戴記作養財以任地史晨後碑還所斂民錢材卽錢財也

公爲政用事

錯父呼錯爲公是以父尊稱子也爰盎之從子種呼盎字曰絲是以子卑稱其叔也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壽昌案宋寇準勸眞宗親征身在行李閎被王欽若孤注之譖錯素號智囊而所謀若此宜其及也

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壽昌案宋王曾乞獨留身發丁謂姦事卽用此術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壽昌案錯之父已前死矣所云父母者隨筆牽涟之辭也

錯衣朝衣斬東市

壽昌案本傳云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又案景帝紀三年正月七國反卽於此月斬錯是錯父之死去錯死前未久錯時猶朝衣行市是漢初大臣尚無奔喪之制也

道軍所來

道由也卽高紀內道碭之道

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

壽昌案此爲謁者僕射鄧公也帝呼爲公傳即作鄧公公卿言鄧先傳即作鄧先無定稱也又案喟然長息曰息字上疑脫一太字

鄧公成固人也

晉書習鑿齒與謝安書曰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成固屬漢中郡漢中在秦時爲楚之地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已貲爲騎郎

貲史記作訾算也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壽昌案此語必有誤考百官公卿表文帝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本傳云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奏劾後拜釋之爲廷尉皆三年事也是釋之事文帝由中郎將遷廷尉調最速安得云十年也

卑之毋甚高論

漢文學黃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毋高論爲諭

問上林尉禽獸簿

上林爲秩三百石釋之官謁者秩六百石也

虎圈嗇夫

壽昌案百官表縣置嗇夫此則上林尉之所屬也儀禮覲禮

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於天子鄭注嗇司空之屬以周禮五官無嗇夫故疑之也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嗇夫馳知此官自古不始於漢並不始於周也

上曰長者又上復曰長者

案長者厚德也與陳平傳長者之爲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壽昌謂劾其罪而奏其事也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罪謂鞠斷獄謂之劾

然後得入

釋之時追止太子梁王在殿門外必詔赦之始得入也

上居外臨廁

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

陳漆其間

陳漆史記作陳蕠漆

然已逆順爲基

基史記作差

王恬咸

應照各本作王恬啟史記作王恬開避景帝諱也此咸字係

宋校本誤改

景帝不過也

不以前事爲過

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壽昌案傳云是時中尉周亞夫山都侯王恬開與結爲親友考功臣表山都侯薨於孝文三年亞夫爲中尉釋之爲廷尉皆在孝文後六年相去十八年釋之安能與山都友吳仁傑謂表誤以釋之傳推之山都實二十五年始薨也又據傳云云釋之終文帝朝爲廷尉未遷他官至景帝二年始由廷尉左遷淮南相而縱而百官表文帝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十五年書廷尉宜昌後元年書廷尉信景帝元年書廷尉歐三年書廷尉勝據表所書則釋之官廷尉僅七年其後並未復

官廷尉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

壽昌案景帝三年七國反時釋之正爲淮南相釋之將淮南兵不令王從反事後卒不見錄淮南傳不載姓名本傳亦絕不敘入若非以紀傳年分推求幾無知者是不但景帝之左遷淮南相以前過恐不錄其功亦以此也

唐呂孝著爲郎中署長

壽昌案文帝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元帝紀同此之孝著疑呂是者字誤若僅以孝著亦無因爲郎也又考薛宣傳有云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此亦孝者遷官之一證

具以實言

此猶張釋之傳具以質言帝欲其稱說近事無爲高論也

父老知之乎

史記無老字葢此以父老爲稱史以父爲稱而已前老字屬

年老說也

爲官帥將

帥史記作卒徐廣曰一云官師將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

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

殺北地都尉卬

卬史記作昂都尉姓孫

魏尚爲雲中守

藝文類聚九十一引陳留耆舊傳云圉人魏尚文帝時爲太

守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鼓翼而鳴尚占曰夫
刺中心赤外有棘象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雀者爵命之
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又謝承後漢
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壽昌案與尚同姓
名同時其事亦頗相照惟本傳稱尚爲槐里人此爲圉人不
合姑錄於此以廣異聞

及郡國車士

或疑車爲騎字之誤者非也衞綰傳臣代戲車士此亦車士

二字之稱

遂字王孫亦奇士

馮遂與太史公相善奇士亦史公所稱也見史記

至黯十世

十史記作七

常慕傅伯爰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

史記伯作柏棄疾無疾字百官表亦作劉棄案應劭注傅伯

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而史記及班書俱無傳並未敘入梁

孝王傳中

吾欲云云

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語可知張注欲施仁義則誤會黯

對爲帝語也壽昌案帝元朔元年詔有云朕嘉唐虞而樂殷

周郎所云云之語

最後嚴助爲請告

廣雅書局栞

嚴史記作莊

然至其輔少子守成

守成史記作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壽昌案此止就輔少子說史公兼守城一事說也

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顏注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壽昌案師古前說爲是日益甚言其鄙俚日更甚非損益之益也雖老子有爲學日益之言不能如此訓也觀下文帝云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言爲妄發可知又本傳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又云黯常毀儒而觸宏

等故帝以無學爲譏也又案文子尙德篇云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語似出此顏注云出曾子也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顏注在力字下云力謂甚也壽昌案今病兩字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

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壽昌考百官表下元狩元年中尉司馬安二年廷尉安五年廷尉司馬安表凡三見汲黯出爲淮陽太守正安爲廷尉時鄭當時傳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是安當接黯之任計在元封二三年間後又由淮陽調任河南矣

濮陽段宏

段史記作假

其先鄭君

先鄭君裴駰謂卽當時父壽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君名榮史記與此書俱未載新唐書或據所傳家譜也

遷爲大司農

大司農史記作大農令案治粟都尉於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當時以元光五年官大農令距更名時尚有二十八年此當是班氏用後名追改書之耳

人多逋負

入史記作入以僦入斷句

翟公爲廷尉

案翟公爲廷尉在元光五年與鄭莊官大農令同時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六

[illegible]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七

長沙周壽昌撰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潁陰侯灌嬰也騎侯家騎士

隱以金椎

隱卽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

飾以翡翠

壽昌案說文翡赤羽翠青羽雀也本書尉佗獻文帝翠鳥千徐廣車服志天子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加翡翠禽經背有采羽曰翡翠注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

金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此言上雖智而亦蔽下雖勇而亦挫君臣皆受其傷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

壽昌案對其君稱本朝爲劉氏猶見漢法近古後世必不能

行矣

術追厥功

壽昌案詩聿脩厥德東平王傳引作述脩厥德術郎述漢韓

勑後碑共術韓君德政脩堯廟碑歌術功稱張表碑方伯術

職之術述聿互通也

昌夏歲二月

壽昌案夏之二月漢文時之五月也據此益徵漢必改月矣若是仍用夏正之月但改歲首則山何必析言爲夏正之歲

二月乎

軌事之大者也

左傳講事以度軌物謂之軌

章下詰責

似止詰責諫除鑄錢令一事觀所對可知

六齊望於惠后

惠后注引孟康曰惠帝與高后也顏注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全祖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爲惠帝後也已

而背之故六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後之譌壽昌案全說固辨然當日大臣雖欲立齊王旋即議罷並未許立之也惠後二字無明文似不如孟顏兩說得其實若疑惠后字於文爲不辭漢書常有此等文法杜欽傳見宗宣之饗國韋昭注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此之惠后亦可類推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交龍宋祁謂南本徐鍇改交爲蛟其實交蛟古字通文選本作蛟

臣聞鷙鳥纍百不如一鶚

後漢樊準薦龐參孔融薦禰衡皆用此二語卽本於此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此暗用楚不可問周鼎以折之託言於新垣平耳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介特也亦介節也言陽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等惡之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注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

史記作自沈於河索隱云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韋昭曰六國時人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文選李善注曰爾雅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師古注同而非服虔說王念孫云雍讀爲甕謂蹈甕自投於河也漢紀荀悅曰申徒狄蹈甕之河王氏欲據索隱引新序及荀紀語改

雍爲甕抹去舊注壽昌考今新序雜事篇實作蹈流之河與索隱所引傳寫各異荀紀或誤雍爲甕未可知且服虔後漢人特爲雍作注文選亦作雍李善注同皆確据似不能別立新說也又案新序節士篇申徒狄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殺子胥陳殺洩冶遂負石沈於河韓詩外傳一所載同皆作負石沈於河無蹈甕語据所云云即韋昭作六國時人較可信也

封比干之後

史記索隱後謂子也不見其文案元和姓纂云比干爲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脩孕婦之墓

壽昌考史記但云封比干之墓未云孕婦疑是酈陽設言不必有此事孕婦何人死葬何所倘有墓可脩乎或云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則脩比干之墓即爲脩孕婦之墓矣恐亦未然

荆軻湛七族

壽昌案古無族誅漢設三族刑止矣亦承秦酷法也顏注考史荆軻並無湛族之事張晏乃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此說迂甚酈陽不過甚其辭以明秦酷何關事實也王充論衡語增篇云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充在後漢亦是因陽此言造之未足爲據

已左右先爲之容也

顏注與索隱同訓容爲雕刻加飾葢泥於上爲萬乘器句即未檢上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語與此對舉乎此明云珠璧闇投轉遭案劍者爲無因而至前也雖爲萬乘之器必左右先爲之容尊也語本豁注轉滯矣

有人先游

顏注爲進納之也亦晦觀史記作有人先談知游即游說之游也即上所云借譽於左右也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壽昌考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也顏注謂作蒙恬者非而云蒙爲庶子名亦誤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壽昌案言使才識高遠之士與庸流並進如牛與驥共一皁耳此與字當訓如廣雅曰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注曰與猶如也

已爲衆不可蓋

言不欲己獨出奇計蓋覆衆人之長也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

壽昌案長君卽王信王美人卽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時后尚爲美人信安得封侯此云後封爲蓋侯猶云卽後日封侯之王信也

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

揚子法言問明篇子貢辭而精之刑法志注精細也卽此精

字

齊桓公法而不譎

法今本論語作正宋先生翔鳳論語發微云法古文作正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爲古論語也

夫以一縷之任至墜入深淵

案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繫絕其高墜入於深此段語全本此李善文選注詳載之

欲湯之滄

滄唐韻初亮切正韻音創說文寒也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

孰用其道者終無竭列子湯問篇曰初出則滄滄涼涼

枚乘復說吳王曰

壽昌案傳已云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何由復說吳王豈此時復至吳或遺書以勸之耶書中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文選李善注曰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劉奉世勘誤尤詳確云此書爲後人追加或傳之者增之也

南距羌笮之塞

笮文選作莋六臣本作筰宋祁曰笮當從草壽昌案宋僻選學耳此字宜從竹卽邛竹而名之也若長楊五莋之莋與柞

同木名也宜從艸與羌筰異

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

壽昌案宏農始屬河南郡武帝元鼎四年乃專置郡何緣景帝時召拜乘爲宏農都尉耶此恐是河南二字誤也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

蒲靚簡札柔滑已甚且易聯綴成篇卽用紙之權輿也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張晏注曰光解光壽昌案百官表元鳳六年廷尉李光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壽昌案此疑指叔孫通說通在秦時諸生皆稱之曰先生二世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博士出卽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而不用也迺始以謏辭悅二世故此書下有謏譽之聲日滿於耳等語也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顏注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壽昌案大禹謨古文尚書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杜注逸書也足徵古文尚書晉初尚未行故杜注如此論衡答佞篇引此兩語亦本諸左傳作夏書不作大禹謨可證

則指道以明之

指道言指畫引導也

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四語

廣雅書局栞

壽昌案此全本左傳晉伯宗語微易數字足徵成帝時左氏學漸行也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嬰太后從子爲國姻戚故得列門籍奉朝請至是太后始除其籍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時嬰尚未封魏其侯也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寗可以讓耶

帝呼其字親之也

有如兩宮奭將軍

奭史記作螫張晏曰螫怒也毒蟲怒必螫顏注奭怒貌壽昌

案毛詩路車有奭傳奭赤也集韻奭盛也怒則面赤而氣盛故奭之義亦爲怒也

學盤盂諸書注

史記注作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三十六篇此注無銘字六作九

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陽周侯

同母異父之兄弟太后自姓王蚡勝自姓田已經別族蚡勝猶得以母舅封侯漢朝家法雖厚此似過疎案成帝云封田氏非正也見元后傳

士吏趨埶利者

埶利卽勢利字見此

大司農韓安國

壽昌案亦當稱大農令時孝武建元六年尚未更名大司農也

貌侵

侵音寑

蚡已肺附爲相

肺附兩字宜遵舊解史記本作肺腑

遂取武庫

史記作君何不遂取武庫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蓋侯王后兄王信北鄉史記作南鄉壽昌案漢以東鄉爲尊

前屢見王信與太后同產轉不如蚡之爲異父弟也

諸奏珍物

史記作諸侯奏金玉

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

壽昌案嬰薨於文帝四年此爲景帝三年事是必嬰子何顏謂爲轉寫誤爲嬰是也時周亞夫爲太尉竇嬰爲大將軍

又復請將軍曰

此將軍卽灌何屬太尉不屬大將軍故下云迺言太尉紀亦書太尉在大將軍上

夫安敢以服爲解

顏注服喪服也壽昌案先時竇嬰田蚡方盛共迎魯申公以

禮爲服制故蚡以仲孺有服爲言而夫作此語以謝也灌夫以父孟已前死吳楚軍中未聞其母存疑是期功之服觀下蚡娶夫人夫得往賀爲壽其服必早除矣

請語魏其具

具史記作帳具

蚡悟謝

史記作武安鄂謝

夫徙坐

史記作夫從坐上徙坐若詩所云舍其坐遷也

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

案傳在元光四年夏也傳後又云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

十二月晦竇嬰傳棄市渭城春蚡疾死壽昌案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百官公卿表同此傳中四五年字皆有誤

過丞相

史記此句上有得字

今日長者爲壽

壽昌案夫蒙灌姓宜與灌何爲昆弟故夫對何之子賢自稱爲長者此長者又與陳平馮唐傳異言年輩尊者也禮曲禮謀於長者向長者而屨侍坐於長者侍食於長者屢見不煩

伲引

女呫兒

史記作女兒

劾灌夫罵坐不敬

顔注云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也壽昌案顔說非是若如所

注是下所云醉飽得過不能死夫也重在上云今日召宗室

有詔七字言夫詈坐爲不敬太后詔也此不敬罪大故夫卒

被誅

東朝廷辨之

東朝令嬰東朝於太后而廷辨之也故下嬰如帝言而東朝

卬視天俛畫地

注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壽昌案張注

迂拙此不過以視天畫地極形其辟睨無禮之狀若如張說

不獨非事實亦全失語妙

上怒內史

怒其是魏其而後不敢堅也此明帝心向魏其

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時帝在卽錄錄

石人言若石爲人不能相左右也老子云不能琭琭如玉珞

珞如石琭琭卽錄錄正言如石人狀時太后爲黃老學故引

老子語也宋畢仲游論靑苗書有云雖使石人而使聽之猶

將動也正用此書語

杜門齰舌自殺

齰史記作齚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

鄭氏注曰矯詔有害有不害也壽昌案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如氏注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此漢律所載與鄭說同

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韓子韓非子

爲限難

釋名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言七國自東向西梁限止其中與之爲難水經河水注阸限蹊要自衞適齊之道也即此限字史記作爲艱難一本漢書無難字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

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尊大習慣爲常即警蹕亦不爲異也

雁門馬邑豪聶壹

張晏注曰豪猶帥也壽昌案豪猶豪民謂其邑人之傑出者耳史記匈奴傳云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初未稱爲帥也本書敘傳云班壹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顏注卽引聶壹以證是也

謀事必就祖

壽昌案卽禮王制云受命於祖也顏注云祖祖廟是也故後世謂之廟謨

王恢李息別從代

別從代上史記尚有李廣

恢行千金丞相蚡

廣雅書局刊本

壽昌案前已書安國以五百金遺蚡此皆蚡貪賄怙權之明著者武安當族豈止淮南一事

至它皆天下名士

至它史記作郅它則爲郅姓它名又一人矣郅爲姓若郅都它爲名若項它尉它皆是疑本書誤改也

唯天子以爲國器

壽昌案國器猶稱韓信爲國士之類秦有國尉卽太尉言居第一等也顏注偏

新壯將軍衞青等有功

新壯史記作而新幸壯將軍此省而幸兩字便不甚醒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漢書立學官者三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惟毛詩未立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哀帝時劉向子歆上書朝廷朝中諸公卿尙相攻擊至平帝末始得與毛詩同立學宮獻王獨於其國先立博士較歆又早數十年矣時爲博士者詩學卽毛公左氏學卽貫公皆趙人

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壽昌案此出大行令奏卽後世太常博士之諡議也因其賢故於傳特書之

子共王不害嗣

表不害作不周

子剛王堪嗣

表堪作基

子頃王授嗣

表授作緩

臨江閔王榮

表閔作愍

魯恭王餘

表恭作共

晚節遴

遴同吝易以往吝說文作以往遴

子頃王勁嗣

勁史記作封

使男子荼恬上書

荼蘇林音食邪反顧炎武謂卽今佘姓之祖也後人省其艸頭耳路史云姓氏書漢有佘邱炳佘音蛇尙作佘未改字楊愼曰佘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俗從人下示乃未見說文而强名字學者也說文郐從邑余聲讀若塗趙宧光曰今百越土著民有佘姓自爲一類方言讀若蛇當卽郐改作呉興志佘山上有東漢佘將軍廟不知漢時無此音唐時無此字也今人改荼作余又改余作佘形聲俱變從古轉不如從今之便矣

呂鉛柞春

鉛杵較木杵重不易舂也

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

壽昌案武帝元狩六年即以江都地封子胥爲廣陵王計爲郡止五年後兩次國除爲郡又十四年據廣陵厲王胥傳與表考之可得此言絕百二十一年者謂易王嗣絕非謂廣陵也然廣陵國莽時尚爲厲王胥之裔孫宏嗣王何能復封易王後表云封宮爲廣世王而地志無廣世名或莽析江都地封之而更名廣世耶傳及表志俱不詳他無可考

有所愛幸少年已爲郎

龔遂傳稱王有諛臣侯得遂爲無訾省

訾算也省約也言無計算簡約以忿激妄費也

自行迎除舍

顏注除舍謂初所至之舍非也除舍謂埽除行舍猶迎門擁篲之意

謚敬肅王

漢諸王自齊惠悼後以兩字謚者惟此

樂酒好內

左傳齊侯好內好內二字所本

康王昆侈利鄉侯子雲客爲廣德夷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

康表作穅循表作脩廣漢表作漢案康美謚穅惡謚未知何從循脩二字漢多通用廣漢恐宜作漢蓋廣字因廣德廣平

廣雅書局栞

而誤加也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莽時絕

壽昌案廣川惠王傳末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奉惠王後劉氏敞謂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氏奉世曰案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壽昌案表止載瘉紹封事並無倫紹封一條則傳誤可知此可爲二劉加一證也瘉表作揄子赤嗣表作子赤則以字形聲近而譌未定孰是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顏注謂月事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

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張泌妝樓記云亦名入月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幂裾

子頃王鮒鮈嗣

鮒鮈表作附朐

四十四年薨

表作四十五年

雜治鉅鹿詔獄

本廣川事雜治於鉅鹿郡中西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棗強縣東鉅鹿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朝廷遣

官出治獄謂之詔獄謂奉詔治獄也

子海陽嗣

海表作汝

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温舒傳行論無出者出亦作脫解觀後王未被議徙以意自傷而死可證

五十五年薨

五表作四

六安共王慶

共表作恭

十年薨

表作十四年

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三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天子遣大行騫

元鼎二年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此三年事也

二十六年薨

表作十六年

子陽嗣

陽表作楊

立十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年
有遺腹子煖
煖表作綜
太后上書
太后泗水思王后戴王之太后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八

長沙周壽昌撰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壽昌案成紀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析成紀屬之此云隴西從其朔也史記云故槐里徙成紀唐書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晉書李元盛傳李暠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狄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爲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暠傳暠爲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

軍與晉書所敘世次全相反後考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所敘世次同晉書李元盛傳當以晉書爲準今所傳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原書固不足信也

將數十騎從

從史記作縱非張讀而云然也顏說誤

已縛之上山

上山史記作上馬若廣先上山匈奴又何以上山陳耶

就善水草頓舍

頓史記作屯

不擊刀斗自衛

壽昌案方言十三無升謂之刀斗注謂小鈴也刀音貂史記

索隱引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與蘇林說同方言所謂升卽緣也刀本一字據佩觿及復古篇則原有兩音都牢丁聊二反俗始別爲刁耳此本作刀猶存古意

因抱兒鞭馬

因抱兒史記作推墮兒

與故潁陰侯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顏注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案彊嗣侯十三年至武帝建元六年以罪免故稱故潁陰侯

彌節白檀

彌息也與弭同節卽太守所持節相如傳子虛賦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白檀孟康注縣名也屬右北平壽昌案地志白

檀漁陽郡屬縣之十一不屬右北平東漢時省去故續志無此縣孟康三國魏人魏武時省漁陽郡併入右北平白檀縣久省而故地實屬之故孟康云云然於漢志不合也

中石沒矢

沒矢史記作沒鏃是水經注作射之飲羽亦非蓋中石不過沒鏃何至飲羽卽沒矢亦未析

封爲樂安侯

樂安地理志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名也自以樂安爲是東安樂西安樂南齊縣名新安樂舊安樂金鎭名無單名安樂者此傳是表作安樂者轉寫誤倒也

蔡爲人在下中

顏注謂在下輩之中壽昌案此卽古今人表九等之法計當在第八等

而諸妄校尉以下

注張晏曰妄猶凡也史記作而諸部校尉以下班氏特易一妄字張訓妄爲凡蓋古義也壽昌案禮記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鄭注妄之言無也謂無有眞儒也王肅注虛妄也此言諸無有之校尉以下也無有若云不足爲有無者也

豈吾相不當侯耶

史記此句下有且固命也四字以相與命兼說

爲人長爰臂

爰史記作猨爰猨本一字如注是注引或曰作緩臂解誤

代廣爲郎中令

廣於元朔六年爲郎中令五年免敢卽於元狩五年爲郎中令適代廣也

敢從上雍

顏注云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壽昌案從上雍言從上於雍也下云上爲諱可知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誰哉司馬遷傳又薄從上上雍亦言從上於上雍也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止云幸雍不稱上雍也

票騎將軍怨敢傷青射殺敢

案敢始以父廣之死怨青擊傷青青匿諱之去病遂射殺敢上因去病方貴幸遂爲諱云鹿觸殺之上下交相隱敢於互

相殺傷一時政刑可想
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壽昌案史記云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好利李氏陵遲衰矣未書其下吏死
陵字少卿
先公嘗訓壽昌云史記李陵始末僅附於李廣傳後無專傳亦未書其字僅畧敘戰事敗降原委不如班氏此傳之詳且盡蓋史公當日因陵事被罪心有所憤而不欲書亦意有所忌而不敢書也
並擊東西浚稽
浚稽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爲屏蔽唐設

驪靬州屬關西道壽昌案武威縣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北

武帝封子延年爲成安侯以校尉隨陵

壽昌案功臣表韓延年於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

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此爲天漢二年事則

延年失侯已六年以故侯爲校尉從軍也

昏後陵便衣

便衣謂不介冑猶古人免冑欲致死於敵也

令軍士持二升糒一半冰

天漢二年夏五月事時軍行正熱故持冰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

環者還也循刀環者隱示以還漢之意握其足示以速行也

立政大言曰

先目視未得私語此乃大言也

陵墨不應

案墨卽墨色陵聞言變色如墨不答其語也

律知武終不可脅

壽昌案新序節士篇云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

當盛暑以旃厚衣並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本傳

載雨雪齧旃獨未載盛暑一條錄此以補其缺

去屮實而食

去字或作弆弆藏也集韻弆通作去左傳昭公十九年紡焉

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史記周本紀龍亡

而[illegible]在櫝而去之陳遵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云藏也即此去字

兄弟親近

言兄嘉弟賢皆爲朝廷親近之臣也

陵惡自賜武

壽昌案惡猶羞惡之惡言陵自愧於武也其妻爲單于貴主故使賜之

區脫

注引服虔云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衞官也李蓋謂是守衞之官所也師古以李說爲官號轉謂李誤亦失考

其餘六八

時偕武歸者尙有馬宏前與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持節之苦尙在武前不止十九年至此方與武同歸當時不聞爵賞後亦無人道及僅於匈奴傳中一見其名豈獨武同歸之其餘六人姓名未載爲可嘆也

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

壽昌案蘇武年老子死上閔之武因帝舅平恩侯許伯自白以金帛贖子歸後仕爲郎也又張騫傳匈奴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後騫與胡妻俱亡歸足徵漢法出使絶域者可就其地娶妻生子也

凡十一人皆有傳

案此皆圖畫於麒麟閣者梁邱賀獨在儒林傳中以易學世其家所稱梁邱易也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壽昌案史記王翦傳客曰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陳平傳云以陰謀爲道家所禁皆此意也晉書李元盛傳李暠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唐書高祖本紀云其七世祖暠是唐高祖爲廣之二十三世孫也考廣後人歷後漢迨晉魏周世爲顯宦晉末王西涼至唐且爲帝矣又唐書回紇傳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匈奴封李陵爲右賢王其國多赤髮綠瞳凡黑瞳者陵之苗裔也唐太宗高宗時

皆來朝中宗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他蕃比大中年册爲英武誠明可汗是廣與陵子孫雖不振於當時其後代皆昌熾陵之後且與於異域非但不亡其宗而已也

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其父鄭季

壽昌案靑本鄭氏子而蒙母姓爲衞者以民母子不以爲兄弟數也去病母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卒嫁陳掌而去病得姓霍者以貴後迎仲孺養之也史記衞霍傳敘其父母本末微賤猥雜絕無隱飾又皆武帝王皇后近戚王允以爲司馬遷作謗書殆指此類班氏此傳全本史記無甚增損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如氏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壽昌案漢書史記兩表俱作夷侯時惟史表注作名時並無作疇者如說當別有所見也

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主家僮衛媼史記作侯妾衛媼外戚傳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可稱媼也

大長公主女也註

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

靑時給事建章

顏注曰建章宮中案三輔黃圖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

里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少兒故與陳掌通

下云爲詹事陳掌妻此述其故與之通也

衞夫人有男

男即太子據也

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史記正義云今夏州也壽昌案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西

使建築朔方城

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案蘇建築什賁之號

蓋出番語也

從大將軍出竇渾

竇史記作寙

封賀爲南窌侯

壽昌案賀本平曲侯公孫渾邪之子渾邪後以有罪失侯賀至是復以功得侯改封南窌也窌表作奅

封朔爲陟軹侯

案陟軹史表作涉軹本書功臣表作軹恩澤侯表作軹侯薄昭卽此地

中郎將綰

史記無

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注張晏曰正軍正也如氏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壽昌案軍正長史俱爲大將軍莫府屬官惟議郎是漢廷官是以朝官從在軍中者也

霍去病始侯

史記以去病接敘未爲專傳只附入衞青傳中

封賢爲終利侯

終史表及本書表俱作衆

騎士孟已有功

史記無騎士孟

元狩三年春

三年宋祁曰越本作二年壽昌案史記亦作二年武帝本紀所載實元狩二年事非三年

鏖皋蘭下

注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壽昌案鏖是兇鬬之聲晉說鏖糟卽成公綏嘯賦匍磕勞曹王沈釋時論鼻䶑䶎而刺天勞曹䶑䶎與鏖糟皆一音但語有輕重耳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

顏注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田汝成曰全甲當是渾身貫甲之謂壽昌案田說亦可參葢上已敘殺斬兩胡王此

云敵甲之銳悍者誅之其身尙全甲也獲醜當屬下指執王子及相國都尉也史記作誅𢭏駻

師減率什七

顏注曰匈奴師什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壽昌案如前注則上已敘明獲虜八千九百六十級如後注則不應得封蓋謂將萬騎出師所用止什之七觀下云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可證

揚武乎鱳得

注鄭氏曰鱳得張掖縣也師古謂鄭說非也此匈奴中地名縣轉取其名耳壽昌案應劭曰鱳得渠西入澤羌谷說文張掖有鱳得縣元和志引西河舊事云此本匈奴鱳得王所居

因以名之據此本匈奴地去病取之乃置郡縣非但取其名也顏注失之惟傳作觻地志作觻說文亦云从角𥂝樂聲則字宜从觻廣韻觻德縣名在張掖漢書作德案今本漢書皆作得無作德者

校尉高不識

史記作校尉句王高不識蓋與破奴皆匈奴人也

先其大軍

大軍史記作大將軍

大當戶調雖

調雖史記作銅離

仍與之勞

興史記作與

單于遂乘六𩦺

顏注𩦺者驢種馬子案說文𩦺驢父馬母也亦作騾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知周末已用𩦺矣漢史則始見於此

別後東道或失道

顏注或迷也壽昌案顏以或即惑字因廣傳有惑失道語也則此或字宜仍正作惑

歷度難侯濟弓盧

史記難作離盧作閭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壽昌案封山銘功猶可至云禪幾僭天子之禮本紀無禪於

姑衍四字

會輿城

輿史記作與注與音余

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衞山

史記邳作符衞作邢

封復陸支爲杜侯

杜史記作壯

昌武侯安稽

安稽姓趙故匈奴王

漁陽太守解

史記無

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

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

史記無常惠遂成

有氣敢往

往史記作任

最

史記周勃世家注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攻戰克獲之數也又注於將帥之中功爲最後漢崔寔傳常爲邊最注最爲第一公羊隱元年會猶最也注最聚也最之爲言聚今聚民曰投最壽昌言此聚其立功之數而論之也

其後常爲大行
壽昌案汲黯傳黯與大行李息議張湯罪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上聞前言抵息罪
已郎罪景帝
史記作以郎事武帝壽昌案衛青傳建元三年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青救之則在景帝時應已爲郎也
武帝立十八年
史記作二十二年
奪印
案郭昌時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以無功奪印殆奪將軍印也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

平州地志作平周周州古字通也

趙破奴太原人

太原史記作故九原

後一歲

下後一歲史記作二歲

贊曰

此贊全用史記畧易數字耳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八

甯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少治春秋

所治春秋傳公羊家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劉氏曰衍久字壽昌案後書馬融傳弟子以次相傳劉故疑此久字爲衍也然案史記有久字授作受顏注云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則久與次分兩層久字似非衍也

蓋三年不窺園

史記作不觀於舍園埶文類聚引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

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武帝卽位

壽昌案武帝本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罷之至元光元年始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卽位已七年矣本傳下云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夫曰前後曰百數其非一時一事可知是所云卽位者舉卽位後數年言之也

書云茂哉茂哉

今本書作懋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

今本論語無兩也字屮作草

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

壽昌案周末貧弱不振有之柳子所謂徒振空名於諸侯之上以爲守鼎之主而已有何大爲亡道之事即傳紀失載而秦滅東周豈不形諸詔令以藉爲弔伐之資者江都此言似乎失檢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壽昌案史記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其二十六年始并天下號始皇計爲天子止十歲此蓋合二世四年言之也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今本論語作朽木無腐字之字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壽昌案漢興至武帝初元甫六十七年何得謂七十餘歲即七十舉成數亦不應有七十餘歲之語武紀書對策在元光元年爲是益信傳前稱武帝即位語爲概辭也

游於巖郎之上

郎他本俱作廊宋祁曰古本浙本並作郎余案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爲廊吁可惜耶壽昌案正韻郎與廊通史記司馬相如傳陛下築郎臺恐其不高即此郎字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

壽昌案史夏桀在位五十有三歲殷紂在位三十有三祀此云十餘年疑有脫誤

亡爲而治者其舜虖

今本論語虖作也與

此言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

壽昌案仲舒引易負且乘致寇至而云乘車者君子之位負擔者小人之事下遂如此云云案繫辭本謂小人而成君子之器漢儒說易者亦承此旨如董子言則說成乘且負非負且乘矣卽漢易師有此義亦非易經本旨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

壽昌案此對載五行志

仲舒弟子呂步舒

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

獄儒林傳步舒官丞相長史

吕歆之言爲然

劉歆以其父向之言爲過劉龔則然歆之言從其祖以駁曾

祖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相如既學

史記索隱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

吕訾爲郎

壽昌案張釋之傳以貲爲騎郎貲郎貲也董仲舒云選郎吏

又以有富訾是也考釋之有久宦滅仲產語固有產可減也

此亦有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語知相如之貧亦以仕故也

爲武騎常侍

案武騎常侍從格猛獸殆以能擊劍之故

日往朝相如

壽昌案臨卭令與相如友而稱朝者爾雅釋言云陪朝也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周禮春官鄭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早葢每日晨往見相如故稱朝郎上所云繆爲恭敬也本書項羽傳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時羽爲次將與宋義僚友以晨謁之亦云朝也張蒼傳常先朝陵夫人言朝王陵之夫人也後書任延傳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時延爲會稽都尉不朝者不令掾屬朝之也

願以自娛

不敢云娛容故以自娛爲言

而已琴心挑之

史記注張揖引其詩卽琴曲也

雍容閒雅甚都

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師古駮之良是然壽昌案都字原借都邑以形容都美但不可泥耳都爲都邑風俗姱美故稱人曰都士鄙爲鄉鄙風俗弇俚故斥人曰鄙人顏氏匡謬正俗並駮此說

恐不得當也

壽昌案當音丁浪切言恐不得當其意也禮記學記水無當於五色哀公問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昏義而後當於夫注當

合也一曰稱也不得如顏注爲對偶也下當壚之當宜訓對
而顏轉以爲非謬甚
長卿故倦游
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
上令尚書給筆札
顏注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壽昌案顏因外戚傳有
赫蹏書注薄小紙也疑西漢已用紙但未多耳不知彼成帝
時此在武帝朝尚未有紙故止給札也
相如已子虛虛言也
顧炎武曰子虛賦乃游梁作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
非當日本文閻若璩曰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

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壽昌案顧說是閻謂昭明誤分者非也傳明云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相如謂未足觀故給筆札更賦則此賦非當日本文可知其云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者意前賦祇賦諸侯此特歸之天子而其旨固不外乎游獵也因帝嘉賞故仍以子虛立名其稱烏有亡是皆虛言之證昭明必覈此傳以稽其實似非誤分而標名也

與使者出田田罷

田文選作畋

子虛過詫

詫文選作姹

亡是公存焉

存史記作在

僕樂王之欲令僕

王史記文選作齊王

王駕車千乘

文選作車駕

射麋格麟

格史記文選作腳爾雅邪疏引陸璣詩疏云今并州有麟大小如虎非瑞麟也故相如賦曰射麋腳麟

孰與寡人

文選有乎字

又烏以言其外澤乎

烏史記作惡文選作焉史記乎上有者字
詈已子之所聞見言之
史記文選言之上有而字
隆崇律崒
律史記作嵂文選作崒
琳珉昆吾
珉史記文選作瑉
礝石武夫
礝史記作碝文選作碝武夫文選作碔砆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穹窮昌江離文選作芎藭菖茳蘺

諸柘巴且
史記柘作蔗巴作猼且文選作苴
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
析史記作蔪文選作菥
東蘠雕胡
蘠史記作薔雕文選作彫
蓮藕觚盧
觚史記文選作菰
奄閭軒于
奄史記文選作菴
外發夫容菱華

夫容史記文選作芙蓉蔆史記作蓤文選作菱

毒冒鼊黿

毒冒史記文選作瑇瑁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巨樹文選作其樹屬下句讀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

史記則有下多赤猿玃蹂四字宛史記文選作鵷

蝬蜓貙豻

豻文選作犴史記此句下多兕象野犀窮奇獌狿八字

左烏號之雕弓

號史記作嗥

孅阿爲御
孅史記作纖
蛩蛩轔距虛
史記轔在上蛩在下
驒騊駼
史記驒上有而字騊文選作陶下射游騏句史記上亦有而字
儵眒倩浰雷動焱至星流電擊
儵文選作倏眒史記文選作眒焱史記作熛文選作猋電文選作霆壽昌案雷動下不應重言霆作電字是擊猶目擊之擊也

被阿錫

錫文選作緆

襞積褰縐

積文選作襀此下史記文選有紆徐委曲四字

蜚纖垂髾

纖史記作織

翕呷萃蔡

翕史記作噏

下靡蘭蕙

靡文選作摩

眇眇忽忽

眇眇史記作縹乎

若神之髣髴

若神下史記有仙字文選有僊字髣髴史記作仿佛

於是迺羣相與獠於蕙圃

史記文選無羣字史記注爾雅云宵獵爲獠

上金隄

上下文選有乎字

連駕鵞

桂馥曰淮南覽冥訓蒲苴子連烏於百仞之上即此連字謂

以纖繳牽連之耳

怠而後游於清池

怠而後下史記文選有發字

揚旌枻

旌史記作桂枻文選作栧

釣紫貝

釣文選作鉤

榜人歌

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明堂月令也

琅琅礚礚

琅文選作硠

聞乎數百里外

百里下文選有之字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陽雲文選作雲陽史記注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
於是王無㠯應僕也
王下史記有默然二字文選王上有齊字
而盛推雲夢㠯爲驕奢
驕史記文選作高屬上句讀奢字屬下讀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
文選無
充仞其中者
仞文選作牣

亡是公听言而笑曰

文選自此句下便截爲上林賦

谽呀豁閜

閜文選作閕郭音呼下反壽昌案似从閒爲是下閜砢閜字音烏可反足知此閕字爲閜字之誤也

蔣芧青薠

芧文選作苧郭音杼據音則作芧爲是而張注三棱也又似爲茅

巖穾洞房

穾文選作窔

仰𣅳橑而捫天

䖔應作䖔古攀字文選作扳

於是乎盧橘夏熟

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壽昌案史記索隱引作青鳥說文櫨字下引作青皃此作青馬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引伊尹說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山海經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相焉皆無盧橘夏熟語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注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太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文選李善注同壽昌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孫叔衛公非時人蓋古之善御者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

國語所謂衛莊公爲右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羽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借用古人也壽昌初疑孫叔稱公孫賀以衛公稱衛青爲不類當日何妨以南窌長平易之長卿必不至才窘若此觀吳氏謂孫叔衛公非時人並借用古人之說意始豁然即就本賦前後徵之如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及青琴宓妃之徒無非借用古人但古書無傳注不妨闕必求其人以實之而無確據則影附與穿鑿皆失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晉灼曰扈大也張揖謂跋扈從橫不案鹵簿故顏注亦承其說謂爲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據張說

則從作平聲顏說則從犢縱葉夢得石林燕語四引此謂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壽昌案葉氏此說是也唐封氏演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雖不知此語所始要足徵唐以前解作扈從不作從橫解也又案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養馬者曰扈廣雅釋詁一扈使也是役使於天子前皆與扈從之義協何容作跋扈訓也且賦明云出乎四校之中顏注云出於校之四外亦與本文相背

轙白鹿

轙文選作轙

捎焦明

焦明文選作焦朋一作鷦明又作鷦鵬皆一物而明朋字偶譌也樂緯汁圖徵曰焦明狀似鳳凰宋衷曰水鳥也說文鷫字注南方焦明

歷石闕

石闕文選史記俱作石闕案黃圖作闕爲是

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騎字上文選有步字史記有乘字人字下文選有臣字史記有民字

靡曼美色於後

於後二字文選無之

革正朔

革史記作更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何焯校本
引徐廣曰二一當作三夏以十三月爲正原出緯書郭義本之
謂以建寅爲正也考相如之卒距太初改正朔十有餘年而
自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易服制雖賈誼請改正朔之
奏文帝謙讓未遑而朝野上下皆以夏正爲便武帝特有待
而未行耳故相如預爲此言帝不以爲迕也

逡巡避席

避席文選作避廗注席廗古字通然經典釋文佩觿皆以廗
爲席之俗字非古文也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

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畧取之

西僰之長

西僰下文選有健字史記亦無之與此同

皆鄉風慕義

文選鄉作嚮史記作皆爭歸義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中郎將本書西南傳作唐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非中郎將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顏注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許應元曰發軍興制即前所謂用軍興發耳顏注恐不然壽昌案本傳云唐蒙用軍興法本書屢見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

事見元后及嶲不疑傳至以乏軍興被罪如趙廣漢蘇賢黃
霸段會宗韓延年皆見本傳師古偶未之檢耳

聞熢舉燧燔

熢文選作烽注孟康曰熢如覆米䈪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
之案契皋即桔槔古今字也史記注作挈皋案招搖泰壹注
引蕭該音義曰如氏招作皋桹皋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
舉而燒之故曰皋搖此說足輔孟注

謚爲至愚

壽昌案謚猶名號也說見地理志顏注泥

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景帝詔曰置三老孝弟以道民焉

壺充國

於太初元年爲大鴻臚見百官表

幣物以賂西南夷

此書西南夷兩處史記只作西夷

縣令負弩矢先驅

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此縣令加敬故代吏爲此役也

通靈山道

靈山史記作零關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

史記亦作西南夷

德茂存乎六世

時武帝元光六年由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至武帝凡六世

羣生霑濡

霑濡史記作澍濡

舉苞蒲

苞蒲史記作苞滿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文選於作牧宋祁曰於疑作牧蓋從選耳然於字為勝

且夫卭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

莋史記作筰文選作筰不宜从卄

昔者洪水沸出

史記洪作鴻沸作滂

迺堙洪原

文選作堙洪塞源史記作乃堙鴻水

灑沈澹災

史記作灑沈贍菑

躬傶骿胝無胈

躬傶六字史記作躬胝無胈文選作躬腠胝無胈

豈特委瑣握齱

握齱史記作握齪文選作喔噛

必將崇論竑議

竑史記作閎文選作吰注鄭展曰字詁曰吰今宏字壽昌案

絃經亦作鉉皆一字也

幼孤爲奴虜

史記無虜字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壽昌案詩小序魚麗有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相如正引此八字足知詩序已爲前漢所遵用非衛宏作也

上咸五

咸文選作減史記注一作函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焦朋史記作鷦明文選作鷦鵬解見前

可㠯諭大

諭同喻

還過宜春宮

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

望南山之參差

壽昌案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二世皇帝注成帝時匡衡奏罷之此相如時尚有祠在南山也

汨淢靸㠯永逝兮

汨淢靸史記作汨淢噏習

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文選烏乎下有哀哉不得下有兮字墓字上有墳字後有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五句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

案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掃除也

世有大人兮

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紅杳眇目玄湣兮

紅或作虹

低卬夭蟜裾目驕驁兮

裾史記作据

踏𨀞腏路兮

孫炎曰腏古界字

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

伯史記作北

淸氣氛而后行

淸氣氛史記作淸氛氣

吾欲往乎南娭

娭史記作嬉

麗𨀞林離

麗史記作灑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

兮史記作夸越字上史記有而字

杭絕浮渚涉流沙

涉字上史記有而字

刑雨師

刑字上史記有而字

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史記兮字在霞字下

傑祲尋而高縱兮

傑史記作㛤

飄飄有陵雲氣

陵史記作淩

若後之矣

史記作若後不然後失之矣似語氣較足

人又取去

又取去下史記有卽空居三字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案其辭史記作其書文選題作封禪文孫志祖曰李善注中凡引此文並作封禪書考史記作封禪書非文也豈後人因與太史公書名相同遂改作文耶壽昌案上云有使來求書又云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則作封禪書亦宜此作其辭最渾

紛輪威蕤

注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文選注引張說無威蕤二字或疑

誤脫壽昌謂非也紛輪史記作紛綸文選同索隱胡廣曰紛亂也淪沒也威䔾委頓也案威即委委遲韓詩作威遲䔾說文草水華垂貌故胡訓爲委頓不能與紛輪同訓爲亂也文選注擇取之必非誤脫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顏注此虞書益稷之辭也文選李善注同壽昌案益稷篇原合在皋陶謨自晚晉古文尚書出遂以分篇而顏與李皆從之知古文尚書已盛行於唐初矣師古注引古文書目凡數見

導一莖六穗於庖

注鄭氏曰導擇也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力主鄭注而以說文

蕖是禾名不能釋此句師古引此本其祖訓也惟文選李善注作鄭玄曰之推本之云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言文也說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是舊本鄭氏原作鄭玄師古時始考爲鄭德改作鄭氏也

設壇場望幸

望幸史記注云或作望華蓋是以華蓋爲星名下句蓋字連上讀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已祇

已史記作地與下句謁欵天神爲對舉語

匪唯徧我

徧我史記作濡之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壽昌案武帝冬十月祠五時者四元光二年元狩元年元鼎五年元封二年據注文穎曰獲白麟則當元狩元年也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

壽昌案武帝紀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畢相如之卒計當元狩五年

揚雄㠯爲靡麗之賦

案此傳贊語盡用史記而雄後於遷甚久遷何得引雄辭乃史記先有此語江寀謂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理或然也則此贊自揚雄以下皆班語不得以司馬遷稱云云貫下

不已戲乎

戲史記作虧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

長沙周壽昌撰

公孫宏卜式兒寛傳第二十八

公孫宏菑川薛人也

史記云字季壽昌案地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屬魯國是時或尚屬菑川也

乃學春秋雜說

壽昌案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宏所學殆即此書也說即記傳寫偶異宏為公羊學見儒林傳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

壽昌案武帝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

綰奏所舉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請皆罷去元光元年詔賢良策之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考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仲舒以策對由博士拜江都相宏傳則云初以賢良徵使匈奴不合意移病歸至是復徵即紀所云與計偕者也乃紀與董仲舒均列於元光元年而發策之詔與兩傳又不相合紀或是渾言之宜各取傳爲據

太常奏宏第居下第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

此廷對由下第爲天子親擢第一之始若據紀此次是復徵宏當六十五歲

一歲中

史記作二歲

談笑多聞

談笑史記作恢奇

後母卒服喪三年

壽昌案漢律不爲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然不行者多有如翟方進辟宣皆以漢相不爲母行服列傳中惟前有公孫宏後有原涉行三年喪耳後來惟河間王良一行之遂蒙詔褒

時又東置蒼海

蒼史記作滄

宏位在三公

時宏尙爲御史大夫黯稱其位在三公知漢制御史大夫甚

廣雅書局刊本

尊也張湯傳陛下幸致位三公云云時湯亦止爲御史大夫

外戚元后傳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云云

御史大夫之列三公此爲明文

封丞相宏爲平津侯

壽昌案百官表宏以元朔五年爲相元狩二年薨傳云年八

十是爲丞相時已七十六矣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

案偃與仲舒傳皆明載宏譏語故本傳及之若汲黯出爲淮

南守距宏卒已五年矣

陛下過意擢臣宏卒伍之中

意猶言恩意言過垂恩意也謹案貢禹傳陛下過意徵臣亦用過意二字衍齡謹附識

願歸侯

此句下史記有印字

守成文

案守成下史記有尙字

遭遇右武

顏注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史記同注引顏氏云言遇禍亂時則上武也瞿鴻禨云一本作遭禍右武不作遇壽昌案據顏注則一本是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善善下史記有惡惡君宜知之六字無及後世三字若茲行史記作君若謹行

卜式

史記附式事於平準書內未立傳此書始有專傳

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史記作上富人助貧民者籍緣式姓名卽載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

將漕最

課第一謂之最

北邊有輿

輿謂軍輿

事歐陽生

歐陽生字和伯與寬同邑人生先生也

卑體下士

案鹽鐵論救匱篇倪寬練袍衣若僮僕食若庸夫賢良曰倪

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

定水令吕廣溉田

壽昌案召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卽定水令遺法也

輸租繈屬不絕

案此民完官逋之始

統楫羣元

注臣瓚曰統猶總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

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壽昌案書輯

五瑞作輯不作楫注徐音集王曰合馬曰斂史記作揖五瑞

從才不從木師古旣云輯楫集三字同又本書立訓何能謂瓚說不通或不字是亦字之誤耶

合祛於天地神祇

注引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於義晦於文不辭壽昌案祛恐當作法易曰崇效天卑法地是也法作祛字近而譌也觀下云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可證祖卽法也

肅邕永亨

案邕卽雍字亨各本作享

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壽昌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案道侯韓說諫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後說與

此傳所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

張湯傳第二十九

湯掘熏得鼠

　熏史記作窋

周陽侯為諸卿時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史記注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壽昌案師古注姓趙則應為周陽由徐廣注田勝則應為田蚡之弟據本傳云及出為侯則以徐說為勝蓋是時趙氏已失侯只姓周陽耳若田勝為侯正當此時至於為諸卿繫獄兩人皆不傳此事無從考

始爲小吏乾沒

乾沒史記注言擀取貨利沒爲己有如水盡涸也又云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平亭疑法

平亭史記無平字葢亭卽平也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

案廷尉屬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

與錢通

此以錢相交通卽前所云乾沒交私也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㠯傷湯者不能爲地

薦史記作盡文事史記作文書事壽昌案薦洊也言文爲中

丞後濟數從臺中文事言文治公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之餘地使得遷避也下竭居告文姦事亦言李文凡書公事也似以文爲李文名爲是

弟繫導官注蘇林曰導官無獄

壽昌案導官屬少府其屬有若盧服虔曰若盧詔獄也漢制百官俱繫於若盧獄雖導官無獄而少府有獄若盧與導官伍故以繫之也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注李奇曰左證左也壽昌案楊惲傳左驗明白卽此左字今俗書作佐矣

復稍進其子安世

壽昌案溝洫志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卬所見止此其湯之次子安世之弟耶湯傳未絕未敘及

用善書

壽昌案善書言善讀書贍博下問亡書三篋能知卽善書之證不比陳遵傳云性善書爲工作書也

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

孝昭始元六年事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在七年

唯天子財哀

壽昌案財卽裁哀憐也愛也呂覽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他傳作財幸財擇皆是

妄世瘦懼形於顔色

因内憂而瘦恐懼之狀形於顔色也應從瘦字句而以懼字連下讀

輙移病出

壽昌案移病出移書稱病出歸其家不内直也注作移居非是

郎淫官婢

案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

欲封其家為恩德侯

壽昌案霍去病傳去病薨上悼之爲冢象祁連山衛青傳青薨起冢象盧山皆賜葬也孔光傳光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此策贈也若就冢封侯則終漢世僅此一事至後安世薨天子贈印綬賜塋杜東起冢祠堂飾終之典大備矣

賀有一子蚤死無子

無子賀無次子也下云孤孫霸則其蚤死之子有子可知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

書指言同受詩也

其爲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

壽昌案漢大臣賜葬冊贈皆備至賜置守冢則自霍光置園

邑三百家外唯張賀賀本置守家三百家安世求損守家戶數故止三十家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又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天子以爲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壽昌案安世以昭帝十三年封富平侯宣帝初益封萬六千戶富平一縣自不能給故兼有別邑之租惟地志富平本在平原傳乃云國在陳留後又云徙封平原豈徙富平屬於平原故未易名耶抑陳留原有富平以平原之富平易之耶觀傳末安世之後嗣張純至東漢建武中位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案地志魏郡有武始縣殆即所謂別邑在

廣雅書局栞

魏郡者是雖除去富平之封而仍以舊所食邑封之也
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
壽昌案彭祖在宣帝時出常參乘號爲愛幸故延壽得因以口陳也彭祖爲其小妻所毒死國除詳佞幸傳
謚曰愛侯
壽昌案愛之謚僅見此
放子純嗣侯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
壽昌案西漢嗣侯至東漢猶襲爵不廢世勳者開國時曹參
中葉時張安世
常從微行出游
成帝與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童謠所云張公子也

宮中皆犇走伏匿

古者宮室通訓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又儒有一畝之宮皆是宮中卽室中也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

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七略云商陽陵

入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

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

卽在漢書中未經別出耶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

篇知商所著尚多惜班氏未爲之立傳畧傳其文字也書中

王尊傳當是馮商所作原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列傳贊內

杜周傳第三十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壽昌案據百官表元封元年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十一年免天漢二年周爲執金吾一年遷三年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是周卒於太始二年也閱八年上官桀始爲左將軍桑宏羊始爲御史大夫又七年桀與宏羊始以謀反誅是距周之死已十五年何由爲執金吾時有捕逐桑宏羊等事耶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

壽昌案漢時稱爲小杜律見後書郭躬傳

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

壽昌案治宏羊等獄正杜延年事耳杜周傳中特誤載之觀此傳云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豈有其父以刻深爲盡

力而子復能以寬輔大將軍之理足證杜周傳爲誤無疑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言以上皆丞相素行無甚罪惟擅召二千石一事爲無理可議耳

延年已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顏注曰比於諸侯不爲最也壽昌案進效也禮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强也葢謂延年以九卿出治邊郡不勉力自效也

家富而目偏盲

病目者謂之盲病一目者謂之偏盲猶病半體枯者謂之偏枯也荀子非相篇湯偏尸子偏枯之病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時成帝許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及成帝立復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說鳳讓嘉帝卒退嘉專任鳳皆欽畫策之力也續百官志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注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壽昌案據顏注則本文從色字斷句而以聲字乙置音字下以能字下斷句音聲是唐人語唐書太子承乾傳習

音聲語摭言音聲人皆是然本書作聲色音技以能字屬下讀語義自順似不得因顏注而改也

小卞之作

壽昌案小卞毛詩作小弁集韻蒲官切音槃爾雅釋詁樂也或作弁廣輿記卞山一名弁山左傳成十八年弁糾御戎釋文本亦作卞晉語魯有卞費左傳作弁費東方朔傳弁嚴子爲衞尉卽卞莊子毛詩疏云爲幽王太子宜咎而作趙岐孟子注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或本三家義此注張晏用毛詩說本書中山靖王傳宗室擯郤骨月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其下卽引此詩以伯奇比干對舉作比偶用則非謂此爲伯奇作也弁作卞或從魯詩以下引關雎用魯

詩說也

在夏后氏之世

今本詩經無氏字

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

魯詩今不傳惟張超誚青衣賦有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超字子並河閒鄭人見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此以規之超漢末人多見古書必有所受欽此語尙在超之先知魯詩故有此說也

誠不可以佚豫爲

注師古曰爲治也或疑治爲唐高祖諱師古不得有此注壽

昌案師古原本小爾雅釋詁文而其上此書在貞觀十五年辛丑十二月稱爲太子承乾命作高宗尚未爲太子安得諱治耶書中惟世作代民作人爲師古改寫此外如治作化作理皆後人追改之

事不暴揚

壽昌案王章非以劾鳳見罪實以奏薦馮野王詆張美人爲罪外間不知故欽欲鳳暴揚之也

誠哀老姊垂白

長母王若爲太后姊故立稱老姊

伏罪復發

壽昌案長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時以私書交通故云伏

罪也

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言紅陽侯王立黨之友也黨友二字始此本書後屢見

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壽昌案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此贊復作此疑度語知氏族譜牒之學在漢時已多不可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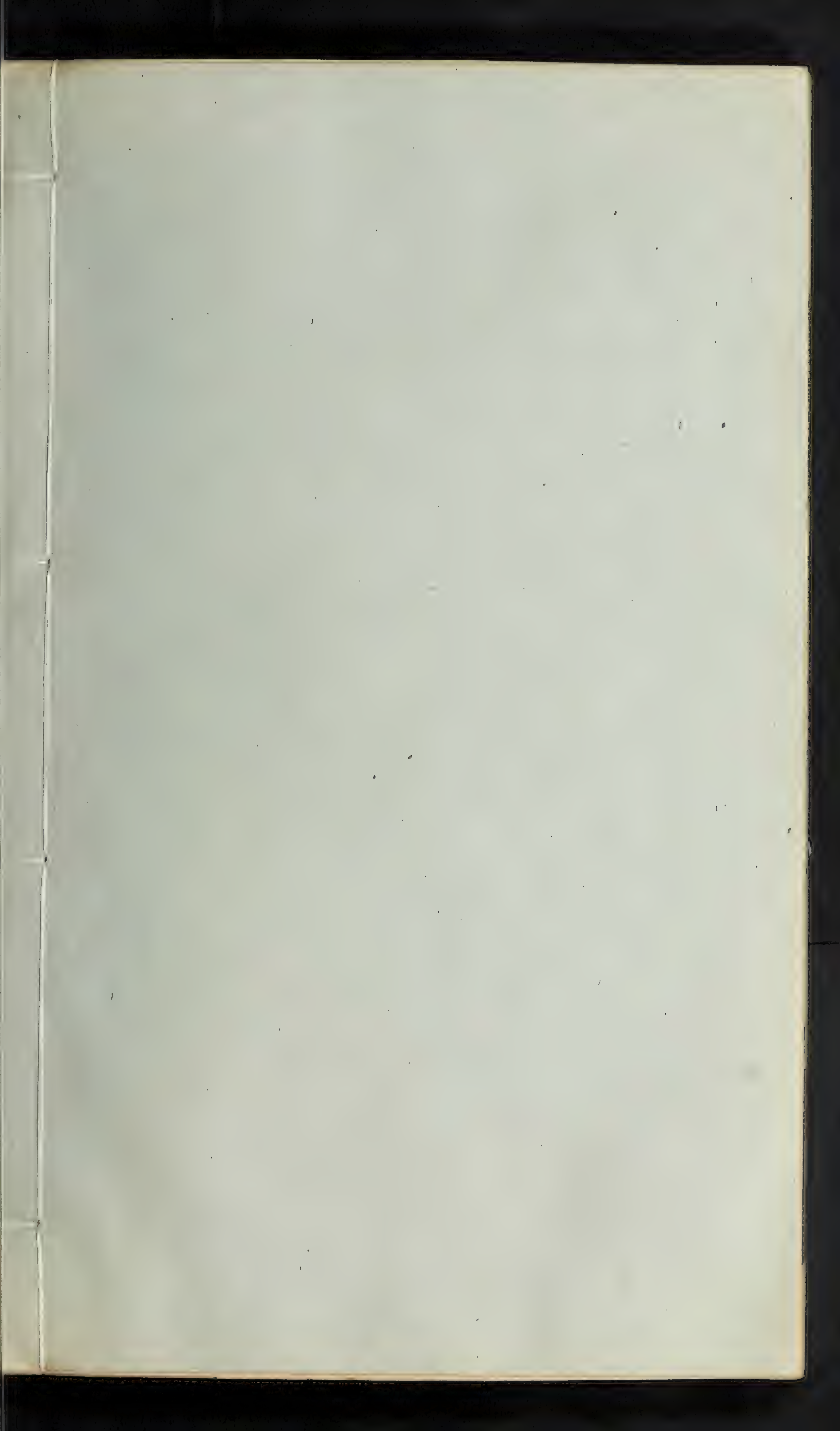
宿松羅忠濟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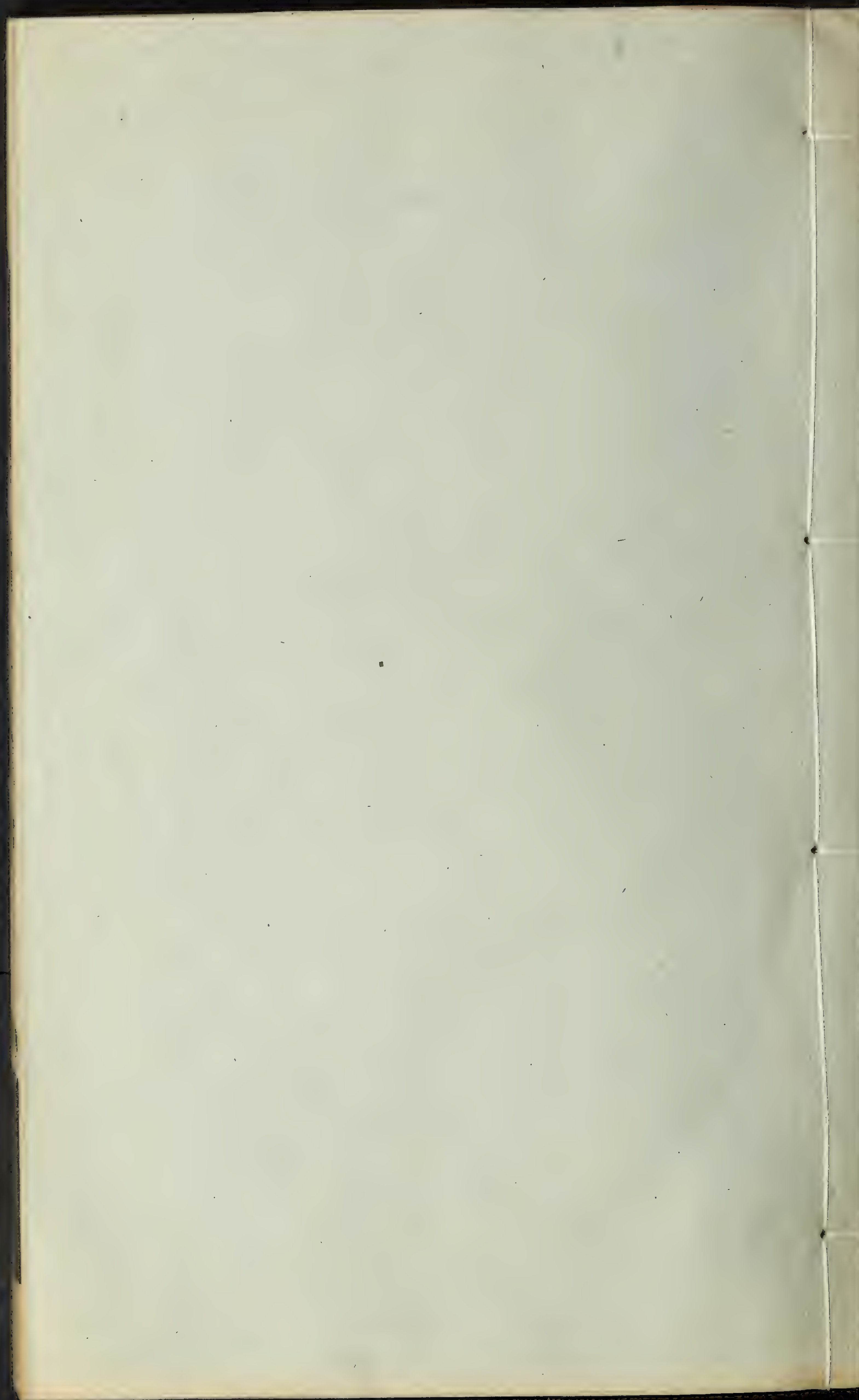
北平史悠咸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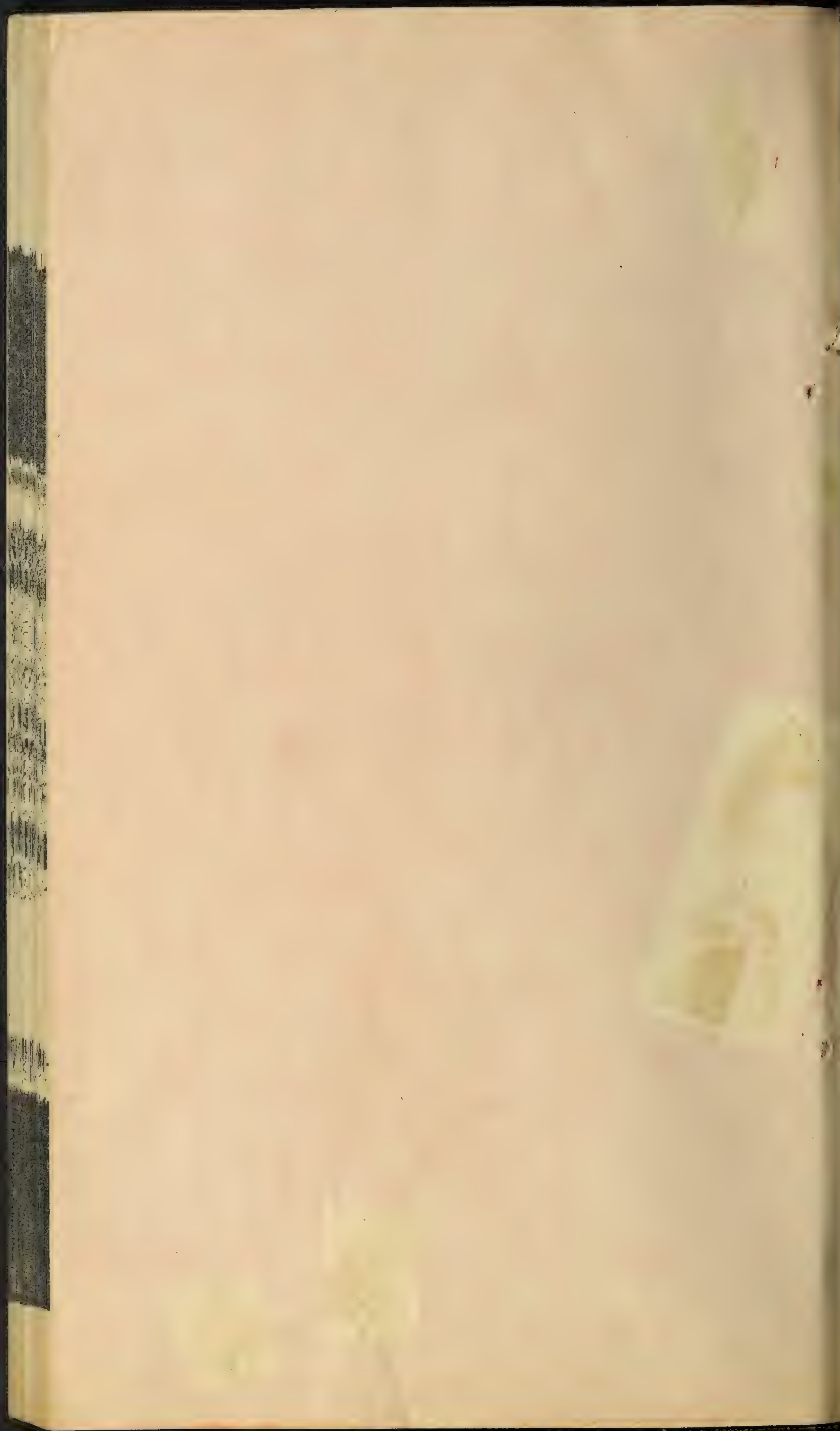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史記無張騫傳於大宛傳中詳之

必更匈奴中

史記注更經也

立其夫人爲王

夫人史記作太子

單于死

在漢元朔三年

其俗土著

卽世所謂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

出駹出莋出徙卭出僰

史記作出駹出冉出卭僰無出徙二字徙音斯李奇云蜀郡有徙

而蜀賈閉出物者

閉史記作姦

迺封騫爲博望侯

博望顏注云取其能廣博瞻望壽昌案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卽騫所封宣帝復以封王舜爲侯顏注不引地志但取美名殆疑無此地名矣

然鑿空

史記注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姑師徐廣曰卽車師姑車一音

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復更封浞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

宛中貴人怒曰

顏注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壽昌案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也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虜克貴人勇將煎靡可證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時太初元年此處當先敘李哆不然後敘功授官爲無因

詣大將軍

案此爲軍中尊稱非眞大將軍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也

壽昌案此班氏節史記語而誤者也注引鄧氏云河原出積石不出昆侖亦遷就班氏此語而云然無論昆侖載在禹貢爾雅山海經水經注班班可考即後世考西域探河源無不以此山爲主名安得云無睹也檢史記本文云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上文云其上有醴泉瑤池下文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全不敢言之蓋本紀所述之昆侖即爲當時言蓬

萊神山神怪奇方者之所託漢武求仙邪說惑聽故史公於大宛傳後發此語隱以規之今班氏節去本紀二字幾疑昆侖並無此山并非河原所出皆誤也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史記作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揚子法言重黎篇同此作火正無北字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壽昌案據史記黎當爲北正據漢書當爲火正皆不云南正後書張衡傳應問篇則重黎之爲也章懷注引國語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知稱黎爲南正彪之誤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史記注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壽昌案宏說不確司馬自序極詳豈得獨爲此說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

錯孫蘄

蘄史記作靳

蒯聵玄孫卬

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預昭預生卬

昌生毋懌

懌史記作澤

談爲太史公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壽昌又案孔融傳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謁者鄧公又云南山四晧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是則公非官稱孔融說最早尤可據觀下報任安書云嘗廁下大夫之列注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比下大夫

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

興舍史記作興合不巧史記作不朽壽昌案此兩語以韻叶之似作合與朽爲是此書恐因字近而譌

有子曰遷

史記同史通雜說篇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墨生之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韓子之守株固爲遷傳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世遂謂子長字不知所出考法言寡見篇問司馬子長有言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此前漢所述也至後漢荀紀有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後書張衡傳問閒篇子長諜之論衡尤屢見不勝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云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報任少卿書呂問注云漢書云字子長今史記及此書實無其語或古有之今本脫去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同索隱案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壽昌案史公生於景帝後

元年距鼂錯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歲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尚及事伏生生不已一百四十餘耶索隱緣泥古文必是尚書故致此誤自從劉氏說爲正又考許沖進說文表有云學孝經古文說是孝經亦稱古文矣吏郎本傳考之云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不應獨遺御受尚書一條下文詩書禮樂皆帶敘語無一專指尚書益知古文之屬尚書爲誤證也

且夫孝始於事親至此孝之大也

顏注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壽昌案說字衍

四百有餘歲

裴駰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
十一年
而遷爲太史令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
乙卯除六百石也壽昌案當元封六年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太初元年遷年四十二歲壽昌案太史公之父卒三歲而公
爲太史令至是五年是談實卒於元封元年也
上大夫胡遂曰
胡遂爲詹事秩二千石位上大夫
余聞之董生

董生之生亦先生也太史公視董相自居後學故稱先生

受命於穆清

壽昌案於字爲語助讀如本音顏音義皆舛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張晏曰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卽律書葢當時有爾何焯曰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疏壽昌案劉何兩說是也考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序兵事自黃帝顓頊以來至漢孝文而止史公作贊後始作厤書專言造厤之事史公又作厤書贊明是兩篇文字不知何時併在律書後爲一篇序目云律書第三下復以厤運厤術爲一

篇云厤書第四及於竟寍建始年則在元成朝而其後文多未周備雖是褚先生補撰非完書今宜取史記序目爲律書者分爲兩篇律書言兵厤書言厤而以褚補一書附載於後則不致後人疑誤矣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壽昌案中書令爲少卿官屬秩中二千石視太史令秩千石官爲尊雖尊寵任職究與黃門宦者同官遷云爲埽除之隸闒閤之臣是也

遷報之曰

案文選此句下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案文選作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多一獨字無字易作與文在誰字下

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顏注點汙也文選東晳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古字通集韻音店發笑文選作見笑

會東從上來

他本作會從東上來依此本爲是

得竭指意

文選六臣本指作志九本作至

涉旬月迫季冬

壽昌案文選六臣本作涉旬無月字劉屈氂傳云太子召北

軍使者任安令發北軍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後上聞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考衛青傳云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獨安不肯去顏注云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據史公書當卽征和二年事三年正月上幸雍故遷於二年季冬卽言從行也距衛青死已十六年安殆以益州刺史入爲北軍使者也漢制會冬決囚此云迫季冬任安應卽於時被誅矣似不得到旬月從文選六臣本無月字爲是

同子參乘

同子者趙談遷因避其父諱而稱之不曰趙同者嫌古有趙同恐其相混也

已求親媚於主上

文選注引毛詩卷阿篇曰藹藹多士媚於天子壽昌案此截引也原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毛詩思齊篇傳曰媚愛也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與陵同爲侍中官

足歷王庭

匈奴王之庭也

張空弮

注李奇曰空弩也顏注曰讀者逌曰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壽昌

案文選卷作拳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爲卷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奇語卽顏所引當作卷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嵒臆乘亦以師古張空卷之說爲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張自侈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軌傳戰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卽振臂一呼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卽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記謂陵帥射士五千人漢書謂陵將荊楚勇士奇材劒客而彊弩都尉路博德羞爲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況是時死傷畧盡所未死者豈皆習

弩而有空卷可張者乎竊謂國語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卷至隋書達奚長儒傳云戰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前注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塞睚眦之辭

睚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故有辭故以此塞之

遂下於理

廷尉景帝中六年曾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朝廷此稱理者從舊名也

拳拳之忠

顏注引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壽昌案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賈捐之傳竭卷卷顏注讀與拳拳同國語有捲勇齊語作卷勇後書張堪傳捲握之物郎拳握後書西羌傳恃其權勇通鑑作拳勇知惓卷權音義皆通拳也

而僕又茸以蠶室

壽昌案文選作佴之是也蘇林訓茸爲次師古注茸推也言推置之蠶室之中考爾雅佴貳也說文佴佽義同次益言陵以降而族己以爲陵言遂次於陵而以宮刑也從選作佴義

較長

其次鬄毛髮

類篇鬄剃也說文鬀與鬄同髲也

定計於鮮

注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壽昌案爾雅釋詁鮮善也

詩籧篨不鮮箋同似較文注爲詥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壽昌案摩即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循古

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磷即論語之

磨而不磷也宋先生過庭錄繫辭剛柔相摩音義摩本又作

磨末何反京云相磑切也馬云摩切也案說文無磨字應作

礦俗省作磨也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壽昌案時左氏春秋傳未顯故止言國語

然此可爲智者道

一本智作知

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注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壽昌案地志及王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

或有抵梧

壽昌案抵梧應正作牴牾牴說文觸也牾猶忤也俗多誤作牾惟嚴延年傳莫敢與牾正作牾王莽傳亡所牾意後書桓

典傳以啎宦官賞不行皆啎字俗譌也此抵梧二字借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戾太子據

他本戾太子提行另書

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

據朔皋傳朔與皋偁作皇太子生賦

從其所好

從讀曰縱

納史良娣

良娣家魯國

太子召問少傅石德注師古曰石慶子

壽昌案萬石君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坐法免民除百官表太初三年牧邱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論外戚恩澤侯表牧邱侯石慶下太初三年侯德嗣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是德從未官太子少傅亦無勸戾太子矯節發兵事且德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爲太子少傅劉屈氂傳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武帝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是獲德之景建以獲反者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皆無之此等大事班史不容有遺誤兼以年代考之亦不合此蓋別一石德非石慶之

子德也師古偶未審耳

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

案突亡言突圍出而奔亡也時助充掘蠱者三人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及贛也說格殺文後焚死贛突亡後不知所終殆被創而死矣

壺關三老茂

注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未載其姓不知如何得也壽昌案後漢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亦稱令狐茂且稱三老爲徵君也又案水經濁漳水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壽昌案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是

興爲湖三老非壺關爲王尊訟非爲戾太子也鄺氏引作一事誤矣而漢武故事又作鄭茂不作令狐則又與荀紀異

吾豈得而食諸

壽昌案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論語同史記孔子世家同今本論語無豈字又案阮氏元校勘記云皇侃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無吾字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吾惡得而食諸

營營青蠅止于藩

藩毛詩作樊壽昌案下昌邑哀王髆傳龔遂引此作至于藩不作止說文言部營小聲也從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文部棥藩也詩曰止于棥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藩論衡商蟲篇

引詩作藩後書楊震傳靑蠅點素同茲在藩陳奐毛詩傳疏云三家詩作藩

待罪建章闕下

黃圖建章宮在長安城外於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駕輦道以上下三輔舊事建章宮周回三十里又於宮門北造圓闕高二十五丈有銅鳳凰

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壽昌案注師古曰三字重出三輔黃圖云長安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成帝紀建始三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卽此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

爲石柱橋黃圖云渭橋秦始皇造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
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注在長安北跨水爲橋文選潘岳西
征賦鶩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注潘岳關中記曰秦作
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考漢
法無焚人律惟王莽燔燒陳良等始造焚如之刑蘇文助江
充掘蠱於皇后太子宮后死文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故帝特
焚之恨其非常惡卽不用常刑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

案此太子死雖由自經而前已傷於兵刃矣此當在吏圍捕
太子時事北地太守何人無姓名疑太子者下有脫漏字

皇孫二人

皇孫進尚有兩弟未傳其名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壽昌案禮記祭法曰考廟稱父曰考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然其曰皇考廟則曾祖之稱惟曲禮父曰皇考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始以皇考稱其父悼太子爲孝宣之祖其廟稱皇考是元康元年丞相魏相奏定見韋賢傳後時亦稱悼皇考葢此皇字是尊稱猶宣帝之字皇曾孫不必如禮記注之訓皇爲大也

尊戾夫人曰戾后

案太子位在諸侯王上不追尊帝則無可尊矣故止尊夫人爲后

王孫見執金吾廣義

義他本作意

章聞揚和

言表章令聞褒揚和美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

助亂之成軫亦官郎中不在此數

不疑收捕澤以聞

澤謀欲先殺青州刺史當以餅侯發其謀故得先行收捕也

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劉德傳德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徙大鴻臚丞

使人祠葭水台水

案葭水地志在廣平國南和名列葭水燕王時尙爲廣平郡屬冀州台水地志在雁門郡陰館屬并州卽治水也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

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宏羊等以謀反誅皆大臣也

髮紛紛兮寘渠

寘音闐

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

表云莽貶嘉爲公明年廢末獻符命前事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彊

書淮海惟揚州疏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此詔云其人輕心文似不足應云其人心輕揚恐是心輕兩字倒

寫又脫去一揚字也

皆爲列侯

太子霸自應襲王故不在此内

左右皆服

南監本閩本服作伏壽昌案服伏一也衞靑傳服聽史記作

伏聽與此同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八子秩視千石比中更爲第十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

食佐史也

立六十四年而誅

表作六十三年

三年薨

表作十三年

十六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年薨

表作十七年

九年薨

表作八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四年

徽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案七乘傳非極急事不輕發僅此一見

使大奴善

顏注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壽昌案大奴謂奴之年長者也五行志昌邑王多治側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足證昌邑之素縱使其奴也王尊傳云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又云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後書馬嚴傳注東觀記曰嚴年十三至雒陽大奴步護視之是漢時人奴年長者皆謂之大奴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壽昌案三百五篇是魯詩篇數詩正義曰三家三見詩序不

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王式傳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爲昌邑王師則王誦者必魯詩也龔遂爲此言疑亦傳魯詩之學至中尉王吉學韓詩而所引韓詩說亦與魯詩同義殆就王所學而導之也詳王吉傳

廉吏一人

廉察也

迾宮清中備盜賊

壽昌案此言巡迾宮垣清除中禁皆以防備盜賊也葢清有潔除之義後書儒林傳盛清道之儀注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文選東京賦清道案列注清道謂蹕止行者西京賦迾卒

淸侯武士赫怒卽此中猶內也卽上奴婢在中者之中字本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注中者天子之書也百官表中謁者令卽續志之內者令也中人注奄人也後書蔡勳傳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注中藏內藏也故奄人古謂之中涓亦取涓潔內中之義𨳩宮與淸中本對舉語注引鄧展李奇說亦是特淸中二字義未析故或疑爲不辭耳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

壽昌案同時有嚴延年字次卿者正爲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紨卽羅敷如漢樂府日出東南隅采桑女子名羅敷焦仲卿妻詩東家有好女自名秦羅敷是羅敷爲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爲字也

清狂不惠

顏注清狂如今白癡壽昌案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顏注所本也惠卽慧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皆謂慧也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

壽昌案象封有鼻不聞嗣君究象有子與無亦莫考世代綿邈典籍無徵豫章太守迎合宣帝意造此典故并云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特以擬海昏之不應紹封耳

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壽昌案今者班固時也海昏之封東漢時尚令紹襲以賀曾

即尊位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一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

合嚴助共十二人惟膠倉嚴葱奇兩人無傳壽昌案藝文志縱横家有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注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詩賦家有常侍郎莊葱奇賦十一篇注枚臯同時師古曰七略云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云族家子莊助昆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莊書作嚴避明帝諱也又縱横家有莊安一篇知嚴安亦本姓莊也

迺遣助召節發兵會稽

建元四年事

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

處之上淦

注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壽昌案耿弇之弇字有一定之音耶何可據以訂音顏引之亦陋

且越人緜力薄材

緜力字始此孟康緜音滅蓋轉音也

閩越王弟甲

顏注云甲者閩王弟之名壽昌案非也蓋史佚其名以甲乙

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類後檢顧炎武日
知錄亦謂顏注爲非云即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當淮南
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案今易經無而字

朱買臣吳人也

案上嚴助傳云會稽吳人故此不言會稽

呼飯飲之

此傳云呼飯飲之飯可以言飲也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
數石不亂酒亦可以言食也古人飲食通訓如此

白守丞

顏注謂守丞繫太守而言壽昌案守丞自一官顏說非也詳
見陳勝傳
任四千石之重
壽昌案壽王拜東郡都尉上遂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是爲
兼任之始
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壽昌案攷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公孫
宏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
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時稱光祿大夫是史臣追書也
從坐事誅
壽昌案壽王誅死後武帝頗悔恨見劉向傳案道侯韓說諫

帝語

游齊諸子閒

觀下云諸儒生又云以諸侯莫足游者益知諸子爲諸侯子游齊爲游齊王侯閒矣攷史記諸子作諸生似又非諸侯王子與師古異

諸儒生相與排儐

儐史記作擯

諸侯賓客多厭之

史記作諸公賓客

御史成諫曰

壽昌案成在漢初爲御史未傳其姓其諫高祖語惟見此及

匈奴傳中

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案僾初拜郎中秩比三百石遷謁者比六百石中郎中大夫皆比二千石中大夫於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此是元光年閒故尚存中大夫之號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

亂衆民皆可徙茂陵

亂衆下史記有之字

吾日暮

日暮下史記有途遠二字

獨孔車收葬焉

孔車沛洨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無燕郡惟此一見又案史記無徐樂嚴安專傳惟載此兩人文各一篇附入主父偃傳中班氏雖列兩傳亦止載此兩文並無生平事迹樂拜郎中後遷中大夫

名何必夏子

以夏子代禹湯此僅見下復又用禹湯二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吕故丞相史上書

壽昌案以時攷之嚴安應是故丞相田蚡之吏也蚡以元光

四年蕘書中稱南夷置亭障衞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薉州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時薛澤爲丞相蚡故已四年也又案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宜僚屬中有嚴安諸人也

和之至也

史記無和之至也以上一段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此秦時女口亦僉丁也賈捐之罷珠崖對則孝武時女子亦

乘亭障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

壽昌案南夷置亭障衞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薉州建

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荀紀載此書在元光二年通鑑在元朔元年宜從通鑑

燔其龍城

龍史記作蘢

形束壤制帶脅諸侯

帶郎形束脅郎壤制史記帶脅作旁脅

後吕安爲騎馬令

騎馬令六百石屬太僕

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

案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廠號曰鼮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見郭璞爾雅

注何承天纂文

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案此元狩改元之議

使著事者有紀焉

案此卽著紀

由是改元爲元狩

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票騎抗旌等語下齊召南謂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事在二年秋軍此時何能預言耶元朔六年衞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霍去病以票姚校尉至元狩二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二語後人所改竄班誤承用也改定

告元語下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案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太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眞史誤因之壽昌案齊與劉說所疑皆是攷荀悅漢紀述此對從昔武王以下云云以上等語皆刪去亦以年事互校多不合也終軍此對不必定在元狩元年因時元狩係追改稱尚未定軍上此對有合帝意故遂改爲元狩對中以元狩元年後事爲文中敷張揚厲之助故多滯礙也說詳武帝紀建元二年下

上奇軍對

軍時正二十三歲

九江被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

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是子僑且有

子能文也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

相魏相所奏即此趙定也雅琴龍氏九十九篇注名德梁人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

拜爲侍郎亦即此龔德龍字或傳寫偶脫也數人惟被公柳

褒無攷又案張子僑與華龍俱附見蕭望之傳龍非正士爲

宏恭石顯傾望之子僑則僅見姓名僑作蟜又見東平王傳

時以太中大夫奉璽書諭王

駗乘旦

注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顏注乘音食證反壽昌案旦即但疑即後世之但馬也宋書江夏王恭傳平乘誕馬不過二唐書儀衛志一品鹵簿有誕馬六程大昌演繁露誕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散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即但馬也

萬祥畢湊

顏注湊與臻字同壽昌案王莽傳聖瑞已湊亦同臻也莽傳又有百蠻并轃語又借轃作臻字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顏注辯語順澤不聽教命皆誅殺也劉攽曰不聽而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壽昌案劉說

是也王制有旨無簡不聽孔疏雖有旨意無誠之狀則不聽之此四誅者不以聽鄭注云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此聽字屬上言猶聽訟之聽也不知顏氏何誤至此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史記褚先生作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索洞冥記及朔別傳云朔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其他神異事不錄錄其父母姓氏

朔紿騶朱儒

顏注曰朱儒短人也壽昌案騶說文曰廏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孝惠本紀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顏注曰騶本廏之馭者百官表有騶宰屬僕射此朱儒葢又騶宰所屬若傳稱羣騶者也

朱儒

壽昌案禮記作侏儒注訓短人即顏說所本葢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啣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爲侏儒也

廣雅書局栞

迺與爲隱耳

顏注曰隱謂隱語也壽昌案藝文志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廋辭亦謂之謎說文曰謎隱語也文心雕龍曰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隱語隱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卽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井謎見鮑照集皆繼朔而起者也

歸遺細君

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史記褚先生補傳云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

壽昌案漢自文帝後武帝益爲微行下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又云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又云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異之止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翁不聽嫗醉翁以酒而縛之少年散走嫗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此事見漢武故事御覽引之未詳史通述之通鑑引入

自言鄠杜令

民自訴言於鄠杜令也

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

壽昌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決河通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出樅陽北至琅邪竝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刻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言於此

後迺私置更衣

顏注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壽昌案注以更衣爲易衣誤也蓋更衣卽行淸之地俗謂之廁亦云圊也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語可證又案本書孝武衛后傳云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是帝之易衣爲尙衣不云更衣也大約臣

庶曰廁帝奏廁爲更衣以敬至尊不敢褻言也若灌夫傳有云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其更衣方是易衣與此有別又案王莽傳下云及後閤更衣中注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壽昌謂此亦宮內廁屋也晉注誤故顏亦本之

累郎臺

郎卽廊

斥而營之

顏注曰斥卻也壽昌案史記李廣傳云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斥度也此斥字亦宜訓度

願陳泰階六符

壽昌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

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朔所陳卽陳此書也此注引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云云亦引此書而不云朔卽陳此然則朔所願陳者何言耶藝文志無黃帝字無經字與此傳同

隆慮主病困己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

壽昌案病困之困　殿監各本以病字斷句困字作因屬下句毛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作困字爲勝以因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句及隆慮卒句有根也又案外戚呂后傳云病困以

趙王祿爲上將軍云云正與此同

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

爰盎有兄子名種曾爲盎畫策卽呼盎字爲絲者也此復有

爰叔亦盎兄子亦善畫策不知卽爰種或別一人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應劭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瑠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

佯見風俗通

設戲車

壽昌案戲爲戲弄之戲顏注衞綰傳云如今之弄車之技是也可移注此處戲車設在武帝時文帝時尚未有也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卽此戲車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注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壽昌案此易緯通卦驗語也大戴禮禮察保傅兩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大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皆引之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李善注引易乾鑿度云云但於本下多一而字

好作問之

顏注故動作而問以言辭也壽昌案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注作造也言好造一說以問之也

弁嚴子爲衛尉

弁與卞同弁嚴子即卞莊子也莊字亦避明帝諱改爲嚴非當時語也

伊尹爲少府

壽昌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藏也伊尹一介不

與一介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謬

盆爲右扶風

季路爲執金吾

伯夷爲京兆

管仲爲馮翊

仲山甫爲光祿

壽昌案右扶風以下四官皆太初元年所改而公孫宏之爲

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皆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

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

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

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壽昌案寛之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薨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人多已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也

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史記褚少孫補傳云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案此足徵翃有兄弟也

并爲十二國

顏注謂魯衞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文選李善注引張晏說同即顏所本也然案鄭爲韓哀侯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故談說行焉

文選作故說得行焉

安於覆盂

案此下文選有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八字

動猶運之掌

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吾敢望常侍郎乎

文選無常字

故曰時異事異

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

文選李善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說苑尊賢篇而檢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

敏行而不敢怠也

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辟若鵖鴒

鵖鴒詩小雅作脊令左傳昭公七年引作即令爾雅釋鳥作鵖鴒

天有常度至人之言

文選李善注云皆孫卿子文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案兩語出家語

冕而前旒四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枉而直之六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同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壽昌案朔此篇託辭於吳王而云海內晏然天下大治又云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吾奉其職而來朝賀此文啟諸侯王妄念辭特失檢史乃稱文爲最善全引入傳中亦未審

八言七言上下

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壽昌效東方集末之見詩經如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不過一兩語耳以後古人集中未見此體又案朔集有騷辭名七諫七篇本傳未敘

入

戒其子以上容

壽昌案朔本集載其誡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

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

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

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而柳下

作柱下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長沙周壽昌撰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賀少爲騎士

案賀祖父昆邪以功封平曲矦於景帝中四年以罪免故賀未得嗣矦少爲騎士猶以矦家故也傳未敘及免矦一層

後八歲

武帝太初二年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

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厲國家不足稱俠也

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征和二年事計賀爲相至死獄中前後十三年壽昌案武帝朝丞相以罪誅死者五人李蔡莊青翟趙周外劉屈氂要斬妻子梟首於街市而公孫賀則族誅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壽昌案此宗室爲相之始時甫分丞相爲左右屈氂爲左丞相而其右仍闕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壽昌案此莽通應正作馬通在莽何羅未造逆以前也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

注如氏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邱常

謂惲爲君矦是則通呼列矦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壽昌案顏駁如說雖是而不盡然也攷漢舊儀云列矦爲丞相相國號君矦楊敞傳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矦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來報君矦云云是列矦爲丞相稱君矦之證惲傳惲爲平通矦遷中郎將旋以罪免矦爲庶人惲素驕貴邸常之稱爲君矦亦借尊稱以諂之非典故也如氏據漢舊儀爲說自是正論後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矦六朝更濫觴矣若惲傳所稱一時諂語顏似不得以此一言駁如說爲不通矣

車千秋本姓田氏

本田千秋也車丞相時人號之幷非本姓乃傳首作車千秋

轉以本姓田氏附敘項安世曰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壽昌案其子田順嗣侯尚爲田氏其更姓車者或其裔孫也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此麗字不可作美好訓公孫宏傳亦有此語時宏已六十餘田千秋雖不知其年而長八尺餘與宏皆不可以美麗言案麗離也離明也言其容貌俊偉光明也正韻麗亦訓光明朱雲傳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壯即麗互文也金日磾傳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嚴即壯也

又無伐閱功勞

伐閱即閥閱猶門第也正韻門在左曰閥門在右曰閱史記

功臣年表八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日閥積日日閱後書章帝紀或起明畝不繫閥閱與此同意

敬不舉君之觴

臣下上壽允之則日敬舉君之觴如兒寬是也不允則日敬不舉君之觴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五月百官公卿奉觴上壽制荅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觴萏中興後制尚如此

子順嗣矦

千秋尚有弟爲函谷關都尉一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

王莽妻卽咸女

莽自以爲田氏之後故與王氏結婚而不諱也其稱日宜春

氏者葢以侯封爲氏猶周陽侯趙兼後氏周陽也

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

　儆始以大將軍長史爲搜粟都尉

儆夫人遽從東箱

　此卽太史公之女

宣帝卽位月餘儆薨

　帝六月卽位儆八月薨

脛脛者未必全也

　脛脛卽硜硜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注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壽昌案此眞字類語助本可不注注

轉未析矣葢言眞是恆人所謂云云也李注正字猶俗言正是也

總領從官

壽昌案光祿勳爲郎官之長楊惲於神爵元年以中郎將爲諸吏光祿勳五年至是以罪免故追述云云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

其詩曰田彼南山六句

壽昌案張晏詳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壽昌竊意宣帝見而生惡者是書中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數語葢先時戴長樂告惲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帝觀此書更實其言矣不單係此詩語

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

義授經於昭帝尙爲御史大夫迨宣帝六月卽位義於九月始爲丞相光云爲人主師尙指昭帝時事

語至夜半　至萬年迺不復言

壽昌案夜半父子相語胡以泄於外而傳之史策乎咸不獨廉平不如父矣

公移敕書曰顏注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壽昌案唐時惟詔命始稱敕時有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敕案之本文則云敕書不云書敕也蓋漢時敕爲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敕韓延壽傳敕功曹議罰白孫寶傳徵爲京兆

尹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寶赦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奮傳臨終敕家丞又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無以敕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敕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敕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敕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也董逌廣川書跋云南齊時有劉敕爲始興內史是名敕者不獨漢爲然歐陽或承師古此注而攷之未審也

主守盜受所監

案即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是漢律最重而陳咸僅坐免殆所取未足十金也

聞汝南朱生

壽昌案鹽鐵論朱生作朱子伯

魯國萬生

案鹽鐵論作魯萬生無國字

齗齗焉行行焉

案鹽鐵論作誾誾焉侃侃焉

中山劉子

案鹽鐵論作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

壽昌案王孫名貴京兆人見西京雜記

窾木爲匵葛藟爲緘

壽昌案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明棺槨之制至殷始備上溯有虞而不及陶唐想所謂竅木爲匱葛藟爲緘者亦必堯始有之羣臣百姓尙未必能備也

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案此胡建呼其走卒也而稱之曰公大約漢時稱公不甚重如高帝好嫚罵者也而呼蕭何周昌爲公馮唐郎官也文帝呼之爲公鄧公校尉也景帝呼之爲公鼂錯人子也其父呼之爲公秦漢縣令皆稱公此則建之走卒建亦以公呼之知公必當時爾汝之稱非甚尊也

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光傳云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安之父也據鹽鐵

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已云胡建不得其死
則此必是年正月事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壽昌案守丞自是官名詳見陳勝傳若如顏注當云守華陰
丞嘉上封事矣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至福復上書曰
壽昌案百官表鳳死於陽朔三年八月成帝本紀鴻嘉三年
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福上書中
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之死已八九年則是
時以下云云疑有舛誤
今不循伯者之道

顏注曰伯讀曰霸壽昌案此文從王道入下又云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此伯者之伯疑作王

毋令火始庸庸

庸庸今書作炎炎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壽昌案續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自後漢以來郡縣皆祀聖人唐宋以後益盛漢成帝時因梅福復言綏和元年詔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自後歷代襲封公侯爵皆由梅福此言發之

莽曰爲惡人黨皆當禁固

案石慶陳咸等傳皆作禁錮固卽錮也後漢黨錮之禍皆自

葬此說倡之也

擢爲魯郡大尹

壽昌案漢之魯國王莽時改爲郡終漢書僅此一見東漢時

復爲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止畫室中不入

壽昌案畫室當是殿前西閤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閤上畫人

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

西閤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

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

頌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

不敢諫鼓獮多益知漢宮殿皆有圖畫也時詔帝御殿內光

比西閤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何焯曰或云畫室

即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案

何說附會無據且若爲光私室者然是與如氏注爲近臣計

畫之室同誤不如顏注爲雕畫之室尚近

獨已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壽昌案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

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唯大將軍令

壽昌案晉書禮儀志引漢儀云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

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時光無印

綬官屬而大將軍可以令行知令最尊也上云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必皆以令召之故議者皆叩頭爲此言則統丞相以下悉尊其令也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顏注屬耳近耳也壽昌案都廣韻總也後書宗室傳柱天都部注都部都總其衆也耳語辭言總取中郎所屬之人自隨耳光之初出屬目者必多何但取證於屬耳也

光祿大夫吉

吉卽下顏注之景吉也本丙吉唐避丙字諱作景

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旨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案漢世以孝爲謚不載表志得此發明後書荀爽傳曰臣聞

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又曰故
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經
長信少府臣嘉
顏注不知姓案下有侍中傅嘉或卽此人
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
壽昌案宣帝紀詔同惟本傳前云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迨征
和二年武帝始心重光謂可屬社稷至後元二年凡五年合
計之約踰三十年矣
及顯寡居與長史亂
注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壽昌竊以情事推之
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爲上官安之妻顯生子禹故光以

爲後妻光蕘後禹奉其母爲太夫人遂縱所欲也

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宣郎前太中大夫護喪事者

奪我印綬

時禹爲大司馬本無印綬也右將軍金印紫綬禹出拜右將軍至是罷其職僅領大司馬虛銜也

令人不省死

不省言不自明其何過不省死猶俗云不明白死也

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

徐仁字中孫

使樂成小家子

使字疑是吏字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也

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

宣帝微時亦居尙冠里中應與博陸居相近三輔黃圖云京

兆在尙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元始元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戸

壽昌案光後子孫族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而其

從父昆弟尙有曾孫在何也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

言皆爲帝所愛以爲弄兒也愛字不屬上日磾說

走趨臥內

壽昌案內房也臥內即天子臥房也上云坐內戸下即坐其房之戸下也

日磾兩子

日磾本三子爲弄兒時自殺其長子故此止兩子

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

壽昌攷百官表金賞爲太僕在宣帝甘露四年實即位之二十四年踰年宣帝崩是其末年也賞上書去妻當在未爲太僕以前

上召岑拜爲使主客

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郎字今淩本毛本俱添而　殿本無之葢照北宋舊本也

使待幸綠車

注李奇曰豬綠車常設以待幸也如氏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壽昌案續志云皇孫綠車注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若太子則乘王青蓋車也時武帝無孫故製綠車以待幸取嘉兆也如氏名之曰幸綠車既不成文且待字何屬也

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

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是使匈奴下原本有拜字也今各本俱脫去惟淩本有宜從之

徵爲大司徒司直

一本作大司馬　殿本從之壽昌案此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

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壽昌案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入中國受姓金氏之始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至符奚廬山

壽昌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爲鹿奚盧侯盍即其地符與鹿譯寫各異也匈奴有大山曰廬山　殿本作廬亦寫官之誤

屯緣邊九郡

壽昌案傳前言六郡緣邊自西及北此九郡自北及東也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前先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

恐怒亡所信鄉

方扶南云恐怒言恐其見怨于匈奴怒其被擊于安國也亡所信鄉言欲信匈奴而不及聯謀欲鄉漢朝而已爲所擊也下文背畔犯塞甚明師古注不得上下文原委壽昌案恐怒須仍作恐中國之怒解下亡所信鄉則依方說較顏注爲透

夜引兵上至落都

注服虔曰山名也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樂都卽洛都也後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注云湟水

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續志金城郡浩亹有雒都谷亦即此落都也

合疏捕山間虜注

疏跡亦字近而譌師古注作跡字爲勝

此虜在竟外之册

册即策此傳中凡策字俱作册

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

壽昌案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合黎水一名鮮水攷合黎出張掖之刪丹地志云西至酒泉合黎即此水也蓋鮮水即西海王莽傳羌豪獻地爲西海郡即此今謂之青海也

吕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俗用佗負佗字本此案揚子方言凡以驢馬駝駞載物者謂之負他他即佗字本書司馬相如傳騊駼槖駝顏注槖駝者言其可負槖囊而駝故以名云是唐以後借作駝不作佗矣後又出一馱字見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等書玉篇云馬負貌即此佗負之佗今皆承用馱字並不知爲佗矣

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顏注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又注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淩本無此注九字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淩稚隆謂劉說爲勝壽昌案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

作微不作敵也劉讀雖亦有意然歲數與勝微是對舉相較語究以顏讀爲勝

遣繡衣來責將軍

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壽昌案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

計度臨羌東至浩亹

壽昌案臨羌浩亹皆金城郡之屬縣也謹案　大清一統志臨羌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浩亹故城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接平番縣與西大通堡相近浩亹水一名閤門河入

湟水湟水又東合羌水逕臨羌縣故城葢皆羌戎故城也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壽昌案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始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又案馮奉世傳羌虜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是元帝永元二年事金城故隴西郡分置地界相連其郵亭壞敗又可想見

居民得並田作

壽昌案並田作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兩不相妨也顏注曰並且也非是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議臣計議之臣也張蒼稱計相後世稱議政大臣之類非專
指議郎也
五府復舉湯
攷傳先云四府者丞相御史大司馬左將軍也此云五府者
加入右將軍也攷段會宗傳五府舉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時
王商爲右將軍壽昌又案杜鄴傳鄴說王音曰成都侯商以
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蓋前後左右將軍皆
稱府皆得舉吏但四將軍不常置亦不並置故時止四府也
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
注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
壽昌案契即挈挈囊言可挈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

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囊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備顧用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

朝庭每有四夷大議

朝庭宋祁曰庭改作廷壽昌案庭廷古通用說見前

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

充國殺辛氏應卽充國傳所載辛武賢罷官恨充國上書告趙卬卬下吏自殺此時之事然未明趙家何人殺之殺辛氏何人也慶忌傳稱三子皆貴官皆有將帥材亦未聞何子殺

人殺趙氏何人並有以殺人被罪者其左遷酒泉太守以傳
與表核之應在成帝初年未久也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
壽昌案駿馬監屬太僕而攷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百
官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監字爲令丞字誤
也

樓蘭王安歸
安西域傳作嘗

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時僅爲假吏

拜爲光祿大夫

蘇武傳忠還時僅拜爲中郎或不久即遷光祿大夫也

惠事元帝三歲薨

壽昌案惠隨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隨武出使時惠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張騫李廣利屯田事本傳未載於此補出據此則屯田事似自騫與廣利創之鄭吉繼之充國尙在後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後遂稱都護府

吉薨謚曰繆侯

壽昌案鄭吉以功封而薨不應如張勃之謚爲繆也疑此繆即穆字禮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公羊傳隱二年葬宋繆公釋文左傳作穆公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韋賢傳秦繆以霸即秦穆公也

臣幸得建彊漢之節

不稱大漢而稱彊漢外域以彊爲大也

不宜敢桀

案周禮秋官注古人稱桀黠者其凶暴若桀也謚法曰賊人多殺曰桀此言不敢肆凶暴也

求谷吉等死

本書以尸爲死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謂死

者尸也與此同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壽昌案凡常也此言發屯田吏士歐烏孫從兵以伐郅支非常所見其事必不從不如矯制行之也顏注支晦

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

副王當是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

而至今無名王大人

案匈奴稱貴臣爲大人

傳戰大內註

傳戰大內疑是傳呼出戰並大內諸人一齊助戰若掃境而出也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也觀下走入大內

益可知顏註誤

天氣精明

精即睛也亦作暒說文無睛字

漢元已來

漢元言自漢建元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

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

即訊謂即時定讞也漢律雖無可攷恐無議獄而有司就所居攷問之理匡因聞即訊之詔而恐故屬湯爲訟罪得以踰冬月而緩死也

㠯所犯劇易爲罪

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稍平者欲以此爲罪之輕重也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通鑑攷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壽昌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傳誤也烏犂靡烏孫傳作安犂靡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壽昌案西域傳末振將爲大昆彌翎侯難栖所殺非病死又云漢恨不自責誅亦非恨誅不加

孫建用威重顯

壽昌案西域傳下云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又云郭舜以康平著

案罽賓事見西域傳卷上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治春秋

當是治春秋公羊家

不疑據地

壽昌案據地當是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也不疑因進戒辭故先據地以示敬東方朔傳酒酣據地皆非若今離坐而下據地也

不疑發覺收捕

因缾矦先事告知故得發覺也

廣雅書局刊本

父子并爲師傅

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無後世伯叔姪之稱傳中父子凡三見

今日飲食廢且盡

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劉氏曰廢出賣也此言所餘金賣已將盡也

宜從丈人所

顏注丈人莊嚴之稱也壽昌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卽師古說所本

久絫丁壯

女亦歸丁口算故云少婦爲丁壯

學士咸聲焉

壽昌案呂覽過理臣聞其聲注聲名也淮南脩務聲施千里注同禮記表記先王謚以尊名注名者謂聲譽也是聲與名互訓也或有易聲爲稱者似轉淺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即此聲字

自聖人推類㠯記

推類㠯記皆緯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臣自劾㠯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顏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帝欲入廟壽昌案後書蔡邕傳清廟祭祀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

故續禮儀志齋日有汚染解齋知漢律血汚即不得入廟祠也顏注未能切引

縣其安車傳子孫

顏注致仕縣車葢亦古法引韋孟詩語爲證壽昌案禮記曲禮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縣車示不用也本書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是漢制然也公羊桓五年傳仍叔之子來聘注禮七十縣輿致仕疏云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入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謂之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此縣車別一義非事實也

吕明經爲博士

當治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

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壽昌案漢相以關內侯終未受爵邑者惟平當一人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壽昌案晏爲大司徒已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以大司徒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爲莽太傅封就新公後莽分陝爲二伯以晏爲左伯莽天鳳七年三月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地皇元年七月晏死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周勃與子亞夫亦父子宰相殆以亞夫不得令終也案平晏

後降莽封公不終爲漢相何能與韋幷列亦大不如條侯之世也班不以次韋傳後甚明獨此一語殊未審齊召南云此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此或是一義

注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茅坤曰漢初王國人不得補朝官已是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即帝位故時從龍者並得蹶起高位故爲改制如此壽昌案從龍起至高位者不始於昌邑宣帝先時文帝脩代來之功中尉宋昌擢爲衞將軍封壯武侯此外張武等六人官皆至九卿也特改制由此洵如茅說耳又案李注不得在京師在字疑當作仕

已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

壽昌案成帝紀綏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哀帝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卽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爲大司空似誤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依老子嚴周之指

此作嚴周而藝文志仍作莊子恐稱嚴子則人不識也

舉茲已旃不亦寶乎

顏注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壽昌案出法言問明篇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又昔召公述職至甘棠之詩是也

揭毛詩作偈怛毛詩作怛此韓詩說也義與毛傳同韓詩外傳云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盛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云云其以周道當成周時亦同毛義吉學韓詩見儒林傳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

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樹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又攷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與此同劉向習魯詩殆兩家詩說相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後世恆言本此

躋之仁壽之域

仁壽之域胡三省曰此以仁壽竝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

折也顏注非是壽昌案胡說亦拘徐幹中論卷下夭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仁壽之域當兼此二說

文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壽昌案皋陶爲顓頊之後爲八愷之一本世族也與伊尹耕于莘野不同此特本論語選于衆兩語故爲此說也

除任子之令

哀帝即位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能爲騶氏春秋

騶氏藝文志作鄒春秋家有鄒氏傳十一卷志云鄒氏無師

吉之學又從何受耶

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駿不及梁邱賀時寶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奏免丞相匡衡

壽昌案衡爲光祿勳舉駿有專對材是衡固王駿舉主也

吕父任爲郎

吉始欲除任子之令議未得行其孫崇遂以父任爲郎卒爲

名臣

爲傅婢所毒薨國除

以爲傅婢毒斃不能正其終故除其國也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還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壽昌案前既亡金銀錦繡又所載不過囊衣何從見其鮮明後家居布衣疏食復何從怪其奢數語殊矛盾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王陽作黃金之說俗傳如此班史載之傳末應刪以爲陋而譏之

遷禹爲光祿大夫

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壽昌案百官表諫大夫比八百石此脫比字攷表注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攷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

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壽昌案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攷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其數而續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壽昌案此爲武帝第一虐民敝政幸貢公此疏自此始令民

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計當是元帝初元三年事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繇役

壽昌攷元帝本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是三年已減宮衛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省也攷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已三年傳乃云禹爲御史大夫時有此奏疑有誤當是禹爲諫大夫時

陛下過意徵臣

案過猶過不及之過意猶念也言過蒙垂念也顏注曰過猶誤也非

凡有一子年十二

是禹七十歲所生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顏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壽昌案顏音訓俱失攷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曰折中正也是訓中爲正無音注知當讀本音折中一作折衷衷中心也郎中字

皆楚人也

楚國彭城人

二人相友

兩龔同里而非一族故但稱相友

有詔爲駕

詔有司爲備車馬不乘私車下有云行道舍傳舍皆是若今
之馳驛
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
孝成綏和二年邴漢字游君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
爲中大夫見百官表
漢兄子曼容
邴曼容名丹受易學於魯伯
以魯詩教授
承其師辥廣德魯詩之傳又舍初仕楚王楚固世傳魯詩也
使者要說
壽昌案要猶挾也即要君要盟之要也使者挾莽之威勢以

說之也

龔生竟夭天年

七十九死而謂之夭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

壽昌案如鮑宣所行卽後世所謂輕騎減從也旣爲衆非復以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坐免攷景帝紀中五年五月特詔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續禮儀志云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韓延壽傳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望車楚歌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韄羅後雖延壽以上僭祓劾亦可見漢時太守行部威儀之赫奕矣張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令左轉下邳令益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案霍卽臛文選注肉羹也顏注爲豆葉貧人茹之也非是宣劾董賢貪縱何得引貧者之食耶

白虹虷日

蚈即干也正韻音干蟲侵物類篇犯也

復壞暴室

案暴室一作薄室屬少府此直毀壞官舍也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

壽昌案至司隸官是官舍也禮玉藻在官不俟屨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又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府庫朝皆有其地官與之對舉知官亦以其所處言也左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也官卽官舍王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唐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爲四科林爲德行而唐尊名不

見儒林傳殆以其被虛僞名事王莽也莽傳中書其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壽昌案欽卽前劾鮑宣者也水經渭水注云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遯跡於斯此郭欽疑卽郭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若王莽傳戊己校尉郭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靑布曰受父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三國魏志荀彧傳裴松之注云昔

莽謂姻于王氏無損淸高之操正指此事王邑在莽時爲大司空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國有豕韋

後漢地理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世系原委卽以詩爲本齊氏召南謂春秋戰國數百年中詩書竝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壽昌案張湯傳馮商謂湯爲留侯後班以太史公未載闕焉湯去留侯未久而世系已不可信況韋氏之歷夏殷周至秦漢數千百年哉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

案左傳范宣子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爲唐周成王滅之據此何能至赧王時豕韋尚存卽存范宣子何以不列及也韋孟自敘其祖而疏舛至此應劭注又實其妄皆不可解又案邦爲高祖諱而數詩中我邦邦事外邦他邦屢見不一見雖臨文不諱不應全不避忌如此本書蓋諸等列傳贊國之司直邦作國王嘉傳亡敖佚欲有國卽尚書毋敎逸欲有邦此兩處皆避高祖諱他處更不勝記檢漢人碑刻於高帝諱有避有不避者似隨筆無一定如洪氏隸辨所述石經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而樊毅碑命守斯邦劉臻碑來臻我邦之類皆不諱今攷

韋詩及各傳亦如是豈讀經皆諱而臨文竟可不諱耶

悠悠嫚秦

稱秦爲嫚秦亦僅見韋元成傳稱亂秦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壽昌案曰南顧者以高帝爲沛公始都南鄭也

旣者且陋

陋與朝叶猶詩湑人在軸駟介陶陶軸陶爲韻子之茂兮遭

我乎猫之道兮茂道爲韻也下舊與朝叶同此

吕詩敎授號稱鄒魯大儒

壽昌案自韋孟爲楚王傅作詩諷王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追

元孫賞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然未聞有書也

攷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魯詩有韋君章句矣榮去韋時未遠碑語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西晉幷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

遷大河都尉

壽昌案大河郡本濟東王國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爲郡名大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故本書地志無大河名也大河改爲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

宏懷謙不去官

顏注云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疑唐時本懷謙作懷嫌元成詩有云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則作謙爲是

五世壙僚

壙同曠賈誼新書天下壙壙一人有之注壙壙空廓貌一云空曠也本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兮師古注壙與曠同

婧彼車服黜此附庸

魏相傳子宏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與元成此事相類而元成詩乃以婧彼車服黜此附庸爲言似其削爵爲關內侯因不駕駟馬車而騎非因騎至廟下也觀鮑宣傳行部去法駕三馬爲衆所非爲司直郭欽劾免則詩語爲信

于貳其尤

尤與辭叶猶易林蔡侯兩裘久若流離萎與離叶左傳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邱姬與邱一韻本書趙王

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之與仇一韻九章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牛與之一韻也

貶黜十年之閒

據百官表攷之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爲丞相當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閒約辭也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

壽昌案漢宗廟制度祭享儀節郊祀志不詳詳於此傳

令疏遠卑賤共承祭祀

顏注共讀曰恭壽昌案顏說非也此共字當讀如本音不得如他處作恭玩文義自明

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壽昌案本禮記喪服小記語此引作祭義或元成等當日別引古禮篇名也禮記集說劉氏牧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謂此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秦蕙田曰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為據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

禮而乃斬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爲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嚳而契配周禘嚳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爲祭天以配爲配天五誤是惟劉歆之論足以正韋之失矣壽昌竊謂而立四廟照鄭注亦自可解古禮傳自高堂生五傳至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必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發之似不得謂之誤也

周之所以七廟者

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

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漢韋元成議云云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王鳴盛尚書後辨云呂覽卷十三諭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

嗣曾孫皇帝

壽昌案元帝禱高祖文武帝廟也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又檢續志補

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䛐辭云

于爾孝孫曾孫皇帝蓋倣此

故定著令

壽昌案漢制有令甲令乙之類蓋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之

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

定猶今之欽定專條也

春秋左氏傳曰

壽昌案西漢上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

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周世樟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於理未安然國語

及祭法皆言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三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壽昌案太宗稱太甲高宗稱武丁則湯稱宗亦無可立名自應照商頌稱烈祖爲當故賀循亦不能易三宗之說也

勿鬋勿伐

鬋今詩經作翦壽昌案釋文引韓詩翦作剗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亦作剗作鬋者僅此一見

故春秋外傳曰

引左氏國語見前嚴助傳此再見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壽昌案續志注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旣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劉昭曰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易或罔也自是歷代諸儒論宗廟之制多以歆說爲然朱子尤取其說何焯曰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譏矣建昭詔書乃病因不擇音也又曰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分別觀之也壽昌謂後儒論古議武帝者居多若漢世方追頌功德之不暇不獨元帝不敢

毀議卽後漢諸帝亦何忍言其非至韋元成劉歆等分屬臣子更不敢追奪其世宗之稱也卽後漢胡廣亦祇言宜載入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而已未別加訾詆謂其不宜宗也安得謂歆之非篤論乎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五

長沙周壽昌撰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

壽昌案田千秋子順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

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孝宣本始二年徵爲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兄子樂平侯山

顏注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壽昌案非誤也此蒙禹而言謂其從兄嬗之嗣子也觀下云兄子秉樞機可知

政繇冢宰

當時大將軍稱冢宰案論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周書惟
周公位冢宰古昔總政者卽爲冢宰不必如周官冢宰之稱
天官也

相遂代爲丞相

地節三年相代韋賢爲丞相

練羣臣

案禮月令簡練桀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
羣臣也

不足致意中

致意中致置也後漢書凡置皆作致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顏注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壽昌案老子上經第三十篇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章即襄章也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壽昌案此必因舉天子所服故各取以名之非其人原名此
也師古謂貢禹別一人其年代固不相及即趙堯亦必非代
周昌爲御史大夫者

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顏注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壽昌案表作甘露元年
非甘露中表又云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云不敬無大字若

大不敬豈尚能降爲關內矦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宣帝之初名病已卽以此也

豈宜襃顯

壽昌案豈猶其也禮曾子問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必不棺斂於宮中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王引之曰豈不可其不可也吳語大王豈辱裁之豈亦其也豈亦猶幾也史記黥布傳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幾豈蓋也

代魏相爲丞相

神爵三年吉爲丞相時宣帝卽位已十五年

西曹地忍之

注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壽昌案地之爲第竝無義不過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倢伃傳娥而大幸之娥即俄亦猶是也漢楊孟文頌碑惡重薺狩卽惡蟲獘獸而以狩爲獸亦

但取音同也

瑣科條其人

壽昌案韻會瑣細也仲長統詩古來繞繞委曲如瑣司馬相如傳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此言瑣者言詳細委曲科條

其人之賢否張晏訓瑣爲錄語氣不貫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已得讁讓

壽昌案御史大夫是黃霸見百官表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方扶南從能字句能音耐

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百官表丙顯於甘露四年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衞尉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淩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故同傳壽昌案六人中惟眭孟京房誅死若兩夏侯翼奉則皆壽貴傳子孫李尋亦減死徙邊郡淩氏之言不獨失攷直妄語也

眭宏字孟魯國蕃人也

顏注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尙有此姓壽昌攷魏書逸士傳眭夸趙郡高邑人其祖邁父遂俱有名知顏說爲信也

從嬴公受春秋

春秋公羊家

先師董仲舒有言

眭孟受學於嬴公嬴公受學於董仲舒嬴在昭帝時爲諫大夫孟爲符節令應得及仲舒時漢儒講家法故嬴公之師孟亦稱先師也

賜爵關內侯巳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壽昌案漢初封關內侯食

邑者多如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婁敬傳云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是名號侯卽關內侯皆可食邑也旣有邑可食何不可益戶之有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壽昌案勝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轉親信此復面稱先生下太后爲勝死素服五日皆足徵漢時待師傅之重

其取靑紫如俛拾地芥耳

顏注靑紫卿大夫之服也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靑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靑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

朱服青紫也壽昌案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是與丞相太尉皆稱上卿不必九卿稱卿也至御史大夫單稱大夫鹽鐵論可證葉之駮顏似乎過泥

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

壽昌案延壽字贛之字應作名古名字互通字卽名也觀下俱稱贛可知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贛爲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是焦譙通用也後書律厤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卽此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壽昌案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注一日六十注亦衍四字

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坤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是六十四卦之四字爲衍也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足徵宋初本原無四字　殿本從之是也

上曰唯有道者能已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壽昌案以往知來本諸易義自較以性智求三字爲切實鍇必從舊善本改正宋謂其非者謬也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序語本此

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

上令房上弟子云云言上令房上其弟子名籍也

秩八百石

壽昌案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固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攷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爲潁川太守房爲郎本六百石出試爲守未卽眞特爲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也又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尚存八百石秩也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太平御覽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言壽昌攷五行志元帝初平元年

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謝
書未可信耶

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注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
之行過也壽昌案此則時字爲今世天文家所云某時之時

至秦迺不說傷之已法

左傳昭公十八年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釋文
說音悅此顏音訓所本也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耳

壽昌又案揚雄傳甘泉因秦本营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師得漢時宮殿前後增加略備於此若上林之制度地勢廣狹則前見東方朔傳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五經六緯

劉攽駁注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爲二十八舍壽昌案劉說是矣然以二十八舍當之亦不確案史記天官書有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此所云五經也又云三能三衡者天廷也注引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此所

云六緯

翼張舒布

張晏注舒布張廣也壽昌案張旣訓張舒布亦訓張於文爲不辭攷翼二十二星張六星次於翼之前張以明爲吉猶翼以明大爲吉故云舒布不得以張屬翼言謂張非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壽昌案論語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正義云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宋先生翔鳳樸學齋札記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引詩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語爲證王念孫引廣雅釋言云易如也賢賢易色猶言好德如好色也壽昌

謂顏注與李尋所說義相合其訓義爲輕略者左傳襄十五年易淫樂之瞭注易輕也國語晉語貴貨而易土國策秦策願王之勿易也注同是顏亦本古義也

陰桀得作

壽昌案毛詩傳伯兮桀兮桀特立也此言陰本伏於陽而陽不能制之故陰得特出而得起也或曰桀訓特特與慝同音左傳昭十五年季平子曰惟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五行志劉向說曰慝謂陰爻也是桀亦可訓陰慝也古字多有以音通者如下之川爲穿落脈之爲絡脈也

皆川水漂踊

顏注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壽昌案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

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注李巡曰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唯財留神反覆覆思臣之言

劉攽云衍一覆字壽昌案此言惟裁察留神反覆思之覆案臣言漢人多此等語此覆字不必去

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

壽昌案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初置成帝四年省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為司隸此云初立又稱司隸校尉皆不合亦史臣隨筆之誤耳

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元數如甲子也

壽昌案書洪範鄭注曰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本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黎庶康寧考終厥命王鳴盛後案引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儀以行人心以安并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王氏益謂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也此書與此訓又不同未詳爲誰師之說

田終術

壽昌案翟方進傳方進師星麻於長安令田終術又見王莽傳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廣雅書局栞

平準令

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釋名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主名起居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

又敎吏爲缿筩

缿說文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集韻下遘切音候玉篇如瓶可受投書筩令密事壽昌案缿筩从缶知是瓦爲之葢一器工製如缿而形狀似筩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師古復云或缿或筩非是

尤善爲鉤距

鉤之使言距之使不測也本文解釋最明妙無庸各注紛紛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

通鑑攷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壽昌攷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相此事在七月則相爲丞相剛一月也又攷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計廣漢死當地節四年是追發傳婢事僅踰一年不得有數年也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數人去責以殺婢事

壽昌案後書龐參傳參在順帝時爲太尉其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洛陽令祝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自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旋以良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

日有數千萬人語乃原刑廣漢此事與祝良相似而各不同良見原而廣漢卒被重誅者緣麗參縱後妻虐死其前子魏相自以過笞婢出至外始死非夫人妒害且僅一婢也廣漢爲京兆尹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訊夫人使跪庭下其凶悍之氣摧辱大臣已極矣誅死何足惜哉

百姓追思

案廣漢兒子趙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辥宣傳

及翁歸爲市吏

漢内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市肆師司市皆其任也

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

壽昌案地理志河東郡屬縣二十四縣荅元始時已改除四
縣入他郡此宣帝時猶二十八縣也觀張敞傳山陽郡戶九
萬三千口五十萬地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
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蓋傳綜宣帝時地志綜元始時
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也
高至於死
高猶極也下極者同
收取人必於秋冬
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逃死也
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
顏注云校亦學也壽昌謂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

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此以諸生係於校官下彼以弟子係於下猶言學舍之諸生弟子也若以校官作職名解誤矣

賣偶車馬

偶車馬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㝢龍偶字一作寓唐以來謂爲寓車寓馬

脩治學官

學官師古注謂庠序之舍也壽昌案賈誼傳曰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故漢制凡經學詔行者謂立於學官言以所治經立之於學舍也此官字

本不誤今　殿本攷證云棻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今此本獨正作官不作宮此毛氏汲古本之可貴也又案官作官舍解不自漢書始已詳注鮑宣傳中又案董仲舒傳云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是漢學校之立官肇自仲舒實京師學校也若郡縣之立學官則始自文翁見文翁傳

遣吏醫治視

壽昌案吏醫是吏以醫服役於官中者若周禮醫師今世官醫生之類漢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此吏醫視令丞尤卑也又案張禹傳侍醫視疾師古曰侍醫者侍天子之醫則吏醫是在官之醫也視字屬醫言則此云治視

者亦令醫治而先視其疾也

卒本諸生

觀前引孝經數語知非諸生不能因不能自達於太守故代門卒之役也

延壽遂待用之

遂待用之言禮待而錄用之也

開閤延見內酒肉

當開閤思過時必減膳蔬食至是開閤始內酒肉也內當讀如納

廩犧官錢

漢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六典曰廩犧令掌薦

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

事卽有業

壽昌案孟子有業屨於牖上趙注凡所功治者曰業事物已爲而未成亦曰業吳王濞傳高祖召濞相之悔業已拜之注已然曰業又淮南憲王傳大王緖欲救世顏注曰緖業也一曰始爲端緖是業與緖互相訓也此言事已然端緖也

願得壹切

猶言大概也如注作權時也非

然敞本治春秋吕經術自輔

案敞之治春秋左氏學也故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

冬月已盡延命乎

壽昌案敞謂舜所恃冬月未盡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冬月已盡舜果得延命乎自謂五日京兆之倘有權卽以轉詰絮舜也顏注失語氣

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得便利

自得便利顏注從輕法以免也蓋敞本罪爲絮舜事賊殺不辜當從重比此坐楊惲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者輕之令自認輕罪一件得薄罰以免也

縱跡皆入王宮

縱卽蹤謂蹤跡也

太原郡清

壽昌案北堂書鈔引典錄曰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刼郡界持二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詣刼所諭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敞孫竦

竦字伯松至當陽太守事王莽封淑德侯竦從兄紹爲安衆侯劉崇相從崇起義誅莽兵敗死之實敞孫也宜附傳末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案此正月事也漢制春不行刑此即時磔殺者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磔顏謂張其尸也見景帝本紀注此既磔張其尸著樹上是已殺矣下云使吏射之

射其尸使爲菹醢也當云張弓射之穀字疑衍

從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

顏注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顧炎武亦駮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陜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攽及炎武竝疑虢地在陜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志雍虢美陽三縣竝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即在鳳翔府治帝西幸雍必過虢道理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宏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陜縣屬宏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壽昌案齊氏駮劉顧兩家說以明史氏之說非誤至

詳且確攷宏農郡置自元鼎四年陝縣自亦同時置也何氏
焯獨主劉說謂尊已轉守槐里不爲令壽昌攷本傳云遷虢
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縣事是槐里爲轉守美陽爲兼行則
仍是實任虢縣未他徙矣班史不誤顏注亦明尚何致疑之
有
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後世謂無才者爲不中用始此
太后徵史奏尊
案太后卽宣帝之倢伃公孫氏也東平王卽思王宇當元帝
時
御史大夫張譚

張譚字仲叔琅邪人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案賞浩賞也

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據後公乘興上書知爲步兵校尉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顏注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本傳下云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顏注公然而歸無所畏避下又云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壽昌案此段正文與注俱有可疑傳云郭賜自言尊未云所言何事顏乃遽定與許仲相訟何也竊意所

云白言尊卽言下許仲家殺賜兄賞公歸舍之事此句須貫至公歸舍止方合至吏不敢捕尊還上奏數語尤可疑許仲殺人吏不敢捕彊陵弱極矣何反云彊不陵弱乎郭賜兄賞被殺京兆尹不能治尙云各得其所乎下忽接寬大和平兩語作結無首尾無歸宿恐此事與奏皆有脫文此或班氏節删馮商所作傳之失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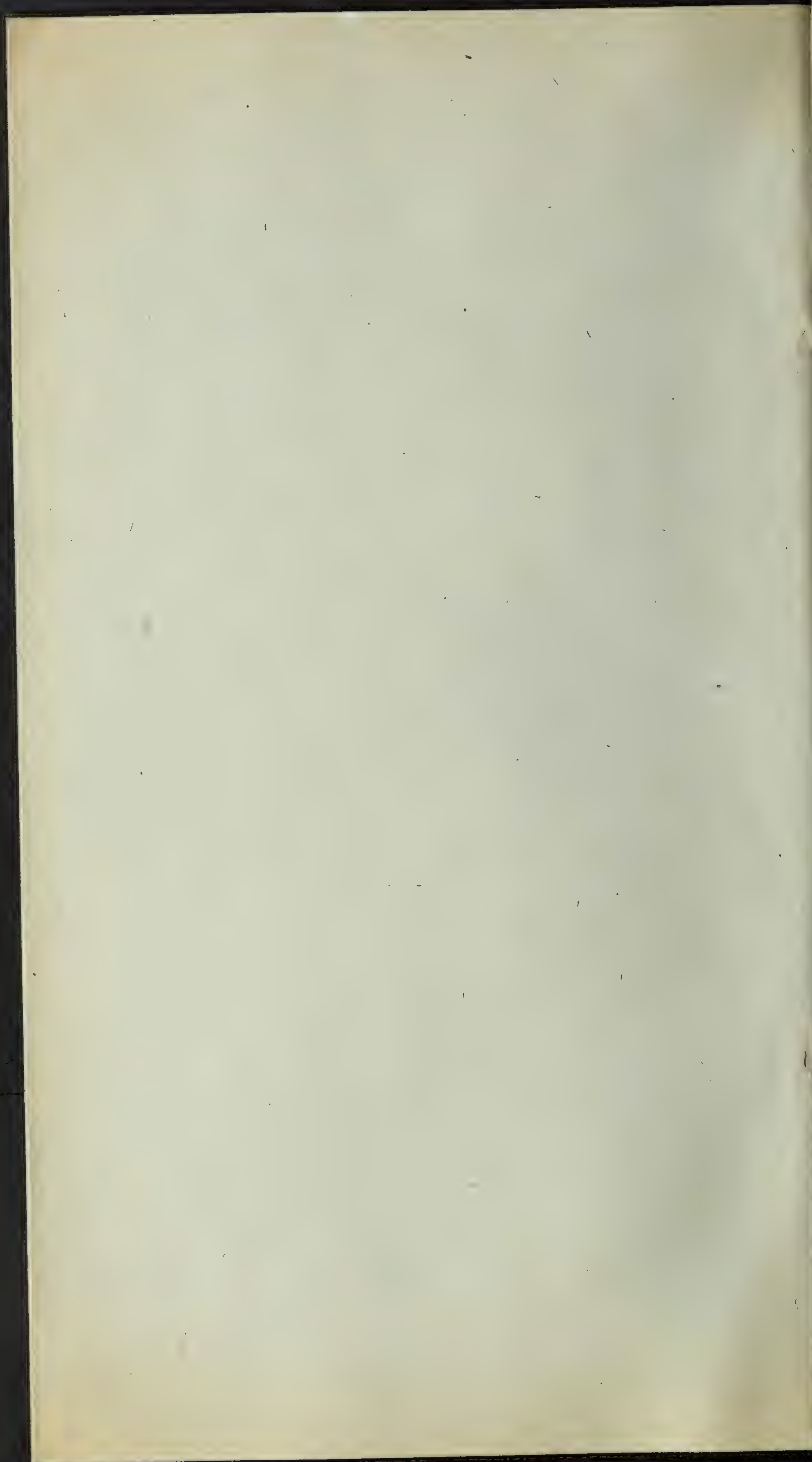
我君猶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十二歲小女子哀迫急呼死不擇音照莊子作本音訓王章女於父則君之最錯父於子則公之皆急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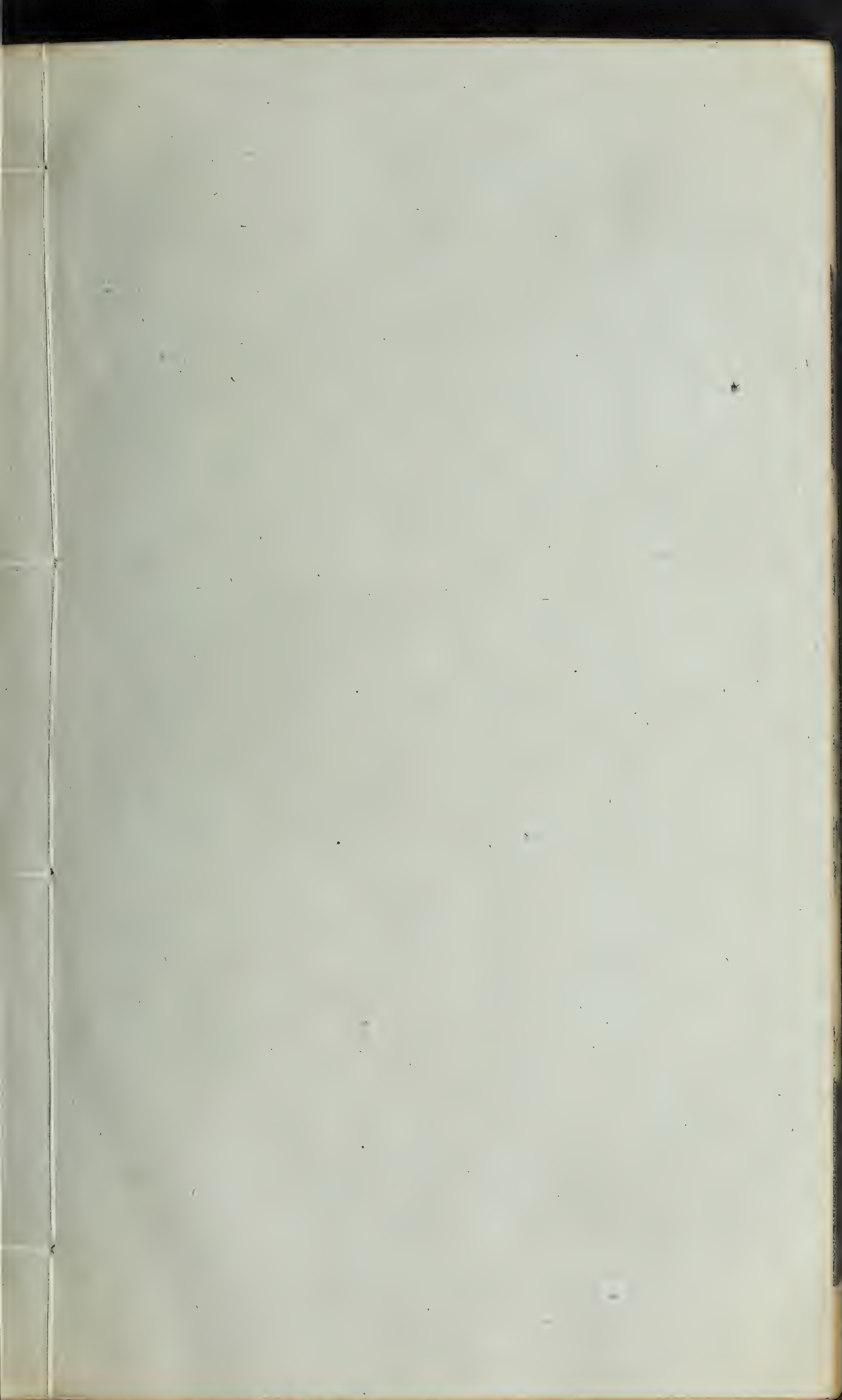
宿松羅忠濟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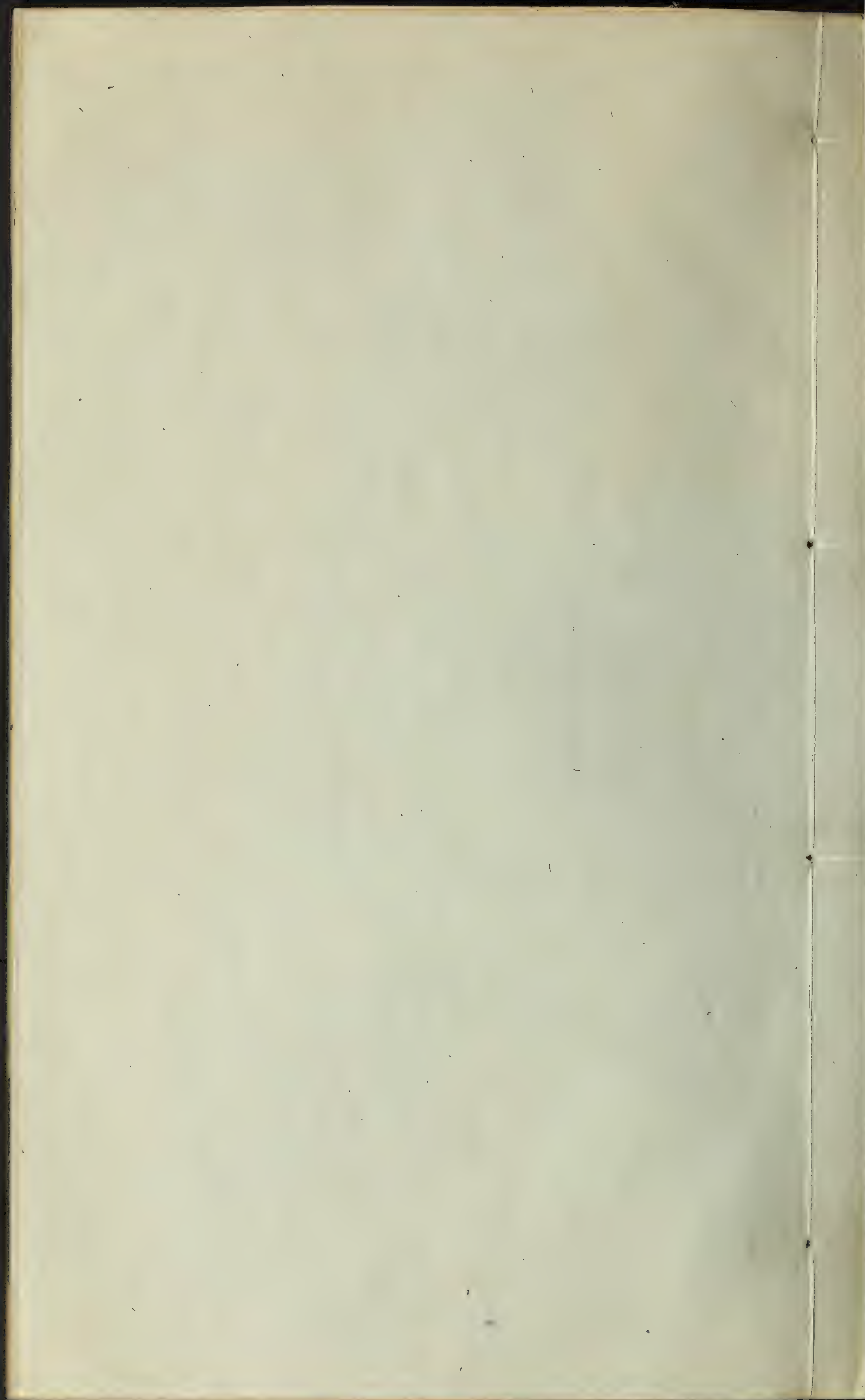
北平史悠咸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五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六

長沙周壽昌撰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遂揖官屬已下行衞者

揖則不拜謂矣官屬以下行衞者自衞尉官屬以下諸官也

出先置衞

置玉篇安置也言道天子出則安置衞中事猶言布置也

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

壽昌案漢舊儀云衞尉寺在宮内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内衞士於周廬爲區廬區廬若今之循仗屋矣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

賢

案劉向說苑至公篇有云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繼世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韓氏易不傳說苑想亦本之也

上書頌寬饒曰

劉奉世曰頌讀如上書自訟之訟是也顏注非

加豐秩光祿大夫

壽昌案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見百官表司隸校尉亦秩比二千石見續志豐見任司隸校尉與光祿大夫相等其云加秩者以光祿大夫之俸加之非加其官於司隸上也吾邱壽王傳上以壽王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詔云任四千石之

重亦猶是也但彼外任都尉太守各有職事故是兼任光祿大夫中朝官事少故豐仍專任司隸校尉也

繫掖庭祕獄

掖庭祕獄案谷永傳有云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燔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劉輔正以論趙氏詔繫此獄慘毒可想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注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壽昌案此本漢舊儀凡書中云内朝外朝及中外等皆準此說

右將軍廉褒

壽昌案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云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繒三百匹當在建始年中爲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陶王兩事卒坐淯于長王立事免爲庶人後又起用事王莽雜見莽傳子廉丹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

顏注引戰國策鳴犢鐸犨二人又引古今人表鳴犢竇犨二人案史記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犨

上迺徙繫補共工獄

百官表掖庭爲少府屬官者主之又有攷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劉輔之獄在哀帝時莽尚未改易官制此共工獄應仍曰攷工爲是

事貢公

貢禹稱貢公蕭育傳亦如此

已三公封

傅晏先爲大司馬衞將軍喜亦爲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

尚有因緣

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者用之或以爲始佛經者誤也

崇因持詔書案起

持詔書案起胡三省曰案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是胡氏直以案爲几案矣壽昌竊謂崇當帝前進諫豈敢徑持書案而起且持詔書則已又何必持案乎若然傳后徑可以大不敬罪之矣案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者皆曰案丙吉傳所云無所案驗是也又云著書起義亦曰案卽此所持詔書是也仍從師古訓爲是

皞天罔極

皞毛詩作昊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

建始四年忠以少府爲御史大夫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

豺狼當道安問狐貍張綱語本此

即度稱季而譴它事

度稱季注引李奇曰過度不治罪壽昌案過度二字當以意會之度越也越踰也度稱季言越過稱季而譴他事也蕭望之傳度行積思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亦訓度爲越也本傳上云上度立而用根即此度字

契國威器

注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取李說壽昌案晉說是也契即挈也說見溝洫志

自平輿徙平陵

顏注平陵汝南之縣也壽昌案平輿汝南之縣平陵縣屬右扶風下爲長陵令則屬左馮翊注平陵當作平輿

先是林卿殺婢壻

婢壻婢之夫壻也何謂外人與婢姦者乎如外人與姦則林卿殺之無罪且何得稱壻耶

使奴剝寺門鼓

此剝長陵令署門之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壽昌案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寺不必九卿矣

罪在弟身與君律

壽昌案律以廷尉爲平鍾元領廷尉故何並對之言君律也

陽翟輕俠趙季李款

案趙季二人竝鍾元俱不見游俠傳中

從橫郡中

師古注云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壽昌案此兩字音去聲

所未喻也

贊曰葢寬饒爲司臣

寬饒官司隸故稱曰司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召令詣太常受業

注如氏謂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敎者二千石奏上

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壽昌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壽昌案王仲翁以光祿大夫給事中故到小苑東門尚得傳呼也望之時以郎署門候正守門故仲翁謂為抱關此亦可備漢官儀之一證傳呼若後世呵導之類

兄子山領尚書

壽昌案山為霍去病孫從光言應作兄孫山為是且禹不得有兄也非班史偶疎卽轉寫之誤也攷去病傳子嬗嗣無子國除去病死不聞有庶子也光亦止有子禹並無他子山列

於雲之次疑山亦禹之子嗣去病爲孫者也

軍呂夏

言用軍以夏時也案宣帝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壽昌案百官表李彊字中君望之以少府遷右馮翊則彊守少府望之以大鴻臚遷御史大夫則彊爲大鴻臚彊蓋屢與望之接任故特議易合也

侯年富能父我邪

壽昌案因上以丞相丙吉年老重之吉即生自武帝初其爲魯獄史遷廷尉監當在武帝中年歷武昭兩朝至宣帝神爵三年爲丞相已八十餘年矣故望之云然望之時已年

踰六十也服注及劉攽劉奉世勘誤俱不合

本朝所仰

本朝猶今稱中朝也壽昌案本傳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可證

便道之官

壽昌案望之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俱在京城中云便道者詔其受印上故印後即取便路至官所不使有顧望也

書曰戎狄荒服

顏注曰逸書也壽昌案此本國語周語非逸書或書曰之書字係泛指古書言不然則書字偶誤也顏注失攷

恭顯又時傾仄見詘

壽昌案文穎謂恭顯心不自安師古謂見詘於天子皆非也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望之等四人故望之爲帝云云大與恭顯忤也

我關東人

案鄭朋會稽人時南人皆得稱關東人也

朋黨相稱舉

朋黨二字陷人始此

已鄠名賊梁子政

顏注謂名賊者自顯其名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壽昌案顧駁顏說是也但此是賊耳何得以名王比此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所指名欲

誅者也

咸字仲

咸爲張禹壻

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案漢雜事云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蓋以病不能任贊導九

賓之事此云不及卽不任異文非有別義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

藝文志兵家有孫子兵法楚兵法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農

兵法鮑子兵法雜家兵法等書又有兵春秋三篇奉世所讀

殆此類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齊召南曰昭帝應是宣帝之譌昭帝時奉世名尚未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壽昌案齊說詳確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攷惠封長離侯爲宣帝本始四年薨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得及昭帝時所云昭帝末者實宣帝末也

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

此所謂五府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壽昌案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斛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云一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止二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即上云石五錢斛八錢亦豈得以緡算耶

再三發輔

說文輔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一日輕車淮南子說林訓傾者易覆倚者易輔也注亦云擠也

必有成敗者

宋祁日南本作成敗者之患壽昌案以患字連上讀似不合

敗可患成有何患乎且下兩句意亦不接

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

顏注云別有一安國非武帝時人是也前安國已死於武帝時此則元帝時事

以秩出爲上郡太守

注如氏曰以鴻臚秩爲太守壽昌案馮野王本官大鴻臚秩中二千石太守則二千石也漢制郡大增秩者爲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也

朔方刺史蕭育

據此則育傳云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尚有朔方刺史未敘及

不分別予賜

注如氏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壽昌案杜欽引令本如此下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又云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大將軍王鳳不聽欽言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時野王以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也

數謂參物禁太甚

壽昌案物禁太甚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史李斯傳翟方進勸馮參即是此意顏不引此而別注失之

君侯已王舅見廢又而君侯盛修容貌

壽昌案楊惲傳邱常稱惲爲君侯今翟方進亦稱參爲君侯

後漢任尚稱班超爲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爲相自後郎
不侯亦稱久不遵漢儀之說矣
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
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上四八無宜胬而有屈原下引小弁之詩而以離騷之辭配
之末又引小弁詩中兩語𠷣詩昌案毛傳以小弁爲宜咎作三
家詩以爲伯奇此以離騷配小弁以屈原配伯奇則主三家
立說而小弁不作小卞則兼用毛詩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而許后以殺死
許后以產後服附子不合治法而死此直云以殺死霍后傳

亦云殺許后事頗泄葢以藥殺之也

無財幣吕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

壽昌案此多從之字斷句淩本李讀本何校本皆然趙王句

幾不可通此事何與趙王也細審當以無財幣以通顯爲句

下云之趙卽博所云北游燕趙也亦卽所云北海之瀕也王

淮陽王也使謁者持牛酒與黃金勞博者勞其之趙求賢也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顏注引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壽昌

案論語德行上無孔子曰三字葢鄭氏本合上孔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爲一章皇侃則以德行下别爲一章釋文從之顏

注殆仍從鄭舊說也又史記弟子列傳亦有孔子曰今論語

無孔字
上雖四偶語而中引五人此云四者以顏冉共為德行也
兼此四者
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宜有石字告之之字衍劉敞曰之字衍壽昌案上已有石顯此不得再有石字宋與劉以告字屬下讀故疑衍之字壽昌案告之者告於上也下方詳述房與博之罪卽所告也作兩句讀自不衍之字
葢吕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壽昌案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注考稽考也壹卽一

曰蔑之命矣夫

蔑今本論語作亡

子懷王文嗣

文表作芳

二十一年薨

表作十一年

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

壽昌案嬰非必本名或以嬰幼故呼之王莽取其與秦子嬰相同遂以名之也莽敗後平陵方望等起兵臨涇立爲天子後爲更始臣李松擊破殺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

藝文志作光祿大夫張子蟜蓋由太中大夫而遷也蟜應正作僑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爲俗儒所添也壽昌案宋景文薨於嘉祐元年蘇文忠嘉祐二年始得第年輩不相及宋安得引蘇語前人謂宋校本語多後來僞託此益可證或謂蘇校係後人附錄非宋引之則何爲宋稱名蘇轉稱字也

本朝不和

此本朝謂本國之朝與蕭望之傳本朝爲中朝者異

述修厥德

述修今詩本作聿修匡衡傳引詩仍作聿修殆當日齊魯韓各家傳寫有異爾述聿互通說已見賈山傳

太史公書

壽昌案東平王上疏既云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此王鳳對上復稱太史公以爲公是官稱則無此官謂尊之爲公亦非對上語此班史隨筆爲文偶未檢正也

立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共因幸臣董賢告之

壽昌案躬實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帝不因董賢也哀帝時寵賢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此傳從詔書也

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

成都於莽篡時貶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匡爲東平王

匡立爲東平王已在居攝元年

追尊共王爲共皇帝

殿本明監本淩本同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帝紀可證紀共字作恭

王爲信都王

王字劉攽謂應改立字然各本皆作王字似不必改上王字讀去聲王之也郎立字意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庸作已供資用

壽昌案庸作卽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記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衡乃與客作偏讀之三國志注引魏略云焦光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貲

匡鼎來

師古引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訓此鼎字最確壽昌案賈捐之傳云顯鼎貴亦猶是也況語明云匡鼎來下卽云匡說詩不云鼎說詩益知鼎之非字也

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

顏注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

文學掌故案景科卽丙科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科

遣衡歸官

遣歸官此官字亦學官之舍匡衡故爲平原文學也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顏注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壽昌案古服皮者以毛爲表毛在內卽爲反也如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古者素絲以英裘疏謂英猶飾也蓋以素絲與羔羊毛色相稱而飾之也狐裘蒙戎卽尨茸杜注亂貌毳衣如菼羔裘如膏狐裘黃黃凡皆言其毛色舉此可類推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壽昌案風俗通五霸篇有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檢此注所引應劭之說全不同且書作穆亦不作繆也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注引張晏云云壽昌案鄭氏詩譜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衡學齊詩而與毛詩說同也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顏注云云壽昌案詩譜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說亦與齊詩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顏注云商邑京師也壽昌案毛傳同後書樊準傳京師翼翼

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此引齊詩與毛詩文同與韓詩義同
而文異也

將欲度唐虞之隆

度唐虞之隆壽昌案度法也不宜作過字訓

孔子論詩以關雎始

壽昌案關雎本書杜欽傳後書明帝紀馮衍楊賜張衡等傳
引魯詩後書明帝紀馮衍傳注引韓詩皆作刺詩衡受詩學
於后蒼而引其師言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專頌后
妃之德必齊詩說也與毛詩傳說相同焦贛易林履之姤云
雎鳩淑女賢聖配偶是贛亦主齊毛兩家之說李黃集解引
齊詩云關雎周衰之詩鄭樵六經奥論引齊詩云康王政衰

之詩疑皆不確匡衡說最古自以匡說爲正

正躬嚴恪

禮嚴威儼恪嚴恪正有二義不必訓嚴爲儼也

已立基楨

壽昌案基址也楨卽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傳曰題曰楨又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注楨榦築牆所立兩木也蓋基以立其址楨以固其防取義如此

免爲庶人終於家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自匡衡始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問奉詔策問也

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朱雲請斬禹折檻正此時事

後堂理絲竹筦絃

絲竹筦絃四字王右軍蘭亭序本此或謂右軍四字爲複是未讀漢書也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又上臨候禹又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已天變

據此則車駕臨幸者數矣至於上親拜於牀下又辟左右問事漢相尊寵未有逾此者

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

案禹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退計當在七十外至此又十四年

乃薨應八十餘或且九十矣

爲論語章句獻之

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又孝經有安昌侯說一篇

念張文

念訓若倍誦猶今云讀書爲念書也今俗書作唸本詩民之方唸吚之唸借用字

孔子十四世之孫也

因光係聖人之後故詳序其世系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襄子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

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爲皀禮記作白子真箕史記作子京順史記作慎又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作武生延年及安國又長沙太傅史記作太守壽昌案名字官爵之誤或傳寫有譌惟孔安國世次此書以爲忠子爲孔武之弟史記則以爲孔武之子譌舛太甚攷太史公曾及安國門親受尚書學豈有不悉其師之祖與父而妄書者班氏生後二百年全恃簡冊傳寫不無錯系似當以史記爲正然案長沙國非郡不應有太守當從本書作太傅

吕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案左右前後將軍皆秩萬石相同此是仍任本官兼領他官之銜耳

罷歸

據朱博傳知亦免爲庶人也

援納斷斷之介

壽昌案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傳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王肅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此正用秦誓語光固治尚書學也今本作一个臣

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案罷相復起降秩拜官亦漢相中僅見者

犬馬齒臷

臷卽耋古字通山海經有臷民國釋文引韓詩胡迭而微迭作臷說文云臷大也引詩臷臷大猷走部作𧼑皆臷也古今字也

明年徙爲太師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卽指此事葢光此官亦見授也攷應劭漢官亦云太師古官漢初惟有太傅一官位在三公上也光薨後惟馬宮曾一代爲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一朝皆闕此官不拜逮後漢末董卓始一拜此官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廣雅書局栞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壽昌案此必詔使護喪之諫大夫謁者二人奏請用甲卒五百人上可其奏也觀霍光傳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是盡發其卒不計多少也此則允用五百人可卽允也王温舒傳得可事論報卽此可字

治春秋嚴氏

壽昌案眭孟受春秋於嬴公孟弟子百餘人以嚴彭祖顏安樂爲明安樂授淮陽泠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分嚴氏顏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

吕宮爲太子師

莽以宮爲太子師疑誤

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左傳文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豈宮之先以此得氏耶或即

漢之馬適氏矢適音相近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七

長沙周壽昌撰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居喪哀慽

壽昌案說文慽憂也從心戚聲書盤庚率籲眾慼注慼憂也說文有慽字無慼字

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

即下張匡對中所云頻陽耿定上書也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

宜從劉奉世作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爲一句匡對曰爲句

壽昌案匡衡傳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

傳有詔左將軍起宣與中朝者雜問皆此類師古從匡字斷句誤也

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

宜從劉敞刊誤作聖主崇孝遠別爲一句不親後庭之事爲一句其義不注自明劉攽說同師古從親字斷句誤也

卒無怵愁憂

怵愁卽書所謂怵惕惟厲也愁惕古今字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漢儀注有若盧獄主治庫兵將相大臣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顏注自託爲臣子劉奉世曰臣子當屬下句陽夏公謂如顏

讀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壽昌案古人文辭質厚少用語助漢書尤多此言天下莫不歸心於太子而願爲之臣子也故顏注能達其意齊氏召南謂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殊欠細審考宋刻本漢書內有陽夏公本各本間有引之者衍齡謹附識案即謝絳本絳陽夏人書未見

上囚納謂丹曰

謂上囚納史丹毋動搖太子之言而諭之也

丹兄嗣父爵爲侯

壽昌案恩澤侯表樂陵侯史高薨永光二年嚴侯術嗣是丹兄名術也

永始中

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

史氏凡四人矦

表載丹子邯孫獲俱嗣矦

皆親呂外屬封

劉攽曰親當作新壽昌案親卽親與喜等之親字同義若云

新封則傅喜兄弟皆新封豈但丁明也

子嗣注

壽昌案表載建國二年矦勁嗣是喜之子名勁顏注云史不

得其子名誤

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顏注三王謂邛成矦及商鳳二家也壽昌案邛成乃宣帝王

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章王成諸人此駿非王陽子章非泣牛衣者皆別一人同名者也陽平之王乃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涿郡之王乃史皇孫之妻嘉宣帝之母族王武王無故皆以宣舅封矦商則武之子也謚戾矦與謚景武矦之王商又別顏但注商鳳爲二家未析

丹之輔道副主

禮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引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

辥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百家表中尉屬有都船令丞如氏曰漢儀注都船獄令治水官也壽昌案此獄史最卑下云以大司農斗食屬方爲斗食佐史有秩下補不其丞方爲縣令不屬都船獄矣

又念十金法重

壽昌案漢律科吏贓至十金卽死罪觀馮野王傳爲左馮翊所屬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本傳池陽獄掾王立受四家錢萬六千立自殺翟義傳宛令劉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南陽太守翟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皆可證

宣爲相府

案相府非官也不得曰宣爲之應以府字屬下句言府中有辭訟也觀上守馮翊時自言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亦以府字貫首可知

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壽昌案據此則漢制應以創傷不能居位而杜欽以目偏盲仕武庫令後拜議郎許商被病殘人官光祿勳何也謹考黃霸傳霸爲揚州刺史有許丞老病聾大約病可仕創傷則不可仕也衍齡謹附識

不相敎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壽昌案丞承古字通百官表丞相掌丞天子注引應劭曰丞承也大戴禮保傅篇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也文選校獵賦丞民乎農

桑揚雄傳作承民李延年傳延年輒丞意弦歌所造詩他本作承意宋祁曰景德本作丞湻于長傳晨夜扶丞左右皆作丞不作承也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

注應劭曰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壽昌案應說非也玩辭意很是傷人但疻與痏微分輕重耳遇人見疻是使人傷見疻非受疻於人也蕭該音義引晉灼曰疻裂也說文疻毆傷也痏說文曰病也該案三倉云瘡也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痏李善注瘡痏謂瘢痕則與應說無瘢痕者異矣惟漢以疻痏歸一律故曰罪鈞言見疻之輕與痏人之稍重其罪同也若見毆與毆人同罪恐無此律也

宣坐免爲庶人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匡衡後有辥宣

因畱與主私亂

壽昌案此全無其事也敬武長公主爲宣帝女考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爲華倢仔所生其敬武之姊耶卽敬武爲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巳五十三四歲若元始中將六十主雖少寡不聞有佚行再降辥宣年已不小至暮歲而乃畱子與亂乎漢末政雖不綱而清議尙嚴矧與莽不協必遭劾治乃主薨後太后猶欲親臨其喪主之無失德益可證矣此皆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恨而畏之造此誣衊觀莽傳云窮治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故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辥況也史氏襲莽舊聞不將年事審正以辨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案治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治續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爲部屬常山

對言惶恐

慚於下欲太守存問始起故先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言主臣皆發語辭也顏注云懼新太守之威非是若誠懼則無以下云云

迺敢起職

壽昌案起職卽言起而就職也明淩氏諸本職字上有就字此是後人加之後人文所以異於漢人語助多而無須注釋

也

吕是豪強慹服

壽昌案慹說文悑也从心執聲悑一作怖莊子曰予方慹然似非人注不動貌與讋通失氣也

如律令

顏注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壽昌案顏注泥如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末云請著功令佗如律令文選載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末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漢閒憙長韓仁銘碑末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律令之簡長三尺示

最尊也

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案府中言御史府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數語凡烏字皆作鳥云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宋祁信其說謂浙本亦作鳥凡烏字當作鳥字壽昌案顏氏當日所見漢書或傳鈔偶誤宋氏取此孤證欲改古書未可信也考御史府稱烏署見唐制書烏府烏臺見白六帖唐張良器有烏臺賦云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書皆作烏益可證

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

蟜百官表作嶠壽昌案禮檀弓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通志

氏族略漢有逸人蟜慎據此則蟜之受姓亦舊矣殆卽國語

有蟜氏之後裔歟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失父孤學

壽昌案無父曰孤固也此孤學猶言獨學言無父以敎之獨

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廢學國語吳語以心孤句踐注孤

棄棄卽廢也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方進從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此博士恐卽尹更始更始本

穀梁議郎後官諫大夫長樂戶將從張禹受左氏傳胡常與

方進同學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治左氏之張禹字長子淸河人非安昌侯也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

陳慶字君卿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在方進爲丞相之次年非此時又一年遷長信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范延壽字子路安成人以北海太守爲廷尉此事當在鴻嘉二三年內以辯宣爲相延壽尙在廷尉任也

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

壽昌案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凡縣有蠻夷曰道又不滿萬戶故置長非令也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已下

壽昌案漢舊儀丞相爲外朝此劾丞相辟宣故請下中朝議也

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師古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壽昌案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似天子立而不坐據儀禮覲禮公侯見朝禮則止於再拜稽首自周末衰微遂有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事漢法近古禮亦如之續志補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諸侯王列侯起侍

中稱曰皇帝爲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贊曰謹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贊稱敬謝行禮晏見侍中常侍贊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中二千石見皇帝稱謝二千石見皇帝稱制曰可太守見皇帝稱謝晉禮儀志云漢十月朔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本書張禹傳禹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漢有叔孫通朝儀一書見通典後佚去無傳略引數條以見漢天子待丞相及百官之制

及後毋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

詩昌案方進不服後母服與群宣同而本傳前云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是恩過所生又不同於宣矣考儀禮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漢道近古士禮尤重方進素名講經豈容不知顏注引大功以上云云似未細審禮制也又案何武傳武以迎養後母恐盜阻道遂留止後免相築支猶曰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知漢世之所重矣

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

逢信字少子平陵人任宏農太守入爲京兆尹三年遷太僕至衞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

平帝時春秋左氏傳始立學官凡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爲左氏學其師則國師劉歆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曰此尙在前也○左傳毛詩立學官平帝本紀及藝文志俱未明載僅見於儒林傳贊

輔湛沒

注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湛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壽昌案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注蘇林曰斥遠也史記正義曰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言湛沒爲方進將死之占

張氏注不合此旨

萬歲之期

壽昌案顏注謂萬歲爲死期意若指方進者誤也此葢因成帝晏駕期近李尋占星有驗豫以誠方進也且豫占方進亦難保故下有爲具臣以全身難矣之言此尚未說到方進也

言大臣宜當之

爲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二月而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壽昌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爲明堂其大星爲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

內謁徑入

壽昌案內讀若納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耶

顏注云不如本勿收治壽昌案公羊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左僖公二十二年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兩言則如猶言則不如也

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

據後書桓譚傳譚爲掌樂大夫

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王莽造誣辭以誣人此其常事者雲傳雖以罪自殺猶得謚爲煬王無不孝其父事乃誣其親毒父死名曰鉅鼠並坐大逆誅死使非有東平本傳雲不重被誣千古乎壽昌所以於

薛宣傳敬武公主事不能不為之考正以主無他傳可辨也

○又案王嘉傳廷尉梁相心疑雲冤獄有節辭奏請覆治時

上以相等心存顧望欲寬雲罪詔免相為庶人雲遂死是雲

在當時之獄已不能無疑也

功封云

言其敘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

謂後母曰

宜亦有後母恐是義之生母莽誥曰義母練練或其母名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慶忌繆侯劉德之孫節侯安民之子慶忌字盈君於竟寧元

年爲宗正三年遷少府後謚釐侯此爲太常不知何時表未
見

閻妻驕扇日㠯不臧

毛詩閻作豔序云刺幽王鄭箋云當作刺厲王顏注云閻嬖
寵之族也說本魯詩故亦云爲厲王而作觀正文上云昔褒
姒用國宗周以喪下又云㠯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明指
褒閻爲二人班倢伃傳哀褒閻之爲郵班世習齊詩已同此
說正義引中候擿雒貳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以剡
對姬爲其姓與閻一音也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顏注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壽昌案師古誤此周書文侯之命

中語也君牙無此辭且君牙係古文尚書谷永時未必習古
文學
俊艾在官
今書作俊乂
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
末即今俗作抹滿即今俗作瞞
急宜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氏注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
永及此爲鳳洗前過也壽昌案章對言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是嘗字之說亦誤考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幸張
敖美人生淮南王景帝之王后先在民閒嫁金姓生一女景

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家法如此故谷永敢爲此言

君侯躬周召之德

稱王譚爲君侯時譚封平河侯未爲相也

小子爲君侯安此

書中自稱小子始此

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顏注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壽昌案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滯溺也釋文漸以廉反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惟顏訓湛作沈密漸作潛深謂字疑衍文不則而字之譌也

厥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帝與張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有張公子之諸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注玉堂嬖幸之舍也壽昌案揚雄解謿曰歷金門上玉堂

注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是玉堂非止一處也

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

樊並蘇令之亂皆永始三年事乃序於陳項之上

訞辭曰

案訞卽繇古字聲轉卽義通也顏依妖作訓恐非

厥咎亾

五行志作厥咎牡亾壽昌案此脫一牡字覾下云闗動牡飛

可證又志作京房易傳非洪範傳顏注誤引覈本傳云永於
天官京氏易最密可知
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免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
案永時已官大司農矣此卽近世因病勒休之令
昔文侯寤大雁之獻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
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
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緤北
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師古注所引與此
微異大字應作犬
扶陽侯韋育

韋育丞相元成之孫頃侯寬之子後謚僖侯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顏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壽昌案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姒也列女傳云太姒號曰文母本書元后傳稱爲新室文母後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䧄對上假哉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爲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當云繫之於孫矣似顏注未爲誤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

壽昌案後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是以不苟從令爲說與鄭此言同間訓非間也蓋漢時說此經如此論語注引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猶以間作非間解朱子集注引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則以間爲異解是又各主一義與漢經師說不同

鄭從張吉學

壽昌案吉官至都尉而做傳無其名顴其子竦幼孤則吉亦早世矣郊祀志載張敞辨汾脽寶鼎銘文藝文志云蒼頡多古文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受之故張氏

世擅古文學鄭則𣢾之外孫而吉之甥故亦能受之至其子
林著蒼頡訓纂蒼頡故等篇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辯士才辯之士也易明辯晳也注辯明析也是作才慧解不
專主能言說
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
太守有卒史無卒吏吏當作史
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已得失
壽昌案陶宗儀輟耕錄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省
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昉

於武也今各省學政蒞學官弟子每講說一書俗稱爲下學講書即此類

其兄子爲廬江長史

劉攽曰廬江長史案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壽昌案劉辨核甚確第漢自文景後官制廢置不常恐廬江此時亦設長史如邊郡也若謂字誤則何壽又云此子揚州長史不應重誤也此時刺史未改牧尙是六百石所部太守皆二千石而舉劾實由刺史長史爲太守所屬吏必見重於刺史然後郡得舉之也百官表所遺甚多非參考各傳中不得備

還沛郡太守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旣而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宏遠如是乃悉奪財以還子壽昌案此出宋桂萬榮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今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

及爲御史大夫司空

壽昌案成帝綏和元年武爲御史大夫旋詔改御史大夫爲

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傳前已敘明此不容以御史大夫司空兼說且漢制無司空官此明衍御史夫三字而大字宜加於司空上也

坐戶殿門失闌免

壽昌案此即左傳宣十二年屈蕩戶之之戶故師古引以爲證杜注戶止也師古注從之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即此戶字若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此戶者守戶之人如門者門尹閽者之類不能訓爲止也疑漢制初入爲郎多令職守門如蕭望之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與嘉正同

察廉爲南陵丞

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壽昌案南陵地理志屬京兆尹不屬宣城宋祁謂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爲郡是也

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攽曰加食邑多加字壽昌案平當拜相封關內侯未得邑封其食邑戶亦無數後其子平晏爲相封防鄉侯止一千戶則平當之戶不滿千可知也此承平當言則加字非多也

示平惡偏

言示以均平惡其偏黨也惡當音烏路切

故雖多內譏

多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此多內二字所本

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漢之笞辱大臣若此此可補刑法志所不及

月餘徙爲大司空

壽昌案百官表爲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檢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七月庚午封高樂侯百官表稱十月徙大司空從七月數至十月剛四月又云爲大司空一年免建平元年表云十月朱博爲大司空從十月數至十月恰一年是從表作四月徙爲合

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

壽昌案帝字誤加觀下云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哀帝紀云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皇均無帝字可證毛本無帝字較勝共卽恭也

郎中令給事

郎中令劉攽曰案是時無郎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壽昌案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此當哀帝時故劉氏云是時無此官然龔遂傳云至昌邑郎中令已不在武帝時後書劉昭志亦云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衞官如光祿勳恐是太初時更名未久復之耒可知百官表偶遺也

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

炔欽字幼卿齊人從許商受尙書

平帝卽位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

壽昌案功臣表高昌侯董宏於哀帝建平元年以罪免二年

復封三年死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前罪免此宏字誤宜正作武○宋本於此下引宋祁曰通鑑考異云云夫景文何得見通鑑乃引考異云云豈不可笑此作僞者太不考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八

長沙周壽昌撰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顧嘗好辭賦

壽昌案顧猶但也禮記祭統顧上先下後耳注顧但也疏但尊上者處先卑下者處下耳顏注訓顧爲反非

靈宗初諜伯僑兮

壽昌案隋經籍志有揚雄家牒卽諜也

驢騾連蹇而齊足

案驢騾字見文中始此

纍旣㛂夫傅說兮

晉灼曰艸慕也師古曰艸古攀字壽昌案　殿本作丞承宋

本之舊也相如傳已有艸字

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壽昌案雄此篇反離騷終篇作反字似責其投汨羅之不合者引仲尼以譬之雄之投閣不終已兆於此故昭明文選不取此文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文選注李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壽昌案宋祁引劉苌曰客卽楊莊也雄文卽綿竹頌也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已求繼嗣又正月從上甘泉還

還奏甘泉賦以風

壽昌案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元延元年卽書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故雄於四年正月奏甘泉賦以風賦中屛玉女而卻宓妃皆風辭也末云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則因求繼嗣而致頌也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案甘泉賦作於成帝永始四年雄卒於王莽之天鳳五年不知譚何有此謬說而李善注文選且引之也

霧集蒙合兮

霧集下選有而字

翳華芝

騶字上選有而字

厥高慶而不可虖彊度

彊選作彌

壁馬犀之瞵㻞

壁選作璧

鬼魅不能自還兮

還選作遠

左欃槍右玄冥兮

右字上選有而字

前熛闕後應門

後字上選有而字

紛蒙籠吕棍成
棍卽混字也
飀翠氣之冤延
冤選作苑
若登高妙遠肅虖臨淵
妙選作眇下有邕國二字
𤟤桂椒欝移楊
桂椒選下有而字
𦳊昳肸吕棍根兮
根選作批
皋伊之徒冠倫魁

冠倫魁選以倫魁能爲句從選爲是

晬神明與之爲賚

晬選作倅

肸蠁豐融

肸蠁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注韋昭曰肸蠁涇生蟲蚋類也大福之生如此蟲騰起矣說文蠁布也肸从十从八

月

㠯終始顓頊玄冥之統

㠯終始選作以奉終始

天與地沓

沓選作沓

校騎萬師

師選作帥

猋泣雷厲

泣選作拉

娭淵門

門選作間

及至獲夷之徒

注服虔曰獲夷能獲狄者也劉敞曰獲烏獲夷夷羿皆有力者壽昌案下卽云羿氏控弦似不能引夷羿後又重之也大約漢設有此官如射聲佽飛之類故長楊賦錫戎獲胡與獲夷同一名但變文也此不過兵卒之微故無定名亦不入百

官表

太古之觀東嶽

太選作大

承民乎農桑

承選作丞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說文拯上舉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宋祁曰李善注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漢書歲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

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云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並兩事爲一則紀失之也戴震謂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壽昌細案本賦稱明年上將云云將者未然之

辭也下云秋命右扶風李善注云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是當爲元延二年之秋爲羽獵以前事若秋亦屬明年說則上句不得有將字且可云次年或踰年不必云明年明年云者今年豫計之稱也左僖公五年三年將尋師焉又僖十六年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年明年皆豫計之辭兩將字亦明其未然也戴氏謂本紀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信然錢氏謂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直謂本紀之失此則錢氏謬也考本紀元延二年特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明言長楊在前校獵在後矣三年書三月行幸雍祠五時下未書他事若是秋有校獵事史臣何惜不濡筆一書而吝此數字乎夫君舉必書史家至要若謂下年事並

書於上年作一事斷無此體例試覆案班書全卷曾有此一失否錢氏不精繹子雲自序語信常解而不信史紀誤矣觀子雲自序云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觀焉明是秋不過令胡人獲取禽獸於射熊館一隅天子尚未大獵也至冬十月始行大獵即羽獵賦所云元冬季月也羽獵賦末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即本紀所書大校獵而胡客從也安得云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乎子雲是秋從至射熊館則賦長楊冬從觀大校獵遂賦羽獵皆元延二年事無可疑也特以胡客從之事未敘於羽獵中故此備序之也又檢羽獵賦自序首云孝成帝時羽獵是已稱成帝謚非當時所作可知大抵雄兩賦皆非一時作後追上之未

定何年考成帝一朝止有元延二年大校獵一事前後並無再舉安能永始三年卽上羽獵賦若綏和二年三月成帝晏駕元年並無幸長楊之事何得有明年之語也李善疑七略之誤爲是不得謂班氏誤也

錫戎獲胡

顏注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也文選李善注云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也胡戎一也變文耳壽昌案二説皆非也獲胡卽羽獵賦所謂獲夷之徒服虔注獲夷能獲夷狄者胡與夷一也蓋戎卽胡客之屬賜胡客於獲胡使之從獵也

木雍槍纍呂爲儲胥

注師古曰儲跱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陆皆宫館名壽昌案顏注是宋引黃説以駁顏者非也儲胥即羽獵賦所云儲積共偫也若儲胥爲宫館雖見甘泉賦然文有同字而異用者如洪崖古仙人名旁皇常用語見埤蒼亦作彷徨豈皆得謂之宫館乎況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自是常理若以爲皇居何等寒儉觀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徑百里以爲殿門是皇居何等氣象而須於木雍槍纍乎

謂之茲邪

選作客何謂茲邪

封豕其士

士選作土

所麾城擿邑

所選作過擿作摲

逮至聖文

聖文郎孝文帝下之於是聖武勃怒郎孝武帝也

遐萌爲之不安

萌選作甿

砰轒轀

砰選作碎

皆稽顙樹頌

頌選作頌

東征日域

征選作震

亦所已奉太宗之烈

宗選作尊注李善曰太尊高祖也壽昌案漢以文帝爲太宗見韋賢傳若高帝創業自應稱祖而不稱宗如湯之稱烈祖是也此宜從文選作太尊

桔隔鳴球

壽昌案書戞擊鳴球桔隔戞擊聲之轉也徐廣別求音訓

時雄方草太玄

廣雅書局栞

方草選作方草創

紆青拕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紀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又吏二千石朱兩幡

顧而作太玄五千文

選作顧默而作太玄

獨說十餘萬言

選作數十餘萬言

纖者入無倫

選作細者入無間

製以質鈇

製選作制質鈇選作鑕鑕

結以倚廬

注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壽昌竊疑揚雄此節正鋪揚漢之盛業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蓋云武功文治如此卽接云曠以歲月結以倚廬言時日之永田里之安也無因說到三年之喪居於倚廬也案倚通作畸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作畸說文畸殘田也是倚廬或卽田廬也凡一字有數訓者如廬本喪廬孟子五月居廬卽儀禮既夕記居倚廬是也而如本書中君厭承明之廬日磾小疾臥廬皆殿中直宿所止若區廬穹廬廬兒豈能一訓乎觀晉陶潛詩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卽節取此語疑晉時必有正訓不

但作喪居解也顏注引應說尤於倚廬不相屬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雀選作崖鳥選作島

或立談閒而封侯

選無閒字

或擁帚彗而先驅

選無帚字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

固選作同作同字爲是固與同因字近而譌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

今字下選有世字

激卬萬乘之主

激卬激昂也

頷頤折頞

頷選作頷

炕其氣

炕選作亢

則詩矣

詩選作性

唯其人之贍知哉

唯選作雖

夫蔺先生收功於章臺

選作藺生生卽先生也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名選作㚖

不可梶於世俗之目

梶卽混也

王莽時

莽始建國二年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

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卽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

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

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爲王音門下史語不合壽昌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此漢以前三三誤書之證故自三誤作三後人遂謂班史七十一歲卒爲不可信因將雄卒年錄之者焦竑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所謂七十一歲者牴牾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爲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薦爲待詔甘泉賦爲四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八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儒林傳第五十八

故子張居陳

子張居陳上史記有子路居衞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殺術士

術士經術之士猶別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學從此缺矣

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曰憲章六學統壹聖真述藝文志敘曰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漢存其業六學析

分皆稱六學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方聞史記作方正博聞

謹與太常臧

顏注曰臧孔臧也壽昌案文選兩都賦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元朔二年載此條並云臧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壽昌案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痍痼疾一條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職官部所引同

出入不悖所聞

師古從悖字斷句劉攽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壽昌案史記所聞下有者字則固屬上句讀矣劉說是也

而請諸能稱者

能史記作不者字下有罷字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裝史記作莊班史因明帝諱而改漢不避嫌名也

魯周霸

壽昌案霸始見郊祀志以儒生與議封禪次見蕭望之傳以議郎在軍中此傳後官至膠西內史霸明易兼治尚書學皆目易至大官

史記大官作二千石

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轉相師授也壽昌案藝文志易經類載周氏傳二篇隋唐志皆不存目益漢以後久佚矣

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顏注云碭者梁郡之縣也壽昌案梁國未為郡顏注誤傳稱同郡者以未便云同國故變文書之注當云梁國也又案寬為梁孝王距吳楚號丁將軍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

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逸事也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顏注姓毛宋祁據風俗通姓氏篇作屯莫如說甚詳辨壽昌案此與溝洫志屯氏河顏注云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之說相類宋所謂毛屯相似傳寫有誤也考館陶河決分爲屯氏河河以屯氏得名其地必有姓屯者可知然各本多作毛莫如無有作屯者則宋引應氏之說不獨顏注不取也

喜因不肯仞

顏注曰仞亦名也壽昌案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仞而有之皆惑也注仞與認通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

也仞人之事者敗注仞即認此仞字所本不必如顏訓

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

顏注云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或書字誤耳不當爲京房壽昌案京房爲魏郡太守非齊郡又未爲大中大夫且房被誅在孝元建昭二年距宣帝時已十餘年此云宣帝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似其時京房已沒不可得乃求其傳學之門人若爲元帝時之京房則當宣帝時房正少年何不召房用之而至求其門人也此爲別一京房無疑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書字誤也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

顏注云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壽昌案顏

注固然然此傳是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傳云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子中脩成太后女其子名中乃太后外孫漢書書法例多如此又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本其母弟而實其母之寵子也以母字貫下與此文法微同

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郞

據此賀至宣帝時年已老其師京房年更可知其子臨爲黃門郞亦在甘露中是宣帝時也下云傳說京房法知前稱京房非誤字也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前傳中尙有任良亦其弟子此未載此不云授梁邸賀明賀

傳別一京房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

壽昌案七錄費直周易注四卷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注云殘缺據此則有章句與傳不合豈所云殘缺即其亡耶隋志五行家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直周易筮占林五卷久亡佚而此傳未及藝文志亦無之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自言出於丁將軍

壽昌案出於丁將軍言其學所從出非謂出其門也丁將軍在景帝時高在平帝時世次不相及費高兩家易當易未立學官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與高氏遂微至晉永嘉之亂費高易學並亡

伏生濟南人也

史記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見後書伏湛傳晉書伏滔傳亦云遠祖勝也

寬授歐陽生子世

壽昌案倪寬卒於武帝太初二年寬從生受學傳其子世歷孫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從武帝末年至昭宣元三朝五十餘年由生至元孫之子已六世而地餘子政由元成哀平至王莽已五十餘年一家中夭壽不齊若此又案百官表元帝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是卽地餘表脫一地字也

授平陵平當

壽昌案當爲相已在哀帝時其師林尊事歐陽高高在宣帝朝計當相距已四十餘年

勝又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姦是也宜從　殿本明凌氏本正作蕑凡作簡者爲誤字史記淮南王傳中尉蕑忌索隱蕑姓也本書淮南傳注文穎曰忌蕑忌也皆同此蕑姓

勝傳從兄子建

壽昌案勝傳作從父子建此作從兄子考勝稱大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爲勝之從子則此傳是也

四至九卿

壽昌案許商由博士官將作大匠河隄都尉見溝洫志傳云

四至九卿此其二也其三未詳

因呂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案史記從逸書斷句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茲多史記作滋多古茲滋通左傳哀八年何故使吾水滋釋文本作茲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注朝名都尉姓後漢書注遵服說於夏侯都尉注都尉名本書無注壽昌疑都尉官名亾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可類推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

壽昌案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爲庸生名也

授王璜

案釋文本上有瑯邪二字

平陵塗惲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

壽昌案桑欽未知即著水經者否顏氏無注今無可考然案地志所引桑欽水道數說多本之禹貢則從子眞授尚書似爲近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

案求其古文者言求能爲古文者也古上又簡質但以其字爲語助耳即以求其古於文者爲訓亦通

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時約在成帝鴻嘉年間並之反在永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

申公名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

壽昌案申公赴武帝召已八十餘後病免歸又數年始卒當

九十餘歲矣

申公亦病免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他郡亦無之泰山郡有桃

鄉春秋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卽此又有桃山縣屬

泰山者則因山得名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杜注

老桃宋地尤與東平無涉惟考王子侯表桃鄉頃侯宣東平

思王子則新桃疑卽桃鄉東平或因侯表而誤也續志任城

國有桃聚劉昭注任城卽東平所分置也考釋文無新字則

爲桃鄉允信也

沛褚少孫亦來事式

壽昌案經典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史記正義張晏云褚少孫潁川人元成閒爲博士褚覬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閒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

轅固齊人也

上稱轅固生生卽先生也

下固刺彘正中其心應手而倒

壽昌案固在武帝初已九十餘此當景帝時應已八十餘矣

猶能入圍擊毬壯哉此叟

公孫子務正學已言無曲學已阿世

案曲學阿世公孫宏千古定評以因此言發之

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

王嘉傳薦儒者滿昌王莽傳潁川滿昌爲講詩郎此人東觀

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作蒲不作滿廣韻蒲字

下引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

壽昌案寬饒卒引韓氏易傳以怨謗獲罪自剄北闕下

食生爲博士

宋祁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

漢有食子公爲博士

順援泉海髮福

案髮爲希姓之最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壽昌案史記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

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西魯徐生善爲頌

頌史記作容

號曰后氏曲臺記

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壽昌案藝文志春秋

家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注若今之起居注故后倉稱記而不

云著記也

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

案孔穎達禮記正義序云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時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壽昌檢今傳中並無此數語蓺文志亦無之孔氏或別有所據也

廣川段仲

史記作殷忠徐廣注段一作瑕

步舒丞相長史

呂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

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壽昌又案鹽鐵論云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是步舒卒以罪誅此可以補史之缺

嚴彭祖

卽酷吏傳中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嫗之子也

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壽昌案顏卽顏安樂嚴卽彭祖也藝文志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獨無嚴氏而七錄載嚴彭祖春秋左氏圖十卷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亦載五卷又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

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爲之章句甚長而志不錄其書目此傳中亦無馮君名知班氏所遺不少也

雲坐爲江賊拜辱命

江賊郎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荊州故與江夏接壤也

禹授潁川堂谿惠

後漢有堂谿典熹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葢堂谿世儒族也見後書

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

宋祁引風俗通氏族篇云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壽昌案漢無冥都爲丞相者此應氏脫一史字也又案賈公彥曰冥氏作

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據此則冥都當有成書矣而此傳未及之

汝南尹更始翁君

壽昌案七錄云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穀梁章句十五卷而此傳與藝文志皆無之亦其疏也又案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殆亦傳寫脫漏之故

循吏傳第五十九

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壽昌案循吏傳文翁有傳吳公無之惟賈誼傳特書云文帝

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是爲上蔡人吳公生秦始皇初至文帝徵爲廷尉年亦老矣百官表文帝元年河南守吳公爲廷尉逾二年而廷尉爲張釋之則吳公以老卒官可知此下云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雖並文翁言之不啻爲吳公立一小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

太平御覽六百十一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蔡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張崇文歷代小志作字仲翁

張叔等十餘人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又贊云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寬西蜀又云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悟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虵莽之妖世稱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考埶文志春秋家無之葢七略未入也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壽昌案秦宓所云遣司馬相如受一經想卽此時而宓以蜀人亦未述及張寬

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壽昌案水經江水注云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出入閨閤

壽昌案閨閤說文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爾雅釋宫小閨謂之閤說文閤門旁戶

爲膠東相

成爲膠東國相當在膠東頃王之二十三四年間

武帝末已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壽昌案下又云馮翊以覇入財爲官不署右職據此則以貲爲郎不獨張釋之司馬相如爲最著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壽昌案均輸大司農屬官有令丞又水衡都尉所屬亦有均輸令丞此係均輸長應視令丞秩稍卑殆分治於河東者考百官表治粟內史水衡都尉所屬均輸有令丞無長殆表誤脫也

其㠯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

壽昌案宣帝紀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時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夏侯勝又口薦於上也惟詔云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案郡守本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則月少

二十斛矣後守京兆尹始還其二千石旋以罪廢復起又用八百石守潁川屛泥卽今俗之謂拕泥也

為潁川太守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皆懷妊長姒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爲己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姒競取之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

代邴吉爲丞相

漢孝宣時霸爲相燕代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

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不及丙魏于定國

霸以五鳳三年為丞相甘露三年卒定國始為相在霸後此總前後言

入為大司農

邑於地節四年為大司農四年卒

須魏倩而後進

倩為無知字亦似之必謂韋注為非而以倩為士之美稱似

倢虛稱人爲倩若某公某生者甚少也至謂以魏倩次蕭公爲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揚雄解難以獲人對鍾期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藺先生對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倩對公卽爲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倩等謀反亦得謂胡倩之倩爲美稱而非名乎奈何師古以汲直相擬乎

議曹王生願從

議曹王生褚先生作文學卒史

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史記褚先生作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

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武威所變化也太守曰諾視此為詳

㠯官壽卒

考百官表地節四年勃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元康四年大中大夫馮奉世為之計遂任此官五年年約在八十外矣

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後漢書劉昭志曰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同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蔡之戶雖不滿萬視穀陽為多也

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

提閼提卽隄也刑法志提封一作隄封可證集韻隄通作提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九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

長沙周壽昌撰

酷吏傳第六十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媮史記作愉愉暢也舒也師古訓作苟且於詞意全隔葢讀媮爲偷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壽昌案酷吏首侯封而無傳惟以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八字括之葢封之酷皆以媚呂后也故呂氏敗而封亦夷其家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

河東大陽人壽昌案史記作楊人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鎭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陜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賈姬在厠

厠謂岸之高者（按：此行讀作）厠謂倚高岸夾水曰厠劉向傳北臨厠注服虔曰厠側近水此厠字與奏厠之厠不同

而都禁吏弗與

臨江閔王榮被徵入朝江陵父老見其車軸折流涕竊言亦足徵王之賢矣而都簿責訊王致王自殺可謂酷吏之尤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

偶人史記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壽昌案今各漢書本俱作偶無作寓者師古注偶對也足知索隱所見古本卽顏監亦未見也

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

束溼史記作束溼薪壽昌案白帖卷十六引史記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多時人語曰四字

而成刑極

刑極卽言被髡鉗也英布傳當刑而王亦以髡鉗故謂之刑

周陽由

史記於周陽由提行別爲傳

由吕宗家

宗家史記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

未嘗敢均茵馮

史記作未嘗敢均茵伏宋祁曰茵亦作鞇霍光傳作絪壽昌案詩文茵暢轂霍光傳加畫繡絪馮急就篇鞇靴鞋韉鞍鑣鍚蓋茵蔫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用絲或用革爲之故字又從絲從革也馮卽伏左傳馮軾而觀續志文虎伏軾皆一義也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顏注曰勝屠姓也瞿鴻禨曰史記索隱引風俗通曰勝屠卽申徒壽昌案卽申屠勝申音近轉寫易譌下一字本作屠無

庸易作徒也

盡自此始

盡史記作蓋

禹爲人廉裾

師古訓裾爲傲案裾無傲義蓋裾倨字近而譌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亦訓傲倨字脫去一半顏訓未析又元后傳初謂倨不肯事鳳顏注倨慢也卽此裾字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報謝報其言而謝絕之不行所請也

詩亂

猶今俗言昏瞶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誖又嚴延年傳

丞義年老頗悖可證悖卽詩亦作勃

呂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縱以太后恩得官郎治太后外孫亟不少顧特示其武健無所瞻徇也

直指始出矣

直始食貨志謂其人爲夏蘭

閻奉呂惡用矣

閻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擊賣請益酷而不廉者也

稍遷至廣平都尉

壽昌案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溫舒以河

內太守遷中尉在元狩四年見百官表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

郡中豪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壽昌案豪即其郡人之桀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曰雁門馬邑豪聶壹即此類

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師古注云豪桀而性果敢幾者以敢字屬上讀致不可通

追求

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

置伯落長

壽昌案卽後漢書劉昭志所云里魁之類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伯

即百字落邨落也長即魁也若伯亦爲長帥之稱則與下長字複其名不通矣史記作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

溫舒擊東越還

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溫舒請覆中尉

溫舒以元鼎四年爲中尉二年免元封二年以故中尉爲少府三年徙爲右內史二年免六年以右輔都尉行中尉事二年族誅

遷關都尉

史記作關中都尉

妻亾去歸葬

史記作尸亾去注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言𠯁案史記作尸亾去言其家匿其尸無可迹若亾

去也如徐說則異事必無此理此云妻亾去歸葬乾得事實

已敢擊行

擊史記作摯

還免爲庶人

據朝鮮傳是以罪當誅贖爲庶人也

咸宣

咸史記作減

徵爲廏丞

廏丞史記作大廏丞太僕屬官有大廏五丞

及丞

史記作及中丞

中廢爲右扶風

壽昌考百官表元封元年咸宣爲左內史六年免太初元年

故左內史咸宣爲右扶風是中廢不過數月也

而杜周任用

壽昌考杜周傳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又云周中廢爲執金

吾考百官表咸宣於太初元年爲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是

當太初四年表又云天漢二年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是咸

宣死時杜周亦中廢也傳特忽著此語明武帝任用武健刻酷

之吏宣死而復專用周也然杜周爲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

在咸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

南陽有梅免百政

百史記作白

楚有段中杜少

段史記作殷

有堅盧范主之屬

主史記作生

乘駟馬車至圉

顏注曰陳留圉縣壽昌案圉在漢屬淮陽見地志後漢始屬陳留觀田廣明時爲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

圉使小史侍之

壽昌案闉下當有合字或守尉字但云闉使究何人使之也

初四人俱拜於前

壽昌案魏不害江德蘇明止三人云四人者一竊言之小吏封遺鄉者佚其名也以封關內侯而食遺鄉故亦不載表中而蒲侯蘇昌表云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似非因此役而封即當塗侯魏不害表云以圉守尉捕反者淮陽胡倩侯此傳則以收捕公孫勇之功亦微不合案捕倩在陳留捕勇在圉雖一事而兩地也

誅鉏豪彊

壽昌案延年入酷吏傳但云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耳至沒入焦氏賈氏炭葦諸物並詐增僦直等事似貪而非酷也其

他酷事并無傳

封陽成侯

陽成紀作陽城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案何哉猶云何如

於是復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

壽昌案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罪人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不能言不堪任其職也猶言不材也

莫敢與牾

牾本作啎字非也惟汲古本正作啎王莽傳以所啎意亦正

作牾字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壽昌案荀子勸學篇云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過也

出身不顧

言其出身之貴賤高下皆不顧慮也

二周餘孽

孽卽傲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

賀爲少府在神爵三年

因數責延年

數其罪而責之也

尹賞字子心

壽昌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卽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卽指賞言宙殆賞之同族後人也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辥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

賞本粟邑令左馮翊辥宣奏其才與頻陽令辥恭換縣若今奏知縣對調也

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

壽昌案此必紅陽侯王立也王氏五侯以河平二年同日受封氣勢張甚上所云貴戚驕恣也若僅爲紅陽豪族何必加

貴戚兩字且後亦不聞捕而治之也顏注前引各說非是當
以其後一說爲斷

致合辟爲郭
致置也合辟顏注曰甗瓺是也後加瓦書作瓬甓即此

無市籍商販作務
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

而鮮衣凶服
顏注凶服危險之服壽昌案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葢言凶
徒作亂之服如絳幘黃巾不遵法制之類皆是下云被鎧扞
持刀兵方爲危險也

捕格江賊

荆州刺史東門雲至爲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

貨殖傳第六十一

圂奪其人者爲雄桀

壽昌案圂顏注本爾雅釋詁作禁守非也當如劉敞曰圂讀如禦人於國門外之禦詩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管子輕重篇守圉之國注圉與禦同

適齊爲鴟夷子皮

案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葢范蠡也韓子卽韓非子據此已在霸越之後

之陶爲朱公

括地志云陶卽陶山也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

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故善治產者

史記作治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發貯史記作廢著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而顏淵句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李克務盡地力

史記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也

用鹽鹽起

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盬盬謂出水直用不

練也一說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

烏氏嬴

嬴史記作倮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史記注徐廣曰涪陵出丹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

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若千畝卮茜

卮茜案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案茜草名紅藍今俗呼

紅花可染紅卮子俗寫作梔子可染黃徐廣云卮爲鮮支一

作煙支然據孟注爲卮子則非煙支也爲煙支者是茜

木器桼者千枚

木器桼者史記作木器髤者髤音休

荅布皮革千石

荅史記作搨

蜀卓氏之先

卓徐廣曰一作淖案此應卽卓王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時

尙有僮客八百人

富至童八百人

八百人史記作千人

賈魋結民

魋結史記作椎髻

其人彊力石氏訾言亥如苴

其人彊力謂羅裒當如師古訓訾言亥如苴仍當如孟康訓也

有游閒公子之名

史記作游閒公子之賜與名蓋孔氏公子之名猶卓氏之號王孫也

魯人俗儉嗇

魯人史記作曹邴氏曹縣屬魯

而丙氏尤甚

丙史記作邴

故曰盛爵無刀

案此當時諺語未必如孟氏之委曲文致且如孟說何由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盍盍爲也無無若也

言與爲爵之貴無若刁之饒也

富家相矜已久賈

言相矜其能以久賈於外不歸家爲善故過其邑不入家門也

然不能得其利

壽昌案即食貨志所謂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也

其先爲督道倉吏

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致富

也壽昌案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

善富者數世

善富壽昌案猶衞公子荆善居室之類

然任公家約

家約壽昌案猶俗言家誡也約卽如王褒僮約之類

唯毋鹽氏

毋史記作無葢以地爲氏也

田牆

牆史記作嗇

安陵杜氏

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葢謂安陵之杜氏與杜之杜氏爲有兩

杜也

故秦楊㠯田農而甲一州

楊史記作陽

翁伯㠯販脂而傾縣邑

翁史記作雍

張氏㠯賣醬而隃侈

醬史記作漿

質氏㠯灑削而鼎食

質史記作郅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稽發史記作桓發史記作曲叔掘冢桓發博戲雍樂成行賈

此書未分敘

游俠傳第六十二

飲其德

壽昌案飲猶食也朱買臣傳呼飯飲之飲卽食也飲其德猶食其惠也不伐其能飲其德不字貫下句讀言不伐其能不食其惠也旣不自矜亦不望報也師古訓飲爲沒則與上不字截斷矣莊子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又飲君心於江湖此飲字可通詁也又案飲史記作歆說文歆神食氣也周語王歆太牢班賞之注歆饗也皆食報之意而飲字尤顯

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

顏從東將斷句注云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壽昌案文明云

乘傳車東行將至河南得劇孟也義甚顯顏讀頗誤

陳周虞

虞史記作庸

陝寒孺

寒史記作韓徐廣曰陝疑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

字翁伯

休乃鑄錢掘冢

休史記作剽攻不休

窘極常得脫若遇赦

壽昌案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左襄十一年

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莫能以玉帛綏晉注若皆訓或也

遂去其賊

顏注除去其罪也壽昌案去縱之使去也解爲俠非讞獄吏

何云除去其罪乎

請得解客舍養之

舍養之養諸其舍也舍卽館舍賓舍之類

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大將軍衞青素謹畏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與郭

解兩人倘有咸宣亦因青言上徵爲廄丞

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

史記作楊季主子主徒解此作扁諸公送者事微異

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壽昌案所犯爲爲作也言所犯法作過之事呂覽貴生篇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又與其所以爲後書邑情厭事爲皆是

史記無而字

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壽昌案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父梵爲蜀郡太守是解之曾孫伋則其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俠義而藏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也

西河郭翁中

史記作公仲

太原魯翁孺

史記作鹵翁孺

東陽陳君孺

史記陳作田

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萬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年益尊以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年此云河平中誤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當即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滑翦張禁酒趙放東市賈萬也萬章在西故稱城西萬章翦與箭字近而譌

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廣雅書局栞

顏從貸字斷句注云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壽昌案顏誤句也此云護卽擁護也護因出使求上先人冢會宗族故人各與其東帛一日散百金護貧特假貸以給之讀下文義自明顯

將軍至尊

案以至尊稱人臣此僅見

稱賤子上壽

賤子稱始此

可以償博進矣

荀悅漢紀引此詔作博負此作博進誤進爲史皇孫名詔書宜諱之也

主皆藏去以爲榮

　去卽弃說見前

衣冠懷之

　懷想也猶想望風采顏訓滯

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劉攽謂丹字衍言爲大司徒史選谷口令壽昌案史丹以左

將軍卒於成帝永始中未拜大司徒且原涉是哀帝朝事世

次不相及則劉說爲審也

分付諸客

　分付二字始此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顏注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百壽昌案王游公雖與祁大伯同母而游公之父則姓王也故上但曰無驚祁夫人明不寬王游公之父宜仍從顏注

祁大伯王游公杜君敖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子少游

壽昌案時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內書曲叔稽發而又書雍樂成又似名與字雜書

佞幸傳第六十三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尻史記作裻裻音篤衫襦之橫者

吕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目史記同　殿本明監本作自此作目淩氏本同義亦佳顏注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則似本作目字也敘傳云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即此類

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

案此文帝已微行不自武帝始也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已十數

顏注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史記鉅作巨正義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壽昌案此勝顏氏每賜之說

鄧氏錢布天下

鄧氏錢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顏從遂字斷句注云遂成也成其罪狀壽昌案文明云下吏驗問頗有猶有狀也卽上文所言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也遂字屬下讀語意明豁頗有遂三字殊不辭

北宮伯子

北宮師古謂爲姓史記正義云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天子車駕趣通未行

通史記作道

自有傳

顏注云在韓信傳未察當作韓王信

給事狗監中

狗監中史記無監字正義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也

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丞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壽昌案史記無司馬相如等語時相如死已久矣此云令取
司馬相如等當日所作之詩頌非相如等及時作之也延年
輒丞意丞上令之之意也丞即承古字通說見前史記作絃
次初詩正云絃次當初之詩也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
史記作久之寖與中人亂此作其弟季與中人亂爲是延年
已被腐刑何能亂也
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佁字壽昌案宋說非也佁書當時僅
主天子書籍非權要惟中書謁者屬少府有令丞諸僕射中

黃門皆屬之建始中且爲置尚書員五人可見

元帝卽位數年恭死

壽昌案宏恭病死在初元二年見荀紀是帝卽位初非數年

也恭用事在宣帝末後惟石顯顓政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

權事之事明監本淩本作專　殿本從之壽昌案作專則當

以擅權專柄爲句而在掌握三字爲贅文矣似不如從汲古

舊本爲是又考本書顓權顓政皆作顓無作專者

爲龍頟思侯夫人

壽昌案龍頟思侯韓寶也時龍頟久廢後以功封案道各傳

尙從其初封稱龍頟

任賢爲太子舍人

案董賢父恭爲御史秩千石得任其子爲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衞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後書公孫述傳注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伯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與此同

問及其父爲雲中候

雲中候候屬中尉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各門有門候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則其秩甚卑也壽昌案以左右式道候例之秩六百石賢父恭殆以御史任內左降爲候也

爲駙馬都尉侍中

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其恩愛至此

恩愛兩字本此

又詔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

壽昌案漢制昭儀位次皇后甚尊貴賢女弟既拜昭儀又立椒風舍以配椒房迺外戚傳內無傳又未於賢傳內附詳其立廢生卒始末

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

壽昌案說文弟束韋之次弟也釋名弟第也相次第而上也

亦借作等第之第上弟猶言上等也

反痛恨雲等

壽昌案恨說文怨也荀子成相篇不知戒後必有恨注恨悔也此言爲雲怨悔也猶痛惜之也

以問譯

壽昌案百官表有譯官屬典客此是也顏注傳語之人也未晰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壽昌案家人子蕭咸謂其女也顏注云咸自謂非是

上有酒所

壽昌案所猶如許也張晏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

也疏廣傳問金餘尚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

天子亾戲言

案閩亦引古語也

賢與妻皆自殺

自殺據贊語賢係縊死案王莽傳云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正自殺之證

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案賢自殺於其第莽令發其棺移至獄中驗之也顏注謂發冢取其棺柩非也賢方死未葬安能有冢此直開發其棺耳

至尊無㠯加

至尊壽昌案此至尊對上而言足知樓護傳中以至尊稱衛

將軍王商之爲僭也

鄉其弟哭

案弟即第古字通也他本俱改作第王莽傳下賜弟一區亦作弟不作第

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壽昌案上云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此賢吏朱詡又自獄中將賢用棺衣改葬之也

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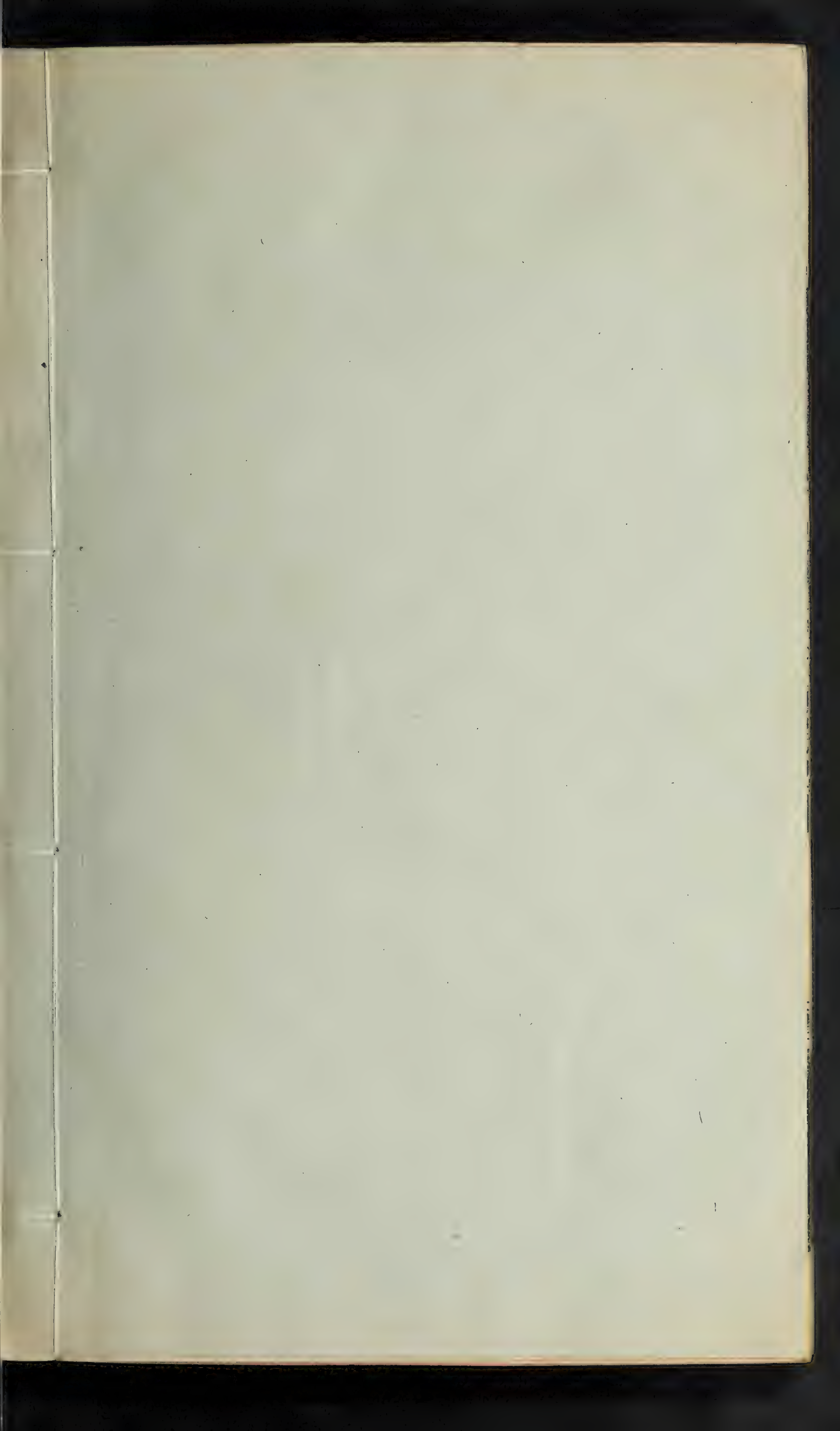
大司馬司空劉歆謂浮祗爲大司空未爲司馬明多兩字壽昌案此因賢傳中大司馬三字屢見故誤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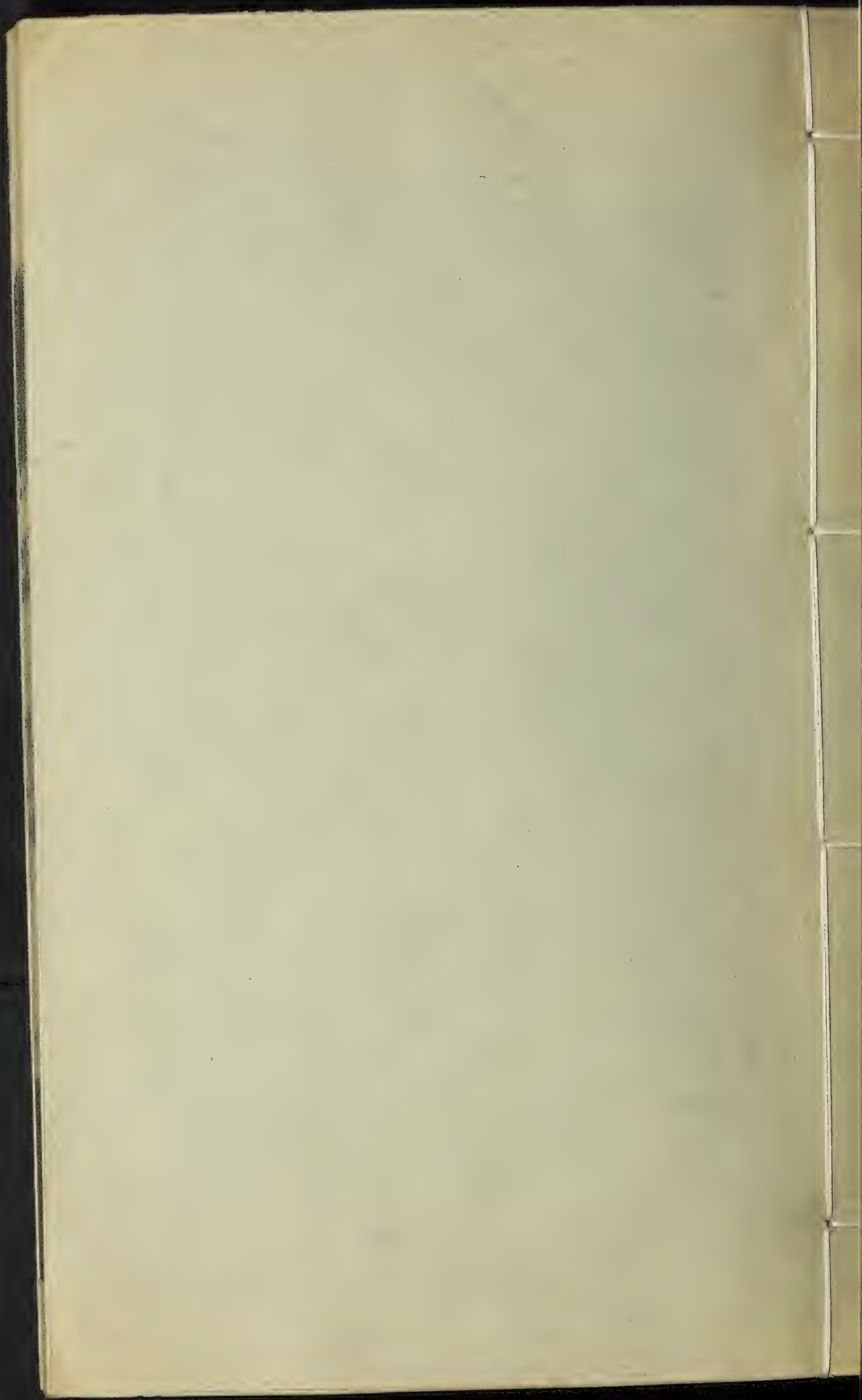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壽昌案據此是以人名其國也今顏注失引

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湻維 張晏曰湻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

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湻維是其始祖葢與獯粥是一也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史記作而無姓字集解曰單于姓攣鞮氏本文下云世姓官號可得而記則不能謂無姓也

而周穆王伐畎戎

畎史記作犬

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

驪史記作驪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鹵獲

史記作焦穫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

陽縣北城十數里案此當訓鹵略獲取非地名下云涇渭之間郞所取周地也下又云鹵獲馬牛羊萬餘又云詐增鹵獲凡數見

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

內應字始此

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

案太康地記秦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貢山南漢陽西是也壽昌案漢雖因秦之舊復收河南地而終棄上谷及造陽以北九百餘里以予匈奴終西漢世未能復之也

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

皇甫謐云計君又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字有胡奴

孰𦦨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於是曠然發悟壽昌案此書明云天爲撐犁子爲孤塗何必胡奴語始知之士安此語殊未喻

左右谷蠡

谷蠡下史記有王字

日上戊己

壽昌案上卽尙也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下又云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是𪓰所謂大盡小盡也意其時匈奴應有𪓰但未知主何法耳

善爲誘兵㠯包敵

包史記作冒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

隔昆下史記無龍字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三十餘萬史記作四十萬

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

史記作盧綰率其黨數千人

前陳豨反於代

壽昌案豨之反爲高帝十年九月至十二年冬始平之平城之役在高祖七年十月因擊韓王信而有白登之圍時豨尙未反也此將豨事述在先併爲平城一役似誤

今㠯少吏之敗約

顏注少吏猶言小吏壽昌案百官表百石以下是爲少吏此
亦如張騫傳之少從也

故使郎中係虜澂奉書請

虜史記作雩奉書請史記从書字斷句以請字屬下讀言請

獻槖佗等物也宜改從之

比疏一

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飭具帶一

飭史記作飾

黃金犀毗一

犀毗史記作胥紕

使臣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

翁史記作公

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此說不欲行而恨爲所強使也言必使我也則終必爲漢患

者顔注於語氣不合

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壽昌案國語越語范蠡曰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

處而鼃黽之與同階吾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

知是諓諓者乎此語意相近喋喋卽諓諓皆利口巧言也冠

卽對上冠帶語當直也見廣雅釋詁三孟子敝賢者當之注

同又値也國語晉語當之者戕焉注此言卽冠帶固何所値

也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表作昌圉侯旅卿圉其謚旅即盧古今字書盧弓矢一作嫋

弓矢

郡萬餘人

史記作至代郡萬人

老上單于死

老上下史記有稽粥二字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聶翁壹案班氏敘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多以壹爲字者

據此是聶以財雄於邊者也顏但注爲老人之稱非是

閒閑出物

閒閑史記作鄒萮

吾得尉史天也

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

已尉史爲天王

壽昌案匈奴知以天爲重其稱單于者亦取如天廣大之意也遺漢書則云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此封尉史爲天王猶云天所封之王也非如春秋所稱之天王也

殺太守共友

共友史記作恭及

殺都尉朱央

央史記作英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

建蘇建也

戰不能與漢兵

與猶敵也當也左傳一與一誰能懼彼注與敵也

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亦萬數史記作亦數萬

至匈奴河水

壽昌案匈奴河一作匈河趙破奴傳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奴河水無功功臣表作匈奴河將軍則匈河二字省文也劉攽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此衍奴字劉攽說同考

傳寫作匈奴河奴字非衍殆宋時所見本各異也

匈奴主客問所使

顏注主客主接諸客也壽昌案主客蓋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客也漢舊儀云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是匈奴倣漢制設此官唐職官志禮部有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主事二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顏注略

今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壽昌案幾冀也言無冀其和好矣承上和親與不擾邊兩語顏注音訓俱舛

其儒生

史記作其儒先裴駰注曰先先生也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

史記無五原朔方

會任文擊救

任文漢軍正

不敢

敢史記作能

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貳師將軍李廣利酒泉今肅州

與單于連鬬十餘日

案此下史記作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云

云考貳師出塞係天漢四年其再出塞降匈奴係征和三年

史記惟作一年事張守節謂事似錯誤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傳

遒遺闓陵矦將兵別圍車師

壽昌案闓即開表有兩開陵矦一建成此則爲成娩也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本匈奴將擊車師故仍遣之也

至范夫人城

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是也下云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即女巫之能詛者也世只知朱序母所築名夫人城不知漢先有此事

軍長史與浞睢都尉煇渠侯謀

煇渠侯表作煇渠忠侯僕朋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票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又云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壽昌據晉灼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不云侯也僕多表中多字作朋師古亦云當爲朋字雷表作雷電或晉當日所見本不同耶浞睢都尉表作屬國都尉晉注亦同同時尙有煇渠愼侯應疕則以匈奴王降侯也

匈奴孕重墮殰

殰說文殰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

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爲匈奴所遮

壽昌案傳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略殺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遮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前宏爲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尙有屬國之賞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

單于使犂汙王窺邊

案犂汙是匈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犂汙都尉又有到左犂汙王咸所居地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廣雅書局栞

壽昌案此祁連將軍田廣明也據田廣明傳廣明以與都尉
爰妻姦又引軍空還下太僕簿責廣明自殺闕下若但逗遛
尚可贖爲庶人也

匈奴終不敢取當

取當猶取償也

茲欲鄉和親

顏注曰茲益也壽昌案茲卽滋也說見前

漢曰爲言兵鹿奚盧侯

壽昌案趙充國傳云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
山欲入爲寇亾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爲塞南地故
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

封羌陽雕爲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
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爲言兵而加地名爲侯耒入
表也
獻見
言貢獻而朝見也下卷云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又云兩單
于俱遣使朝獻是也
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
歸德侯先賢撣以神爵三年四月封卒謚靖侯其曾孫襃至
後漢建武二年襲封元孫霸嗣侯至明帝永平四年始以有
罪免
醫庭奧鞬貴人

壽昌案庭卽匈奴之老上龍庭猶中國之朝庭也畱庭畱居單于庭也若中國之畱守然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五卽奧鞬王也云至奧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鞬爲西域地名也此云奧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別一地同名者也

單于遣右丞相

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右必有左若左右賢王也然傳中僅此一見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烏厲溫敦爲義陽侯

表作義陽侯厲溫敦無烏字云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

侯諱與呼同連與遬字近也表無其子新城侯烏厲屈之名惟表前有信城侯王定云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侯而通鑑考異云此即烏厲屈壽昌案屈雖爲呼韓單于左大將其父烏厲溫敦止爲呼遬累並未爲屠驀單于且傳云烏厲屈表云王定並未云爲烏厲屈改名又封新城侯非信成侯況定果係敦之子表亦不應列於敦之前考異豈別有據耶

故有威名於百蠻

壽昌案外夷相謂爲蠻不必南方也故匈奴亦稱百蠻

諸大人相難久之

匈奴貴人相稱爲大人二字始此

發過所七郡

過所猶言所過也七郡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左馮翊

並至長安而七也

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

光祿塞有亭障在盧朐山受降城即因杅將軍所築

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顏注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壽昌案方輿紀要云雞鹿塞在故

夏州西北朔方郡在今歸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鄂爾多斯

旗地皆在河套內惟窳渾與三封沃壄共三縣在河套外也

已稱漢

言欲以此稱彊于漢也顏音注非

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壽昌案烏揭即呼偈服虔謂小國名在匈奴北也堅昆今塔爾巴哈台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

案甘延壽傳以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湯傳同若據此湯當爲副都護也

郎中侯應習邊事

壽昌案侯應無傳僅傳此文

單于自曰保塞守御

案御即禦也

復株絫若鞮單于

案匈奴謂孝曰若鞮因慕漢謚帝爲孝故效之自呼韓邪死雕陶莫皋嗣始立此號

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上卷云嫂居次此云須卜居次當于居次或其次於閼氏之意其嫂亦稱居次者必他部王之女元時帝女稱公主諸王女亦稱公主也上卷云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居次之稱似可例推

匈奴有斗入漢地

斗入漢地匈奴三字地名也觀下云溫偶駼王所居地可證顏注非

箭竿就羽

顔注鷲大鵰也壽昌案鷲卽鷲也正韻鷲音就服虔曰雕一名鷲禽經曰鷲以就之本草鷲悍多力卽白雕也一作就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上直欲案直徑也言徑欲向單于求之不假使致辭也

匈奴西邊諸侯

顔注謂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壽昌案卽所謂裨小王之類西邊匈奴邊國小蒲類皆是也見西域傳

境盧山之壑

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壽昌案唐書地理志有盧山都督府注云以思結部置初隸燕然都護府後改隸涼州都督府則似在匈奴之西境也下云北度車田盧水殆卽盧山之壑也

扶伏稱臣

扶伏即匍匐

易隸吕惡

案隸習也言易漸習於惡也壽昌又案隸疑是肄習之肄所譌觀諸本隸作隸尚存肄字之半也

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

到即倒也孟子猶解倒懸也字作倒

遣人與匈奴南犂汙南將軍相聞

壽昌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犂汙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

即王昭君伊墨居次云之壻也

前稱須卜居次此稱伊墨居次或須卜其夫姓伊墨則其所封邑也

欲見和親矦

壽昌案和親矦王歙王昭君兄子也歙弟騎都尉展德矦颯俱未見表中攷和親爲元帝朝事當時未傳其弟兄封矦此在王莽僞天鳳元年故表削而不書也

皆載以常車

注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壽昌案此卽今俗之長載短卸也

漢遣中郎將歸德矦颯

壽昌案功臣表歸德先賢撣以匈奴日逐王率衆降矦其孫

颯嗣侯殆即颯與颯字近又牽上展德侯颯而誤也稱劉颯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國建武六年

使匈奴見後書

單于終持此言

陳遵傳云單于欲詘脅遵遵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持此言是卒未如遵所說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此皆椎結

椎史記作魋

其外西自桐師已東

桐史記作同索隱云漢書作桐鄉或貞所見漢書本然也

北至葉榆

榆史記作楪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嘗破史記作常頞

而關蜀故徼

關史記作開

大行王恢擊東粵

恢將兵出豫章粵紀與史記皆作越

可得十萬

十萬史記作十餘萬

乃拜蒙以郎中將

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水經江水注同注云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符筰字近傳寫各異漢之符縣王莽之符信也

從東南身毒國

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裴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

滇王嘗羌

嘗史記作嘗注應曰嘗一作賞

迺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史記作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此書西字譌爲四字又脫去十餘輩三字也

各自已一州王

王史記作主

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當史記作嘗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且史記作頭

爲牂柯郡

柯史記作牁

筰都爲沈黎郡

黎史記作犁

冉駹爲文山郡

文史記作汶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深史記作寖

皆同姓相杖

杖史記作扶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呂辟胡昭帝紀作呂破胡

遣執金吾馬適建

姓馬適名建也王莽傳鉅鹿男子馬適求是漢時有此姓也

南粤王趙佗

趙史記作尉

十三歲至二世時

十三歲史記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

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

南海尉任囂

考十三州記曰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壽昌案闞說殊不然南海郡至數千里不得謂之小郡也大抵秦制岐出世遠難徵如史記所稱國尉則尉之最崇者有郡守有郡長有郡都尉又有郡尉揚雄氏所云東南一尉卽指此也

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

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以險字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譌爲北字遂云南北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似須從史記爲是又案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此佗上書自夸於漢難以爲據也

與長沙接境

案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爲南粵所據

號爲南武帝
史記作南越武帝壽昌案南武城名南越亦地名故南武王織亦稱南越王織也史記越字係後人妄加宜從本紀及此傳說詳本紀注補
陸賈至
壽昌案藝文類聚引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搆起華館以送陸賈
其衆半嬴
半嬴案史記作其西甌駱裸亦稱王此嬴字恐是羸字之誤嬴卽裸也注訓作劣弱誤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

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注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王鳴盛曰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壽昌案佗處粵四十九年爲文帝元年語是佗入粵當始皇二十三年秦尚未并天下也

卽藏其先武帝文帝璽

史記無文帝二字壽昌案佗實稱南武帝從南粵城名非武帝此與文帝對舉省文言之或死卽以武爲謚未可知也故有璽其孫胡明謚曰文王自爲漢所賜謚卽效其祖父佗竊帝號自娛何以其生前文帝之璽與漢所賜死後之謚早相

合也史記無文帝二字是也

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

摎史記作樛

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決史記作缺

及蒼梧秦王有連

注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壽昌案孟說是也時趙佗據南粵帝制自爲趙光其族姓故據蒼梧地自稱秦王其稱秦者趙佗本秦尉光故仍襲秦名猶秦時有人亾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也安在以秦趙爲同姓乎

嘉遂出介弟兵就舍

介弟兵史記作分其弟兵

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韓千秋表作以校尉擊南越蓋故濟北相此時以校尉率兵也

願得勇士三百人

三史記作二

虜賣已爲僮奴自脫一時利

史記作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壽昌案僮即奴也司馬相如傳卓氏家僮八百人毛本作虜賣以爲僮取自脫一時利有取字意方足他本作僮奴因奴字近取而譌也

封其子廣德爲龔侯
案龔侯史記作龍亢侯表作龍侯
爲戈船下瀨將軍
瀨史記作厲
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馳義侯越人名遺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
陿史記作陜
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爲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又粵揭陽令
史定降漢爲安道侯粵將畢取吕軍降爲膫侯粵桂林監居翁

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

得建德據表建德被獲後仍封術陽侯海常侯表諡嚴侯都

稽表作孫都隨桃侯表諡頃侯史定表作揭陽定粵將表作

南越將軍居翁表作監居翁湘城表作湘成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

無諸搖率越歸番陽令吳芮

番史記作鄱

都治

史記作都東治

不戰而殞

史記殖作耘

告大司農軍

史記作大農

迺使郎中將立丑爲粵餘王

郎中將史記同他漢書本作中郎無將字劉攽曰宜作中郎

將壽昌案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

亦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前番陽令唐蒙亦拜郎中將則

劉說未足據也

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農誤

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王

子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爲元鼎六年事齒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也

封居股爲東成侯

成表作城

封陽爲卯石侯

卯石他本作印石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也宜作卯

及東粵將多軍

表作東粵將軍

故甌駱將左黃同

表作左將黃同

朝鮮王滿

王滿司馬貞云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壽昌案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此貞所見古本也又案水經浿水注云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西至朝鮮又云戰國時滿乃都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於浿水遂滅之案浿水縣屬樂浪郡

及故燕齊亾在者王之

在史記作命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

高后下史記有時字

誅右渠

讀史記作請从討字爲是

左將軍李多率遼東士

左將軍卒多史記作卒正多此脫正字卒正卽軍正之屬

天子誅山

衞山也天子誅山書冒案表云義陽侯衞山太始四年坐教人誑告衆利侯當時棄市衆獄未斷病死此傳以山諭右渠降中變被誅似其受誅非以誑告且非病死也

乃使衞山諭降右渠

乃史記作及

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正史記作征

天子許遂

許史記作誅此書作許者誤也史記贊曰荀彘爭勞與遂皆誅以遂之被誅與彘並論爲誅字無疑

相韓陶

陶史記作陰

陶爲秋甘侯

秋史記作菻表作荻

長爲幾侯

表作幾侯張陷

爲涅陽侯

涅史記作溫表作涅

廣雅書局栞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二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三

長沙周壽昌撰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阸以玉門陽關

注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壽昌案本書張騫傳注韋昭曰玉門關在陽關界元和志陽關因居玉關之南故名　大清一統志古玉門關在今安西府治西一百五十里古陽關在今安西府治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安府乾隆朝改州兩關在今敦煌縣安西州附郭縣也近友人至其地者云兩關相距約一百四十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徐松補注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堅剛又云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故蒲昌亦有鹽澤鹽水也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一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云泑澤在昆侖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李光廷圖考云泑澤祇一泊古今幷未改流自水經注於南河下繫以牢蘭海於北河下繫以蒲昌海遂起後儒紛紛異論胡氏渭禹貢錐指圖西域河源直分二海亦未會酈注也水經注敘南河云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國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通者即通北河之水爲注濱河也又云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

北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入牢蘭海也下敘北河云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卽釋氏西域記所云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是知二水注流通逝總會牢蘭是卽經之蒲昌海矣後云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濱城南是則河以城名顯而易見今之塔里木河是也下云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曰澤曰海原與南河無別但未明指其異名耳夫南河東逝爲注濱河此水以北河之城得名而蒲昌海積鄯善東北與南河段所云澤在國北扜泥城者盍有異地乎一逕字不悟疑團斯起胡氏固不足怪而徐星伯力

辨之猶似門外漢耳壽昌案徐氏補注引水經注索隱正義不過借釋本書鹽澤一語並未窮究河流源委亦未與水經背觸也李氏何能沾沾一得輕詆為門外漢乎論水道如胡氏固未可非若西域水道未有精過于徐氏者也其水道記云羅布淖爾者黃河初源所渟滀也是統南北而言之無所區分塔里木河在阿克蘇河之東回語謂可畊之地曰塔里木言濱河居人以畊為業也河逕卞倫東復折而東趨水寬五十餘丈是河所由名矣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徐補注云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又引水經注東望泑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

是漢書傳爲奪于字壽昌案水道提綱云自安西府沙州西西北沙漠千餘里有大澤曰蒲昌海即古葱嶺于闐二河所滙水經注誤依舊聞謂至此潛流下復發于積石者實則非也又云蒲昌海即古鹽澤今曰鄂普洛漠在土魯番城南東三百餘里直安西西北一千餘里案地志二關屬漢龍勒縣一統志云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州治西龍勒山在西南三百里計安西州距土魯番以今新疆軍臺道里表核之當一千九百餘里蓋不止如徐氏云奪于字也

自車師前王廷

壽昌案匈奴傳俱作王庭此作廷庭廷字古通用也

分召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

壽昌案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非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番之分卽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爲十五單于而匈奴遂衰西域分爲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衆建而小其力之義

吉爲安遠侯

徐補注云功臣表作安德侯誤壽昌案　殿監毛本表俱作安遠繆侯鄭吉無作安德者徐所引誤本漢書也

都護治烏壘城

徐補注云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壽昌案新疆軍臺道里表庫車至嘉峪關四千五、

百二十里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壽昌案戊己校尉元帝初元二年置此云復置者緣先本有校尉如副校尉屯田校尉之類惟戊己校尉是元帝時特設故云復置也吳仁傑刊誤補遺說戊己數條徐氏補注備引之引顏注一說云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壽昌案車師後城長國傳云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又云止畱戊己校尉城是有常治所且置城也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徐補注雖未引其語而亦以厭勝之言為近壽昌考匈奴傳云日上戊己元帝之置戊己校尉原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

己者用匈奴所上書以制之亦即厭勝之義也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徐補注云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壽昌纂茲力支率衆

降豈有不侯者乎表中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封侯不見功

臣表者亦有殆旋封旋廢或卒不及表也如趙充國傳漢封

若零弟澤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陽雕爲言兵侯匈

奴傳匈奴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

烏孫國傳元始中漢封卑爰疐爲歸義侯功臣表皆未之見

即史表云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而功臣恩澤兩侯表無之

戾太子傳女尙平輿侯嗣子而平輿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

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案去胡來王名唐兒已見匈奴傳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婼羌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淪入瀚海瀚海今稱戈壁也

鄯善去陽關千六百里

傳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考婼羌傳云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里則視婼羌近二百里當以鄯善爲最近矣

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

壽昌案文帝詔除宮刑此武帝征和年間而宮刑且及于匈奴之質子是除宮刑爲虛言也

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案本傳云鄯善國本名樓蘭其國原置有都尉此其尉名屠耆者也昭帝元鳳四年傳介子斬樓蘭王嘗歸立屠耆爲王

改國名鄯善此初製鄯字之始後漢書西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水經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勱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龜茲焉耆云云是若又樓蘭附鄯善而別爲一國者至隋立鄯善郡唐置鄯州雖非故地而鄯善名尚存樓蘭二字遂不見史傳中矣

爲刻印章

徐補注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此益寵異之比于單于壽昌案舊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傳曰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盭綬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

王莽遣將權璽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單于舊制璽綬後書和帝紀永元四年遣大將軍耿夔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特比之匈奴諸王非比單于也

且末國

唐辨機西域記作沮末計漢鄯善且末等國約在敦煌南今和碩特左右旗地其遺趾俱無可考矣

小宛精絕戎盧

案徐氏西域水道記云漢小宛諸國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段長基歷代沿革表云戎盧國在今和闐西之巴爾呼圖克地

扜彌國

後漢作拘彌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西域水道記云今河在城東城郭遷移不足爲異也西域圖考云在今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唐之建德力河亦名媲摩川也沿革表同水道記作克勒底雅河

渠勒國

西域水道記西域圖考俱云淪入瀚海沿革表云在今和闐西之蘇格爾地

于闐國

壽昌案後書作于寘水經河水篇云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

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酈注云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今曰和闐在葉爾羌東南七百九十里河曰和闐河傳云多玉石梁書西南夷傳有于闐玉河今俗猶仍玉河之名高居誨使于闐記云河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今東源曰玉隴哈什河產玉最良

皮山國

三國志作皮穴國後魏書作蒲山國今在葉爾羌所屬之皮什南地

烏秅國

北魏爲權于摩國及阿鉤羌國在今回部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南拔達克山拔一作八有城郭負山陸其王曰汗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

壽昌案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鞬谷作鞬不作犍幷云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爲王案本書云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故但云西夜國王號未書戶口兵數觀後書漂沙國之名益證其爲行國無治所矣本書又云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是明指呼犍谷爲子合專治所紀戶口兵數亦屬之子合矣兩國雖共壤實一行國一土著班並未誤爲一國也徐補注雖爲本書申

證而云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論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壽昌竊謂范蔚宗去漢較今為近未必班書奪爛至此抑豈無善本可校而輕議前人不過偶讀未審遂發此論耳又考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案魏書原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其國王之名魏去漢已數百年何得引此作孤證也計西夜子合約在今葉爾羌屬之庫克雅爾地

蒲犂國王治蒲犂國

壽昌案下國字誤水經注作治蒲犂谷是也後書作德若國

廣雅書局栞

今在葉爾羌屬之塞爾勒克地

依耐國王治

王念孫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壽昌案水經注皆書某國治某所此獨無之疑漢書本如此非闕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英噶薩爾地

無雷國王治盧城

王念孫曰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又脫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其還就其說以從御覽何如逕據水經注之爲愈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阿喇楚勒地

難兜國王治

王念孫亦謂不言治某城爲闕文壽昌案水經注亦未書承漢書之舊也國在今拔達克山西二千餘里之布哈爾地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

隋爲漕國唐仍名罽賓又曰迦溼彌羅國循鮮亦作脩鮮唐高宗顯慶三年封其王曷擷支爲脩鮮王龍朔二年授其王爲脩鮮都督隸安西都護府近世爲阿富汗地一作愛烏罕在拔達克山布哈爾之西南

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

壽昌案食貨志云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是漢朝亦鑄金如馬形但非

錢亦非幕文耳又案新唐書南蠻傳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三朝國史闍婆國鬻銀葉爲錢今俗用洋錢多鑄其國王面下安息國云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今洋錢有女面亦其國夫人也

赤土身熱之阪

案今適洋者必過紅海云土皆赤色其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亦如此云也秋末隆冬春初始可行否則難其地實上直赤道也

臨崢嶸不測之深

顏注崢嶸深險之貌則不得復云深也蓋深本淵字唐人避淵諱改之觀後魏書下臨不測之淵作淵字可證

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此作二千餘里恐非事實從水經注作二十許里爲正

烏弋山離國

案此亦不言其治所也陳湯傳作山離烏弋本傳内間作烏弋無山離皆隨筆非有異也

安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大秦國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據此則條支下奪乘水二字可百餘日可字當是二字也此屬烏弋山離國後漢屬大秦國本書無大秦後書無烏弋山離考大秦國本名犁犍即此書之犁靬而犁靬附見此傳中並未稱國至後漢則并烏弋山離而有之改名大秦矣靬音鉅連反與鞬同音張騫傳作犛靬

俗重妄殺

後書天竺國脩浮圖道不殺伐梁武以麪爲犧牲皆遵此教也後世遂演爲放生之說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案後書作治和櫝城後魏書作都蔚搜城番兜和櫝亦一音之轉也蓋皆譯出之音無定字也後與烏弋山離併爲波斯

國今分爲十二部

書革旁行爲書記

顏注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

壽昌案書革史記作畫革者是時尙無紙既用革則以刀畫之較便此書字因下書記而誤也今西洋人書尙橫行不直下如顏說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

毛本無王字後書作藍氏水經注作監氏與此同今布哈爾之南實分據東布魯特愛烏罕之地云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

徐補注云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

供養壽生如故壽昌案金樓子引此作月氏牛不作羊名曰日及

故疆輕匈奴

顏注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徐補注曰通考引作故恃彊案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壽昌案故彊屬上讀恃字是顏注添出通考亦本之顏注耳

康居國

魏書云名者古國又云康國亦康居之後今在哈薩克部郎傳云王冬治樂越匿地也匿後書作慝今在哈薩克部郎傳云康居有小王五之地

不屬都護

壽昌案不屬都護者五國葱嶺西北則康居葱嶺西則大月氏葱嶺西南則罽賓烏弋山離安息也

都護郭舜數上言

壽昌案郭舜表傳皆不見惟段會宗傳贊有郭舜以廉平著一語此始著其官都護上言宜絕康居遣子侍獻一事徐補注云舜爲都護當在永始中

有五翖侯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

壽昌案五翖侯內後書有都密無高附後書又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並云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

大宛國

今回部喀什噶爾之西北霍罕安集延兩部皆其地也

故匈奴持單于一信到國

徐補注曰信如外國之傳箭壽昌案信卽古之符契也平帝紀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或以繒帛書分持之或用木爲之

桃槐國

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

休循國王治鳥飛國

壽昌案三國稱休脩國脩循字通也下國字疑亦谷字之誤唐書地理志有鳥飛州都督隸安西都護府今西布魯特之地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亦分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俱在喀什噶爾之西北

莎車國

今葉爾羌地水道記云回語謂地曰葉爾謂寬廣曰羌

疏勒國

今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部地

尉頭國

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計在今阿克蘇烏什二城地也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三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三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

壽昌案烏孫今伊犂及城東庫爾喀喇烏蘇路今迪化州屬之綏來縣皆其地也其始曰伊列後曰伊麗見唐書曰亦列耶律楚材西游錄曰益離金烏古孫使蒙古記皆一音之轉也烏孫爲西域一大國漢分爲大小昆彌益受勞累至王莽時未已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秉移檄烏孫章帝建初八年遣李邑護烏孫使云云自後不見於史迨元魏時爲蠕蠕侵而西徙其故國旋爲鐵勒所據而亡

多雨寒山多松樠

徐補注曰倚山故多雨雪而寒壽昌案傳云多雨寒補注添一雪字者考匈奴傳本始三年單于自將兵擊烏孫欲還會天下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樠說文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徐氏謂段說誤壽昌案洪亮吉雜錄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卽詣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樠讀如姓樠氏之樠案左傳莊元年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卽此木又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樠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卽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塘一宿土人伺呼爲樠木也音讀若門

南與城郭諸國相接

徐補注引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漢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壽昌竊疑此一字有無班書隨筆無定例也即如傳中有書接字在上者且末國北接尉犂有每句書接者于闐國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皆是不能疑有異同也

昆莫見騫如單于禮

壽昌案時單于尙未臣服於漢騫故上言招烏孫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也

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案岑陬之父稱太子未稱名疑岑陬亦非名也

入漢迎取少主

壽昌案此亦楚王戊之孫其姊解憂爲公主先嫁烏孫故相

夫稱少主也

舍上林中學烏孫語

因前江都王女細君語言不通悲怨作詩故也

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

徐補注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壽昌案此從後號之也下

云暴疾失衆又云爲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

其子細沈瘦

顏注瘦音搜壽昌案下稱肥王翁歸靡則肥瘦當如中國音

訓何爲音搜也

係瑣

徐補注引通鑑注係瑣卽今鎖索也壽昌案是係之以索而

加鎖也係卽易係用徽纆之係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

壽昌案都季都也此在宣帝朝而宮刑尚未除如此

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

西宋祁云當作西通鑑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

今汲古本作以西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顏注云言其尚幼少壽昌案弱有未壯一訓如禮二十曰弱

左仍叔之子弱也之類非訓幼少也而書洪範六曰弱傳弱

姪劣鄭注云愚懦不毅曰弱此傳下云星靡怯弱則非但幼少也下又云大昆彌雌栗靡健是以健與弱對舉尤非幼少可知且考段會宗爲都護時當竟寧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爲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顏注疑誤

姑墨國北與烏孫接

徐補注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葢今拜城北也壽昌案姑墨魏書作姑默水經注云北河指葱嶺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而北赤沙山今鹽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此唐之撥換河今之阿爾巴特河唐書地理志云姑墨南臨

渾河即今阿克蘇河之下流也名渾巴什河拜城今屬葉爾羌

溫宿國

壽昌案水經注云北河逕溫宿國南於此枝河右入北河枝河即今阿克蘇河也本傳云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後遂爲姑墨所并

龜茲國王治延城

壽昌案地志上郡有龜茲縣水經注謂因處龜茲降胡著稱非其國地也龜茲國在今庫車及其西南賽喇木烏什一帶地延城在今渭干河北岸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今渭干河即龜茲西川

烏壘

徐補注云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壽昌案徐引水經注爲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云此城爲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觀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恃爲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又考後書西域傳莎車國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嬀塞王駟韃爲烏壘王此建武二十二年也今書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傳中戶口勝兵城都尉譯長各一人或班氏追書之也唐置烏

罍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

渠犂西有河

壽昌案水經注云其水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壚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犂接此書亦無治渠犂城四字徐氏不云傳文奪也而與精絕接上亦無東南與且末五字知酈注引漢書自有刪節也唐置渠犂都督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額爾句河北岸地下之捷枝亦其所分國也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壽昌案要敬傳臣願見上言便宜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

宜章奏唐書刑法志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壽昌案輪臺一作侖頭唐置輪臺縣又有輪臺州都督俱隸北庭都護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玉古爾地在迪化州東七十里車師今闢展一帶地

尉犂

後漢犂作黎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今哈喇沙爾所屬之哈喇噶阿璊地也

危須

水經注敦薨之浦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以流所積潭水斯

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北至博克達山以東皆是故匈奴傳特標出隴西過焉耆山明其爲大山也壽昌案徐氏說雖辨而祁連名既古郎汗騰格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又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等書云由西北各地遷迤至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爲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氏僅遠過其旁未能細審也徐又引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譌考後書焉耆國傳云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水經注大字恐非譌也山屬焉耆而卑陸依山爲治故列於卑陸國國在今闢展所屬之僧尼

本地

卑陸後國

徐補注云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壽昌案後書亦并無前卑陸國也徐注誤後國在今闢展屬之汗和羅地

郁立師國

後書作郁立國今闢展屬之蘇巴什地

單桓國

今迪化州屬之阜康縣地東接郁立師北接匈奴其國小又爲漢分置烏貪訾離地後漢時遂見滅於車師矣

蒲類國

唐設蒲類縣卽今古城入巴里坤路其後國則迪化州屬之

昌吉縣地也

西且彌國東且彌國

今闢展屬之汗和羅地

劫國王治天山東

是亦依天山爲治也漢紀俱以爲小國通典云在葱嶺東南

又云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與本傳不合今闢展屬之

布拉里克地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

徐補注謂唐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卽其

地李光廷云此別一柳谷非狐胡國地引唐書貞觀十四年

侯君集伐高昌自磧口進至柳谷又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卽

高昌壁則柳谷在東也壽昌案狐胡在今闢展及所屬之魯克察克地晉曾置高昌郡隋仍爲高昌國漢之柳中即魯克察克爲戊己校尉所居柳谷其舊名則李所證是也王念孫曰狐胡御覽作孤胡當從之壽昌謂僅據御覽一說似不如從本書足據也

山國王

壽昌案三國志注魏略作山王國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

壽昌案下云地節二年鄭吉司馬憙發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即今土魯番雅兒城也唐書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唐地理志云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

平高昌以其地置蓋車師後改名高昌隋煬帝時其國王麴
伯雅入朝尙拜爲車師太守是也唐貞觀時遣侯君集滅之
置郡縣西州屬有交河縣今闢展及以西之魯克察克哈喇
和卓招哈和屯勒木丕皆其地也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

今昌吉縣西北謂田曰呼圖壁務塗谷與呼圖壁一音之轉
猶樓蘭之呼牢蘭海矣又案車師後庭以西與匈奴烏孫接
界者今名烏魯木齊實前後卑陸東西且離烏貪訾離劫國
等國地也

車師都尉國

徐補注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壽昌案地介車師前後

國中與西域各國接壤既難置郡又未置屬國都尉故仍以

國稱之益信烏壘城爲都護專治也今闢展之雅圖庫也

車師後城長國

壽昌案稱長是屬車師未列爲王也匈奴傳狐蘭支與匈奴

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可證成即城今闢展城西四百十

三里之連木齊木地舊呼勒木津者也

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妻子居

顏注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徐補注引劉做曰漢求

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案鄭

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師求車師王故賜

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

氏大昕曰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非也壽昌案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衍一孫字也考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是通鑑已證此誤刪去孫字矣顏劉並誤錢氏駁正良是第未檢通鑑耳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云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

日匈奴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蓋卽阿惡地也

聖上遠覽古今

壽昌案聖上稱光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長沙周壽昌撰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

何焯校本云無靈字作建子多一子字宋小字本同壽昌案本書誤何校是也考呂后本紀七年秋九月燕王薨表傳同是建未爲呂后殺也惟傳云王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是宜作建子也

呂太后欲爲重親

重親案張后爲帝姊之女以配帝故云重親古者納女於天子必曰姑姊妹若而人諸侯亦然漢制近古不論輩行也左

傳秦伯納女五人於晉文公五女皆晉文之甥也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後宮美人惠帝之美人其子卽惠帝之子名之者張后陽爲有身名此子爲所生也文帝入承大統張后似無甚罪而必廢之者殆亦以此惟此事罪起呂后文帝難於顯言故但廢張后處於北宮無明詔也不比趙后飛燕之廢可直斥其殘滅繼嗣也

大子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

壽昌案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亦明言爲惠帝子也

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

壽昌案出言猶發言也　殿本改正子字作所則從出字斷

句淩本云一本作子字葢宋本如是故毛本從之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名卽皇后名爲所生之名非名字之名也然立爲帝已四年

而尚未傳何名可見當時之亂而記載之疏也

我壯卽爲所爲

顏注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僞反壽昌案顏注

不顯音九誤卽爲所爲言爲太后之所爲太后殺其生母伊

壯亦殺太后也爲當讀如本音蒯通傳爭欲爲陛下所爲語

意類此

更立恆山王宏爲皇帝而已呂祿女爲皇后

壽昌案宏非孝惠子爲呂氏子已明見高后紀五行志呂后特以呂祿女配之非不避同姓之嫌正以揜其僞也

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媪通

壽昌案女而稱媪或媼亦當時女之通稱也衛青傳父鄭季與主家僮衛媼通是媼尙爲僮也史𡰥娣傳𡰥娣母爲王媪末年皆稱曰王嫗知媼與嫗別也

坐河南成皋靈臺

史記作坐河南宮成皋臺

封弟昭爲軹侯

案薄昭以文帝十年坐殺漢使者自殺

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

致園邑致郎置下書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徑作置字矣互文也

用呂氏不合葬長陵

壽昌案呂后之葬本紀不載史記集解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今據此言則合葬爲信史氏特補此筆也

孝文竇皇后

初學記四引世王傳曰竇氏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瑞

竇皇后親蚕卒葬觀津

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竇后父名倚遭秦亂身釣垂淵而

卒后登尊號遣使者至父塋所築起大墳

自卜數日當爲侯

劉攽曰日當作曰壽昌案劉說是也竇廣國之至長安得見竇后當在文帝初而廣國之封章武侯實在景帝朝安所云數日也卜數二字詳見元后傳傳云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注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

太后時已失明矣尚能好黃老言且禁人讀儒書

金氏怒不肯與決

壽昌案言奪諸金氏金氏怒而不肯也與決決別也蘇武傳與武決去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注同竇后傳姊去我西

時與我決傳舍中元后傳共辭王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大行奏事

案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將行爲皇后卿同時更名大長秋此廢太子榮爲臨江王是景帝七年事並無大行一官且大行應有令字此亦無之疑是將行奏事將字譌作大也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二語本春秋公羊傳語時朝廷用春秋公羊傳決事故大行引之

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

壽昌案皇太后王姓初嫁於金故稱金云王孫者其母臧兒

故臧荼女荼曾封燕王因謂之王孫也

生女俗在民閒

顏注言隨流俗而在閭巷壽昌案顏注謬甚俗是王太后女

名卽後封修成君者也

男號修成子仲

後爲長安令義縱所捕案者卽此人

幾死者數焉

幾死者言幾致之死也

軒中得幸

師古訓軒爲軒車壽昌謂非也帝時幸主家豈無一室可倚

衣而至於車中且幸女子耶案本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

注軒檻欄板也凡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左思魏都賦周軒中天注周軒長廊有窗而周迴者此軒中主第旁室中也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禮記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夫人語本此壽昌案夫人實亦鑒於衛后色衰之事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案史記封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是卽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考王與李皆早卒而王敘在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爲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

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而薨謚之曰哀計其年必不永
即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尚未生即李夫人何以死
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閎之母亦明班史有誤
也又案鉤弋傳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或有以
少翁作李少君者尤誤少君誅死更在少翁十數年前王益
之西漢年紀以漢書作李夫人固非即史記作王夫人亦誤
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而褚先生補云元狩六年
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
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君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
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爲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
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

平故於年紀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云云壽昌案王氏考核詳辨以爲夫人無姓庶不牴牾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閎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褚先生補傳紀年每有與事不相應者卽匈奴傳末載李貳師年事皆舛諸家皆駁正之他可類推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舛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爲是亦不必云無姓也

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

壽昌案坐宮刑而後得追封順成侯與張賀同恩澤侯表不入豈以趙氏無在位者耶

長主內周陽氏女

壽昌案淮南王舅趙兼封周陽侯侯廢遂氏周陽也

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

案后上官安女也時昭帝亦僅十二歲是皇后亦可待年矣

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

漢時呼女夫爲壻本書始見此古但稱爲甥也始見孟子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末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又云女子之夫爲壻注引方言云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壽昌案借倩卒便殆晉時語今若呼之或以入文直不成語古稱甥亦疑與姊妹之子混不如呼壻爲簡別據此知漢以來自呼其女夫如此稱矣

安醉則裸行內

內亦房也安雖放恣若裸行於外必被奏劾光之持正亦必
不能容也故惟裸行房中與其後母及家人亂也

及父諸㠯人亂

壽昌案漢內官制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桀安父子封
侯其姬妾亦得稱㠯人矣又案趙充國傳充國孫欽尚敬武
公主主亡子主教欽㠯人習詐有身是主家妾可稱㠯人侯
家亦得稱之也

皆爲窮絝多其帶

注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案當卽玉巵無當之當後乃作襠
字也絝作袴古今字也禮內則衣不帛襦袴論衡趙武藏於
袴中急就篇注袴脛衣也卽絝也

嫗言名妄人

壽昌案嫗言以下至皆入太子家皆任宣所錄考問之辭若今之讞狀口供也

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

案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王子也長子中嗣侯仲卿或其次子耳

追賜謚曰思成侯

宣帝追謚其曾祖母爲思后復以思謚其外祖父母也又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皆思成侯子皆入表中獨無思成侯王迺始名或以係追封者也

誤取它郎羣吕被其馬發覺吏刻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

室

壽昌案誤取一籚耳以盜劾以死論卒下蠶室漢法治盜之嚴如此案高祖立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應抵罪而亦以死論幾與殺人無別矣

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

壽昌案廣漢時官宦者丞部署繩索之用猶管領也故下言有索長數尺又云廣漢索不得此正論求繩索事何得闌入搜索人之索字也廣漢索不得正言廣漢所部索不得也時取索以縛桀故它吏往得之可以爲功何得云用爲桀之反具桀反何取於索耶顏注全誤

顯因爲成君衣補

顏注謂縫作嫁時衣被案衣補爲嫁衣亦漢時語注本作衣被是從顏注誤改也試思霍顯家何等侈汰僅爲女衣被亦尋常極小事何足述耶

上亦寵之顓房燕

顏注顓與專同壽昌案說文無專字元后傳無所顓大臣顓政皆是而五行志下亦出侯專封之專字矣燕禮記宋音燕女溺志注燕安也王肅云燕歡悅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家凡十侯

顏注謂淯于長其一也壽昌案家者專指王家言不能連其

國屬也陽平侯禁禁子鳳父子繼侯當爲兩人若必拘論將莽之篡逆亦不得列十侯內矣

吕特進侯就朝位

案此卽後書續志所謂特侯也後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何所仰乎

顏氏從纖微斷句而以內邪屬下讀壽昌案下以邪字梗於中語氣終不順細繹許后此疏通篇多以虛字頓宕生姿詞最婉摯當以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爲句纖微內卽上所云纖微之閒也後又云竟盛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亦用邪

字調尤可證也

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又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壽昌案許后此事在鴻嘉三年后卽於此年廢見成帝本紀

及班倢伃傳考百官表王鳳死於陽朔三年至此已死四年

矣何與鳳事

我能白東宮

趙后之立實得長力時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故許后信之

蛾而大幸

蛾俄古字通古人於音同卽通用不說字義也本書多有之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案谷永疏有云建始河平之閒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謂許

廢后班則倢伃也時尚未遠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

何性命之淑靈

何音荷去聲

豈妾人之殃咎兮

妾人猶詩云我人也

中庭萋兮綠草生

顏注萋萋靑草貌也而本文實作萋兮明注多一萋字

仰視兮雲屋

即用史記帝堯紀望之如雲之意

厲陽阿主家

注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

皆後人所妄改耳壽昌案地理志陽阿縣屬上黨平原郡有阿陽無陽阿五行志作河陽主荀紀亦作河陽考河陽屬河內郡此恐河誤作阿又倒書作陽阿宜從志與荀紀爲是師古謂後人妄改又以平原之阿陽當之皆誤之誤者也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因失衣案失猶失音之失言不能衣也

封御史中丞印

壽昌案據此御史中丞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

上云持詔記是天子手詔故用印封若通行詔書當用璽也

漢凡定著令即制詔御史此益可證

赫蹏書

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書矣赫狀其色赤蹏狀其式小孟

康說未爲非也

偉能卽宮

曹宮字偉能也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言入飾室或甲舍也下始云詔數月或半歲此祇言召入之地注訓或暫入或詔止誤會本句意且與下兩語背觸飾室卽下置飾室簾南之飾室舍如增成舍甲舍丙舍之類

燕燕尾涏涏

涏涏玉篇涏字注徒見切涏涏好皃廣韻涏涏美好皃類篇集韻俱同與口液之涎迥別今各本漢書改涏涏作涎涎獨

毛本大字與小注俱作涎

乃更號曰昭儀

漢至元帝始置此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

祖師二字亦異稱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故稱將軍

數禱祠解

壽昌案前注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是也據注本文解字下脫去一舍字又本注師古曰解音懈非也此解字訓作解釋言數禱祠以求解其病解舍或祀神解病之舍如幸舍之類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

壽昌案以第宮連稱於文不辭師古訓因莽稱第以皇后在

更呼爲宮此尤非義皇后在莽第不能遂以莽第爲宮若莽之旨上無等卽自稱宮殿有何忌顧而必以皇后爲重也且漢時宮殿亦無甚分別如張延壽傳稱宮中皆犇走伏匿宮樂府游徼莽所居也黃霸傳先上殿殿丞相所坐屋也案此明云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第字絕句宮者馬宮也上云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此以宮豐歆連下讀無疑

孫建世子褖飾

案褖說文云飾也急就篇褖飾刻畫無等雙類篇末笄冠者之首飾也壽昌謂此亦漢時語也類篇說尤近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壽昌案後書張衡傳永平中爲侍中上疏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妃後則當時未用其議也葢元后殂於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滅若不於莽傳案年紀事則十數年國統虛懸事無所屬矣元后此傳不先敘先世而大書特書曰王莽之姑明乎莽之既后實成之也

其自本曰

自本莽自造之本系也上云莽自謂黃帝之後亦與自本同

封建孫安爲濟北王

壽昌案濟北國爲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西漢實無此地名項籍傳云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

爲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不過亦據項羽封安事言之而地理志泰山卒未有也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壽昌案時元帝爲太子朝皇后政君卽元后名方爲後宮家人子乃能於皇后太子前有坐耶坐字疑立字誤

以參爲侍中

此太后母再嫁苟賓生子苟參也參爲侍中水衡都尉死其子伋復爲侍中陳湯傳所云參妻欲爲伋求封以金賂湯求爲奏者也

輔政出入七年

壽昌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考

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初已十年又二年始薨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爲誤也

是日詔尙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

事詳文帝十年本紀注商根等皆成帝母舅昭故文帝母舅也此猶今決大獄定讞必檢成案也

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

又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

壽昌案外戚傳五官視三百石所掌亦猶外之五官貴人則倢伃以下通稱此在掖庭皆有位號非家人子可比根等公聘取言公然聘取爲妻無顧忌也

於是冠軍張永

案冠軍應是王莽所置官名

與何治而壞之

顏注與音曰頍是也言干頍何理而毁壞之也荀子修身篇

少而理曰治顏解晦

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

壽昌考中山自元帝永元二年復爲國平帝時太皇太后立

桃鄉侯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帝河平二年

平帝元始四年子杜嗣侯時中山國未廢不能有太守此或

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爲卒正連率大尹

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

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壽昌考王立封紅陽爲南陽屬縣故得與光武相結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與此傳同而後書光武紀未載王丹事宋熊方後漢書補表我　朝錢大昭重補表亦未入王丹及丹子泓事武桓考前後地志無此縣或即紅陽之鄉耶至今者班氏時泓猶在也則武桓非謚可知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家凡九侯

壽昌案外戚傳云家凡十侯此云九侯益知淳于長之不能與也

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案孔休眞可謂義士而先見絕莽尤不可及惜史氏未立傳

孫建爲爪牙

傅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卽此孫建也又游俠傳王

莽素善强弩將軍孫建建匿漕中叔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

重建竟不問建仕莽至立國將軍成新公莽欲以其女平帝

后政稱黄帝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

君以選故

選巽也遜也書汝能庸命巽朕位釋文巽讓也集傳巽遜古

通用

所舉茂材異等

壽昌案此又諱秀爲茂與賈誼傳作秀材者異蓋傳寫不同

也

合太后下詔曰

案莽此時直可合太后矣

液廷勝未充

壽昌案掖作液古字多借通也

信鄉侯佟上言

顏注云表封新鄉侯此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壽昌案顏說非也莽篡建國四年下書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以心爲信此佟媚莽自改其國名也漢宗室之上書媚莽者以佟倡首泉陵侯劉慶繼之劉嘉又繼之嘉爲莽封師禮侯又繼之者爲廣饒侯劉京

納於大麓

大麓即以大錄萬機之政爲訓無庸引山麓一說觀下莽詔

文屢引大麓二字可證

其事雖醜要不可遂

其事雖醜案醜類也同也孟子地醜得齊易漸卦夫征不復

離羣醜也疏醜類也楊子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言絳之事

雖與莽同要不似莽能遂其功觀下引霍光亦以莽陷假對

舉可證

及至青戎摽末之功

注引服虔曰謂衞青公孫戎也壽昌案當注在一言之末下

蓋摽末指青一言指戎也又洪亮吉謂公孫戎當作戎奴駮

服氏壽昌考公孫戎當高帝時以一言明樊噲之不反得封侯卽此所云一言之勞也若公孫戎奴爲衞青部將以功封侯與此無涉洪殆以戎敘在青後疑之案上公孫戎位在充郎注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顏已駮正其誤洪未細檢也

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

顏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宋先生曰釋言原再也猶言功無與二也壽昌案薛宣傳原心定罪顏注原謂尋其本也與此注同意禮樂志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顏注原重也言已立正廟更重立也是原之訓再顏非不知此特以本原爲訓者葢謂其功無所本爲創建之功取其與德亡首相對舉也

六子皆封

案六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見左傳

吕著官簿比孝經

壽昌案孝文有孝經博士司隸有孝經師此孝經之著官簿者也莽殺其子宇作書八篇詔班郡國令學官教授葢立之學官矣

謁者代持之注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壽昌案言令謁者代莽持之不自持也非更代之代也

九百二人

莽九錫之奏富平侯張純爲九百二人之首

今加九命之錫

壽昌案九命之錫即張晏所云周禮上公九命也顏注云禮

合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今案莽九錫一衣服二車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秬鬯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獨無樂懸與公羊緯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即武紀注引應劭說亦異蓋皆有樂懸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諸臣所臆造而爲之不必應經典

莽奏定著令

壽昌案漢必天子始能著令其令藏御史府高祖高后行之成帝令太子得絕馳道亦著令至莽則公然奏請定著令

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

是王舜等又得共令太后矣

安衆侯劉崇

壽昌考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劉崇而嚴鄉侯劉信武平侯劉璜繼之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又繼之案王子侯表建武二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氏作表時尙存殆以崇爲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

豬崇宮室

壽昌案禮汙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

命騎都尉崔發等眡說

壽昌案崔發涿郡安平人崔篆之兄駰之叔祖也後書崔駰傳稱其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并云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

穀顯於新世此事莽傳未載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

後書劉元傳注引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姓壽昌案後漢紀作褎章學問若今言游學也

以戊辰直定

師古注曰於建除之日當定壽昌案定即建除家所謂定日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隨月日爲轉移十二幹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爲吉建滿平收爲次成開亦吉閉破則凶足知其法自漢已然莽信時

日小數故取諸此也上有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注
云其日當建與此同案隋律厤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
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
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
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授正號即眞改正建丑長壽
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巳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
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故有戊
辰直定四字也

己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壽昌案自殷以得地統改厤建丑至是莽復用之後三國魏
明帝曹叡景初元年亦改用丑正甫三年其子芳即位仍歸

夏正矣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大鴻臚曰典樂

棨桓譚爲莽掌樂大夫殆即此官

中尉曰軍正

軍正漢有此官但非中尉所改耳

都尉曰太尉

太尉亦漢舊制但廢置不常此則秩如漢都尉耳

司從

舊本作司徒劉攽謂應改徒爲從

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

褒成子壽昌案元帝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此尙承漢褒成之封但易君以關內侯爲子耳

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

壽昌案莽自述爲楚項所封濟北王田安之後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實濟南之地莽所稱濟南伯王卽此人因其字伯紀則謂之伯王字翁孺則謂之孺王也又案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始皇伯讀曰霸莽信符命借此伯王以爲祥也

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元城王氏壽昌案特別元城者莽本娶王咸之女爲妻以示

廣雅書局栞

他王氏得相嫁娶且明己非婚同姓也

思索廣求

思索案周禮考工記㮚氏嘉量銘有曰時文思索時莽用劉歆語重周禮故詔亦用此二字也

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

壽昌案據此劉姓必應書作劉可知近時文人因說文脫劉字遂書劉作鎦幷有自改其姓爲鎦者泥古甚矣又案三國吳志注虞翻別傳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裴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酉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據此則裴雖主虞義而亦未廢莽說也

是用建爾作司命
陳崇本官司直此復作司命卽新置之五威司命也
掌寇大夫陳成
案此亦莽新設官漢無之也
扶恩侯劉貴
不見王子侯表中壽昌案與陵鄉侯劉曾起兵誅莽事亦未
載莽傳
討穢將軍嚴尤
壽昌案嚴尤本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書作嚴也見後書光
武紀注引桓譚新論
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

案二人甄豐平晏也西域傳稱之爲太伯

爲胥附

胥附卽疏附胥疏一音

講理大夫孔秉

案此亦莽所設官講理言講地理圖籍也

莽欲都雒陽

案莽造元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此爲光武建都之兆

家上書師古注亭長家上書自治

壽昌案自治之治當作理言自申理也唐人避高宗諱凡治

之字應爲理後人閒將理字改回作治故此轉誤作治也師

古時尙未得避治字

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壽昌案上既云亭長斬士是大司空之士已斬何緣復斥耶若他士未干夜禁卽無斥理

四月隕霜殺中木

案莽以建丑爲正月則四月實漢正之三月也三月隕霜故爲大災異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

壽昌案此莽仿周官地官之制而略爲沿革者也周官大司徒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疏云司徒掌六鄉者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鄭司農云百里內爲

六鄉外爲六遂遂人鄭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疏云其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莽之六隊即六遂也古遂隊字相通易震卦震遂泥釋文荀本作隊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史記作隧隊是隧本字省文周官考工記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隧釋文隧本作遂故知莽以六遂作六隊也

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莽置常安西都六鄉此其一郎以鄉加于卿上故地志有保忠信鄉也案漢碑有孔林墳壇二一曰祝其卿一曰上谷府卿皆居攝二年所造蓋祝其上谷府皆地名卿則莽所置官亦猶是也

陳定故梁郡

壽昌案據此漢梁國至莽時已稱郡矣

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

禮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此則莽所造王光厤也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劉攽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壽昌案非誤也此正莽之大言也言匈奴未敢恣掠但稍有略於邊民也

遂致命而還之入塞

劉奉世曰之字衍壽昌案從還字斷句以之字屬下讀卽非衍之往也

傳相舉奏

他本傳作傳宋祁曰疑作傳毛本正作傳不作傅也壽昌檢殿本亦作傳則相爲郡國之相也去聲案傳爲傳車猶郵遞也相讀如本音觀下有遞相賕賂語下卷有傳相監趣語則傳字爲是

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

劉攽曰霧字疑非壽昌謂大雨且大霧也兩字略頓斷讀觀下云流殺數千人僅言水災也若是大雨雹則不止流殺矣

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壽昌案什卽十也卽所計數也不能再有計字觀下云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可證

略頗稍給

案略頗稍三字連文較前稍所略句更不辭然本書魏田韓傳贊有云尙猶頗有存者是班氏原有此等句法

幾上下同心

幾卽兾也亦幸也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

卽上所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四種人也

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

離罹也

命佐帥何封

佐帥猶副帥也左傳文二年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此佐

字所本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納言馮常

壽昌案前有納言掌貨大夫後又有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嚴茂知前之稱納卿言卿秩卿宗卿劉攽以爲誤者洵不虛也

刻印三

案莽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孫宗亦欲襲其所爲也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卽用莽詔中御王冠卽眞天子位之意維祉卽莽所云福應也二曰肅聖寶繼卽應劭所注云云也三曰德封昌圖卽莽詔中所云銅符帛圖幷哀

章所上之天帝金匱行璽圖也必刻印者卽莽詔所云七以

元印哀章之赤帝行璽也

以寵始將軍爲更始將軍

案此則更始之稱亦兆於此矣

及死罪囚吏民奴

吏民奴言凡吏民之奴也

博意欲以風莽

風莽莽字巨君故舉其人姓名爲巨毋霸以諷之也班固幽

通賦曰巨滔天而泯夏兮亦以巨稱莽也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

漢制春夏不決囚莽以春夏斬人都市故百姓震懼也

廣雅書局栞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王匡此王匡又別一人也壽昌案劉考證是也惟云衍大字或不然觀下莽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是莽有大將軍之制可證

予甚弁焉

壽昌案嚴延年傳吏皆股弁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禮弁行剡剡起屨疏弁急也弁亦同卞集韻卞躁疾貌左傳定三年邾莊公卞急而好潔

及後閤更衣中

壽昌案中下疑脫室字觀晉灼注云室屋名也言名其屋爲

更衣中室非室屋連讀也觀下又云後閤更衣中室可見

沒入爲官奴婢

宋祁曰淯化本景祐本入字下有官字壽昌案下犯鑄錢下亦有沒入爲官奴婢語入下並無官字也

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

壽昌案爲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左成十六年秦伯使醫緩爲之杜注爲猶治也文六年何以爲民釋文爲治也山海經中山經鼓鐘之山有草名曰焉酸可以爲毒注爲治也後書廣陵思王荆傳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何敞傳敞通經傳能爲天官皆此類

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

壽昌案漢稱未仕之服爲白衣後書崔駰傳寔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類此莽之子臨聞而喜者蓋疑白衣爲喪服不知民庶會於宮中卒爲莽敗亂之兆也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自依李奇訓爲臨之母也前云莽妻失明莽令臨居中養焉中即中室也莽時內宮俱稱室如元后新室文母平帝后稱黃皇室主故莽之子臨亦稱其母爲中室也

以其不明故也

莽爲侯就國時僞爲謹飭其私幸侍者所生子女未敢顯言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人私通此顏注中添出本文中並無此言也莽雖不足道然此必謂其侍者私通外人

自知所生子女不明而故畱之莽之狠惡未必容此且莽當日亦並無適子也

旬月四喪焉

案自莽妻死後其子臨自殺安病死其孫公明公壽旋死益五喪不止於四也

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

長安莽改爲常安此又稱長安益史臣隨筆書也

孫喜景尙曹放等

汪遠孫校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士字壽昌案喜宋本作熹今殿本從之

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案莽妻死天下以皇后服服之故云大服未周而即釋之並民間私服亦令釋除詔書前即赦詔以前也

又感漢高廟神靈

案莽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感此事也顏注謂夢見譴責無據莽果夢譴責肯告人耶

吕百姓怨非故

非讀曰誹

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

中字如師古訓應讀去聲若如本音則宜從中字句絕不能訓作傷言皆自亂鬬之中被兵而死非盜賊有意殺之也

三月辛巳朔

壽昌案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爲後書誤者非也莽改厤以建丑爲正月則莽之三月正漢改夏正後之二月也下四月後書作三月同

洒染其須髮

染須髮見於書者自莽始

遣七公幹士隗囂

隗囂即隗囂也考後書隗囂傳云王莽國師引囂爲士歆死囂歸鄉里此作逃亡與後傳異

虎豹股栗

案此虎豹皆王邑軍中所有即前云多齎珍寶猛獸也

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

案此距平帝之崩已十九年世亂道遠傳聞不確至是關中始聞漢兵言信兩有徵矣

新都哀侯小被病

案哀侯即王曼莽之父也小被病言幼小即病也傳云早死其少可知

素養道士西門君惠

壽昌案君惠與前平原女子遲昭平皆二名皆不遵莽制者也

有白頭公青衣注

注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盛也一本作以掌承承露盤也

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

號將言號其將也宋小字本改至作軍者誤也

莽愈愛之

言莽愈愛惜不能舍也孟子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注愛嗇也國語魯語人以其子爲愛注愛嗇也

天文郎案栻於前

注師古曰栻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式者也壽昌案周禮春官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莽篤信陰陽故用此制蓋栻卽今之星盤也以木爲之廣韻栻木名也卽式字藝文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卽此亦作榻博

雅曲道栻楇也楇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木爲之

商人杜吳殺莽

三輔故事作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漢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六

長沙周壽昌撰

敘傳第七十上

楚人謂乳穀

注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壽昌案酉陽雜俎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今吾鄉有此方湘中穀皮樹即穀樹也俗呼曰構皮樹汁呼曰構漿也

皆占數于長安

後書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也

伯少受詩於師丹

儒林傳師丹傳齊詩學則伯所受者齊詩

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

壽昌案勸學勸上學也時帝方鄉學也漢時應設此官如後世侍講侍讀之類後書馬嚴傳除子鱄爲郎令勸學省中楊秉傳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皆是也三國志蜀尹默譙周爲勸學從事皆見本傳晉孟嘉爲勸學從事見孟嘉傳梁元帝在荆州置勸學從事見玉海蓋在帝前稱勸學州郡即加從事之稱

上出過臨俟伯惶恐

案成帝以微行臨候故伯惶恐也

式號式謼

謼毛詩作呼壽昌案班伯所引是齊詩說說苑貴德篇詩云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則魯詩說譁亦作呼

大雅所㠯流連也

顏注大雅蕩之詩流連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爲荒亡葢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壽昌案顏謂流連不指飲酒說是也然亦無訓爲泣涕者詩泣涕漣漣作漣不作連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亦有作留連者晉書羊祜傳不爾留連南史江斆傳留連日夜北史王晞傳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大雅此篇自天不湎爾以酒下專指酒說所以流連往復致戒於酒之爲害也至流連荒亡訓自孟子說者引此於本指相違所謂言匪一端義各有當也

車騎將軍王音聞之㠯風丞相御史奏當平侯罪過

壽昌案張放傳云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云云考百官表永始二年正月大司馬音薨三月翟方進爲御史大夫是音安能風方進也放傳作上諸舅皆害其寵不專屬音爲是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案班氏常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特於嗣論莊子後爲其父提淸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

據鼂擁衆

後書作擁衆天水

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顏注抑語辭壽昌案抑猶或也轉語亦疑辭也左傳昭公十三年曰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語義正同抑亦作意廣雅曰意疑也韓詩曰抑意也杜注左傳曰抑疑辭皆此類

梟于稷契

梟卽曁史記夏本紀蠙珠梟魚注梟古曁字也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案屈起卽崛起

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壽昌案高祖都關中用婁敬之言敬本齊人於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見高祖言便宜故此稱爲戍卒也

迺避墜於西河

河西後書作融以從事

舉茂材

後書作融還京師光武問融融舉之帝雅聞彪材因召見舉

司隸茂材

氏中葉之炳靈

壽昌案氏卽是古通叚此字尤多本書地志西河有鯢是說文作鯢氏又造父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注氏與是同後書李雲傳五氏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韓敕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張遷碑張是輔漢是卽氏漢末有是儀亦作氏儀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

是殆非也

繇凱風而蟬蛻兮

繇凱選作飆颽

愇世業之可懷

愇選作違顏注愇與韙同韙是也義本說文文選注愇亦恨也本蕭該音義亦見廣雅釋詁四

議遺讖曰臆對

臆對卽賈誼鵩賦曰請對以意意亦作臆也

柯葉彙而靈茂

靈選作零

止選作趾

發遝師吕咸性兮

性選作命

姚聆呱而刻石兮

刻選作劾

李虎發而后開

案陳思王集自誡令曰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句本此

躬帶冕之服

帶冕選作帶紱冕

恆吕年歲

恆選作緪

風颮奄激

颮選作颵

韓說辯吕徼君

徼選作激

說難旣酉

酉選作遒

漢艮受書於邳沂

沂選作垠

辯章舊聞

辯章卽平章書平章百姓古文尚書作平今文作辯

敘傳第七十下

朱旗迺舉

迺選作天

西土宅心

宅心案宅說文所託也又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宅亦有歸往之意

保此懷民

書黎民懷之又懷保小民

諸侯方命

書釋文方放也注釋圮族不釋方命似於本文無涉

協律改正

改正漢承秦制以冬十月為歲首武帝太初二年始以建寅

之正月爲歲首也

亦允不陽

亦選作光

季世不詳

詳與祥同易履上九視履考祥祥釋文本又作詳左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下述霍金傳亦云漸化不詳詳卽祥也

侯伯僭畤

注應劭曰僭畤秦文公造西畤祭天是也壽昌案史記封禪書襄公造西畤文公造鄜畤楊子法言問黎篇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是造西畤爲秦襄公非文公

非腓惟殃

腓同誹選作誹

雖戒東南

高祖謂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

弈世宗正

郢客與德俱任宗正也

三趙不幸

謂隱王如意共王恢幽王友一爲高后所殺二爲高后所逼

自殺也

是謂相國

漢初相國惟此兩人後皆爲丞相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

注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抜也爾雅云遻遇之也非謂寤也宋先生過庭錄云案今爾雅釋詁遘逢遇遻也遘逢遇遻見也葢鄧氏所據爾雅遻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毛傳云晤遇也古晤寤字通詩寤辟有摽說文日部引作晤辟有摽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遻亦作寤也寤亦與遻通遻說文作啎逆也左傳莊公寤生葢謂逆生此正謂萬石幼遇高祖耳不必言感寤也釋言逜寤也郭注云相干寤音義逜五故反壽昌案又通作午荀子富國篇注午讀爲迕遇也知寤之通遻逆即可得寤訓遇之誼矣

束髮脩學

四字可備束脩一義

深作敦害

敦憝也說文憝怨也从心敦聲或亦省作敦

總督城郭三十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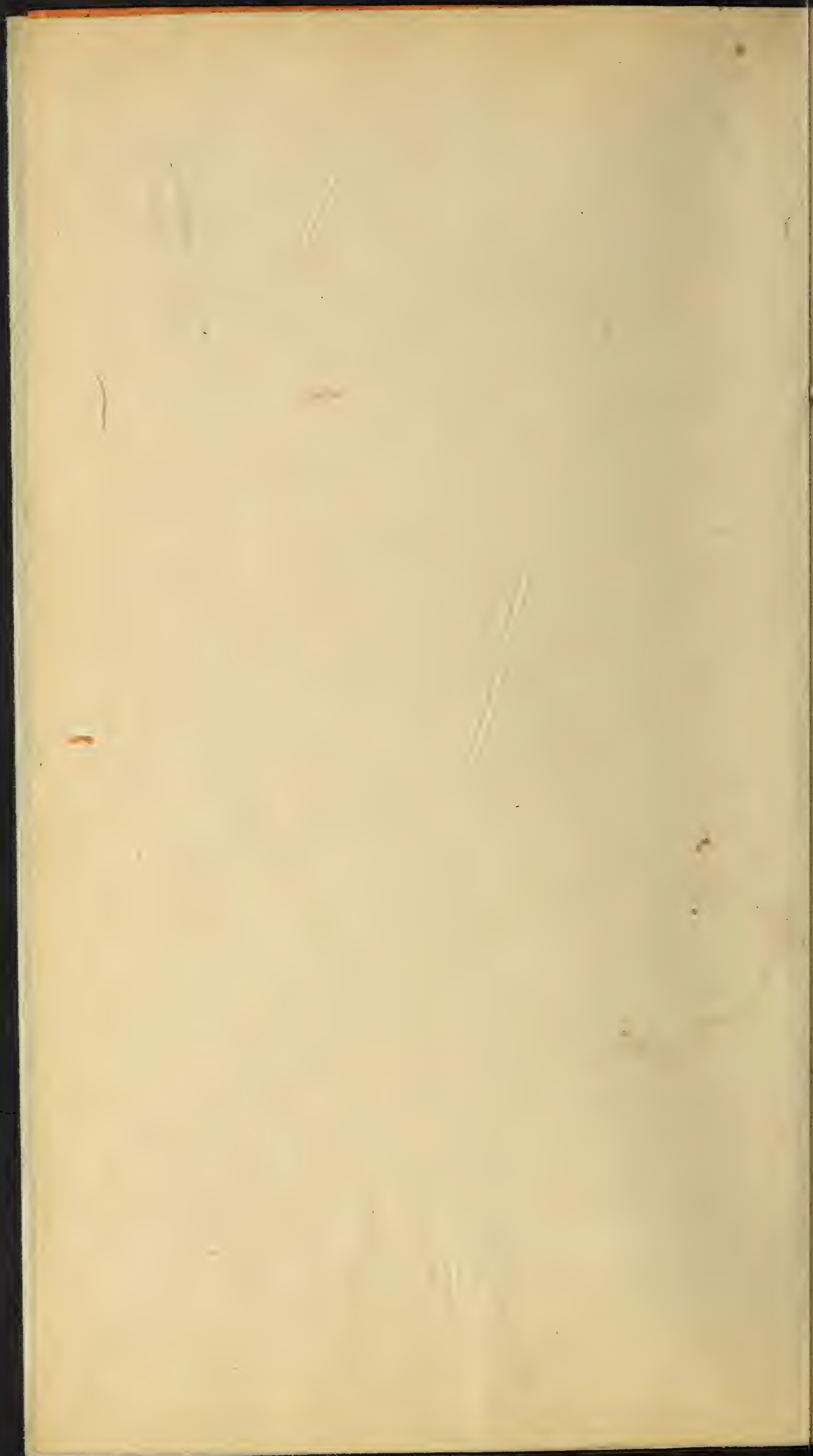
案今世總督二字見此壽昌考總督一官自明始立如總督漕運總管薊遼及各省總管皆見明史職官志今尙沿明制也若晉書前秦載記王二表曰總督戎機陳書蕭摩訶傳吳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則以二字爲文尙承此書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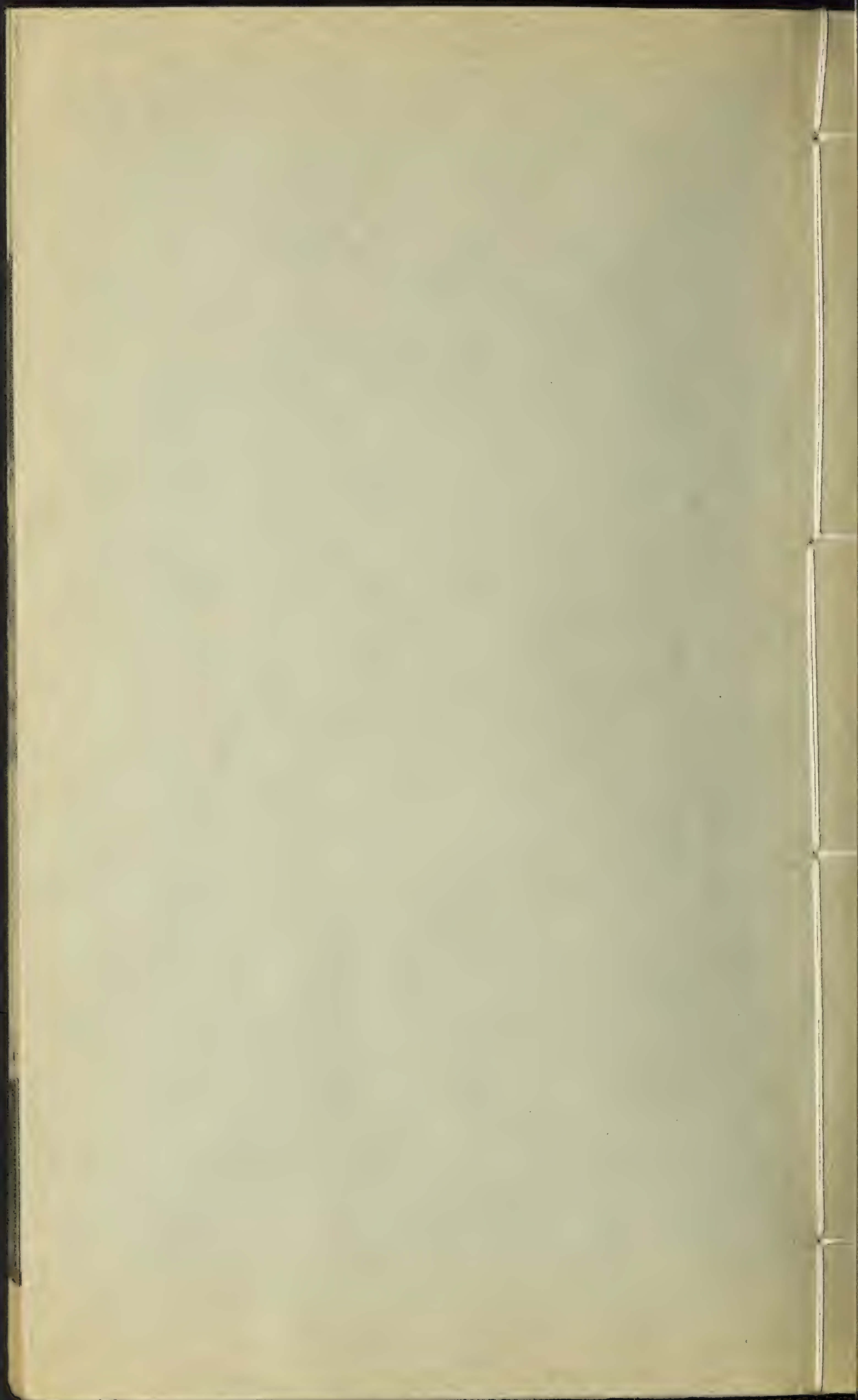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後漢書注

又補一卷

光緒十三年秋八
月廣雅書局刻

後漢書注又補

嘉興沈銘彝撰

余既以後漢書補注栞板歸吾小湖副憲矣垂老殘年無可遣日仍䌷閱是書偶有所得恐師丹善忘記於本書眉端荀越乃荀恁之父見恁本傳而定宇先生以前書有鄃越鄃相疑恁爲越相後人此則先生偶失檢處延熹元年始置博陵郡是桓帝非質帝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云亦仍水經注之譌注檇李僅得音醉一字考春秋經於越敗吳於檇李公羊則書檇爲醉杜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此以檇爲醉之所昉而其字未有明解許叔重說文檇从木有所擣遵爲切唐韻集韻並遵綏切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以杖微打岐閒正

月復打之足子此釋擣之義亦釋遵爲切之義越絕書則作
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李古音多通用檇之爲
醉亦猶羑里爲牖里孟津爲盟津陸渾爲賁渾滹沱爲惡池
博浪爲博狼耳然則注檇李當以說文爲主而旁通之醉不
得僅以音醉二字爲了義也余爲此說非敢妄附先生之諍
友學問之道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竊取識小之義管蠡所及
追憶庭訓益以前輩緒言爲又補一卷使讀是書者於日月
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又後漢書無
志晉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唐以前本各爲
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始建議合刊潛研堂集則云淮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今汲古閣毛氏本以志三十卷攙入列傳前殊亂體裁又

後漢書無表宋迪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書採入 四庫全書外閒未易得見惟朱竹垞檢討錢竹汀少詹極爲稱譽宜訪求得之與定宇先生之書並行亦補之義也質之副憲以爲然否道光十三年癸巳小除夕嘉興沈銘彝書於聽松閣

光武紀王莽天鳳中迺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趙雲松曰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大小戴之禮嚴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

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補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脩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弟子就學自是游學日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光武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魯詩如此之

類不一而足葢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脩起學館招弟子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椽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者皆宗之頌卽容字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不遊太學者及東漢中葉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和戎卒正

陸稼書云郅彤傳作和戎卒正注皆引東觀記而一作和戎一作和成必有一誤

五校

五校宋本作五較較與校同官名也史記衞將軍傳有左校此書百官志有右校史記陳涉世家有左右校并三校四校六校七校八校九校之名雜見諸書又老校小校字亦習用

建武六年六月詔幷省四百餘縣

馬貴與曰光武以官多役繁乃幷省郡國十縣道矦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馬縣道矦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一如前漢○錢辛楣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騊駼除樅陽長騊駼仕

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摐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

馬貴與曰武帝建元初行三銖錢後罷三銖行半兩錢後乃更鑄五銖王莽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銖又造契刀錯刀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百姓憒亂其貨俱廢至世祖復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建武二十三年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

王伯厚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以況章和元年爲司徒據此則謝書誤矣

孝明紀詔曰安車輭輪供綏執授

輭輪以蒲裹輪也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桓術深

廣雅書局栞

蒲輪屢尋皆是史記秦始王至泰山下諸儒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永平十二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十斗曰斛一斛三十錢是一斗僅三錢也與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中所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之語正合○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治世亂世豐歉相懸如此

孝和紀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

二臣者蕭曹也此後世功臣陪葬之始

孝安紀永初元年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

顧亭林曰注謂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葢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

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

此張禹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前書成帝時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是漢有兩張禹

孝順紀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開褒斜路

今褒城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鄐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褒斜道者

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順帝之復位半由宦侍之力故遇之極厚此中官得以養子

襲爵再傳而後曹操繼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有漸矣

永建四年分會稽郡爲吳郡

漢時分郡遼闊即如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嬾眞子錄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攷之爲縣二十有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烏程即湖州也餘姚即杭州也鄞即四明也以此考之則今浙東西并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孝質紀本初元年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顧亭林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敎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敎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

太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

也按家法字

亦見左雄傳

孝桓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此書郡國志無博陵郡置郡始此建寍四年有博陵太守孔彪碑今在曲阜水經滱水注云漢質帝太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爲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置郡乃桓帝時事而以爲質帝酈氏之誤如此

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馬貴與曰章帝時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常迭用矣此所云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延熹八年四月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惟留密縣卓茂廟洛陽王渙祠

趙雲松曰延熹中壞諸祠祀惟存卓茂王渙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敎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行不汚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孝靈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嵩高山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改爲嵩高山按堂谿典請雨在熹平四年改名在五年有石闕銘今在登封縣開母廟中又延篤傳堂作唐

孝獻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首云唯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

蓋漢之改元延康魏之僭元黃初皆在庚元一年內也

皇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筭民不煩於鄉算碑作䇘蓋省文又史

記作筭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

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注天子不得親主

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

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

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王主見漢書成帝紀注又帝姑曰大主見東方朔傳

王美人傳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

趙岐傳云壽藏侯覽傳云壽冢與此云成壙即後世生壙壽壙也

劉聖公傳聖公爲更始將軍遂議立更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元年

潛研堂集答問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

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因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或有膳夫庖人

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

劉盆子傳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蘇子瞻詩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

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顧亭林曰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及蔣子文之祀最甚

隗囂傳阿陽

阿陽之誤河陽自水經漾水注始也前書高帝紀阿陽今俗書作河陽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東觀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曹子建誄王仲宣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李善注丹青二色始終不渝也

來歙傳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顧亭林曰杜氏左傳注夜半卽今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淮南子作禺中注近

午也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玉篇晡申時也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日昳者申也昳徒結切書無逸自朝至於日中昃傳朝至日昳疏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

鄧禹傳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王伯厚以光武此敕與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云云證漢時詔令人主自親其文是固然矣漢文帝賜鼂錯書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在光武明帝前

寇榮傳楚購伍員

員有圓云二音若伍員則讀如云不作圓又王問切音運唐書員半千傳半千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

之事宋及齊受禪弃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唐書嘉貞傳嘉貞所薦苗延嗣呂太一崔訓員嘉靜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爲之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字之有運音始此

馮異傳至饒陽無蔞亭

亭今在深州深州古博陵地州屬爲饒陽縣

橫被四表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本用尚書堯典人疑橫字與光字不類其實光橫二字古通用也蔡傳訓光爲顯固明白易曉然攷之孔傳光充也爾雅桄頌充也郭注皆充盛也邢疏引孫叔然本桄作光書曰光被四表

孔傳葢本諸爾雅又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橫充也謂氣滿充盛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如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至前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則又顯用堯典

吳漢傳唯陛下慎無赦而已

匡衡疏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崔寔政論諺曰一歲再赦

好兒喑啞王符潛夫論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董卓傳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通鑑漢大赦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昔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丞相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又陳壽三國志之論蜀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唐證聖中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劉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宋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二程遺書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言
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肆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
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公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洪容齋
三筆云近則六年之閒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
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殺投宣杵臼内擣碎
其軀爲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己酉恩赦獲免至復登盧氏
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
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
惡何補於治哉明儒呂叔簡爲聖賢之學者也其呻吟語一
條云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

報無辜之死帽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此數條與吳子顏愼無赦一語相發明偉略宏猷實經國之至要故備載之

任光傳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

儒林傳論狼狽折札之命則知貝狽通用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齊書紀僧眞傳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滹沱之冰博物典彙狽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狽無狽不立狽無狽不行

建武二年封阿陵侯

于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冢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令

狐奴縣名並見張堪傳鄧訓傳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水不流曰奴

拔大梁齧桑

史記漢武帝瓠子歌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竇憲傳登燕然山

漢名臣奏云漢得陰山即燕然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流涕涼州記云燕然山即焉支山在西郡界塞上曲云燕支落漢家婦女無顏色

踰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按龍庭即龍城也前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南匈奴傳作龍祠

馬援傳還書誡之

王伯厚曰呂城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過何其反也

冘豫未決

袁質甫曰冘字注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冘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又來歙傳亦云冘豫不決盧植傳論又云冘豫不常

魯丕傳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書不載

趙熹傳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趙雲松曰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趙熹傳是也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即奪服桓郁傳郁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隲傳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

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熹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己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

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廙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鄭均傳帝東巡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此後世在家食俸之始

趙溫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齊東野語伏字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字書訓伺也匿也隱也三伏及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

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字房富反考字書入聲者在屋韻去聲者在宥韻鳥菢子也禮記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釋文伏扶又切酉陽雜俎甲蟲影伏羽蟲體伏史記龜策傳明月之珠生於江海藏于蚌中蚗龍伏之

馮衍傳孔老之論松喬

此與張衡賦皆作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王喬傳則作喬松而劉昭百官志注又稱松喬

飢者毛食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

爲毛與此飢者毛食正同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也宋曾慥高齋漫錄錢穆父召東坡喫皛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以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錢喫毳飯錢意必戲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土音以無爲毛也

鄆惲傳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按句法亦從檀弓手弓而可得來

蘇竟傳隨弟

隨字本从走楊堅受封於隨及有天下以字从走故去辵作隋王伯厚曰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

非不學之故

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則主天星之說殆本之蘇竟傳

楊厚傳陰臣

顧亭林曰陰臣謂婦人卽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非

郎顗傳思過念舊務消祇悔

顧亭林曰注以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初九無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東漢已有佛書而浮屠字則始見於此及楚王英與陶謙兩傳耳

張堪傳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張考夫曰此歌殊有意味旣見張君之留心農事又見省刑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見民能自盡其力不致怠荒卽此數語非循吏何以當之

樊儵傳儵字長魚

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也其音本有條由二音荀昱傳字伯條謝承書作儵又覆牖閒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翛次曰儵當時爲之語曰蔡京之後尤蕭條是其證也

○鱅字集韻正字竝音逷與鰷字同則亦魚類故鱅字長魚

虞延傳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宏以宏交通楚王而止

前書武帝時有公孫宏為丞相封平津侯此又一公孫宏也

先是又有三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

為驂乘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士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辛楣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

稱穀城長益縣有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梁冀傳比屋可誅

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書楊終傳亦云堯舜之

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又蜀志郤正傳正居

內職與宦官黃晧比屋周旋經三十年旣不爲晧所愛亦不爲晧所憎

鄭元傳公車徵爲大司農

先君灤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復見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其年六月卒

康成本傳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是康成得疾歷春夏數月之久紀載甚明乃裴松

之引英雄記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此因康成善飲故傅會之眞無稽之言也

鄭衆傳南庭動搖

陳眉公曰沙鉢羅可汗建庭於睢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賈逵傳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趙雲松曰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賈逵博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

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愼博學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雙叶丁鴻高才論辯京中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人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黨錮

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讎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志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云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嶷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

潢字冲暇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暇梁時賀琛爲武帝所
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與袁翻
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
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
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
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
李義深傳劒戟森森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
暹傳講義兩行得中郞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
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强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
宦之捷諺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
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

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顧亭林日言敢於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

簡爾

張楷傳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其人未死而曰故與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相同

丁鴻傳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則數歲可以不舉

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東漢之末此途尤爲

溷淆故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矣

馮緄傳父煥病死獄中

前書宣帝紀瘐死獄中注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集韻囚以飢寒而死曰瘐

趙咨傳盜嘗夜往劫之咨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盜慚歎奔出咨追以物與之

沈梅村曰趙咨戴封之追盜與物是不許盜之偶不爲盜及盜物之有所不盡也晉桑虞之開道劉宋郭原平之立橋梁何點之怵以告官是惟恐盜之不肯爲盜及必爲盜而後可免有司之刑罸也不已甚乎若晉之王獻之宋之吳瑛一語畱青氊一語畱被可謂語淡情閑彌見雅量然較之無使王

彥方知又未免索然矣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注僅

引廣雅詩緯

班固傳西都賦招白閑

風俗通白閑古弓名文選以閑爲鷴

東都賦正予樂

王伯厚曰正予樂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樂五臣解爲正樂

今本作雅樂亦誤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

顧亭林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王伯厚曰六事自責本荀子黃瓊又謂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春秋考異郵

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

史記外戚世家呂娥姁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唐書顏眞卿傳晚節偃蹇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

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以祠爲慈非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桑門即沙門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遥指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寺焉

中山簡王焉傳稱娖前行

史記申屠嘉傳自嘉死後爲丞相娖娖廉謹備員而已注娖側角切持整貌漢書作𨅗𨅗廉謹則娖𨅗字同又史記酈食其傳作握齱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齪是書輿服志又作諔促然則娖促齱𨅗齪五字實一字也

張禹傳爲常山關長

顧亭林曰前書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無此縣則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張禹傳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陳寵傳十一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牛宏傳

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錢辛楣曰論衡作於漢永平閒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掎摭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旣已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談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葢自充啟之小人哉

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潛夫論

范書僅載五篇沈梅村寄傲軒讀書續筆云潛夫論交際篇

曰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債不候謂之倨慢頻來謂之乞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謙恭以爲不肖抗傲以爲不遜又云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心苟賢之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心苟惡之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將古今澆薄人情描畫殆盡視絕交論尤淋漓痛快宜大書一通以置座右

亂生於化

唐以高宗名諱治字故書中治字皆章懷所改或爲化字或爲止字或爲洗字或爲理字竝見潛夫論華嶠書吏治亦作

吏化

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鉅鹿尹宙碑作鉅鹿顧亭林謂鉅鹿之鹿不當从金錢辛楣謂廣韻注明言鉅鹿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鹿伯魏祐北史有鉅鹿郡守元道隆近見魏靈藏造像記亦作鉅鹿則鹿之从金舊矣

彭城靖王恭傳永和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橋元傳乃心陵墓

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

崔駰傳七依子瑗傳七蘇

七起於枚乘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文心雕龍云自七發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今傳作七蘇非七厲陳思七啟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注又引七謨七證七華七繹七引諸名○傳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綴文之士作者紛焉馬季長作七厲張平子作七辯

荀悊傳光武徵以病不至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日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日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按此與四皓對高祖一直一婉各極其妙

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心如是宜其俱不從新室也

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仲舉設榻有二徐孺子一榻也周孟玉又一榻也

楊震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孫沚亭曰楊震之死有大鳥賁武之生以蛇祥厥後楊氏四世三公代有清德竇氏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盖鳥陽物也翰而登蛇陰類也蟄而伏故象兆若此

楊秉傳求事中傷

唐書苗晉卿傳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衆共之也獎而不言其善斯爲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術行

楊賜傳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

張皓傳六世祖良

此明載六世祖良則子房世胄遼遠且顯達也洪容齋張良無後之說頗非

王暘傳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張儉傳崔駰傳俱有獨爲君子語按韓詩外傳外寛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此數語其卽恥獨爲君子之義歟

种暠傳王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袁宏漢紀諶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閒有異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異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蔚宗簡作二句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杜根傳太后怒令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袁宏紀則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使不加力故以

撲輕得免按據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

顧亭林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按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馬融傳論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韓昌黎詩安存惟恐晩

蔡邕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據洛陽伽藍記邕所書亦祇是尚書周易禮記公羊傳論語是五經非六經范書誤也

邕遂死獄中

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想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馬日磾謂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

王伯厚曰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自云爲郭有道碑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已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左雄傳職斯祿薄

王伯厚曰此斯字卽旅卦斯其所取災之斯按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亦作此字解

雄上言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上從之

羅核軒物原曰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按左雄牋奏亦見胡廣傳

雄竝奏拜童子郎

魏志司馬朗傳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壯大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周舉傳變復之徵

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

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按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董卓秉政爽以布衣位至三公僅九十五日知己之感過於蔡中郎矣然適足爲家世玷也

李固傳詔書務求寛博

按衡方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務在寛佚此書寛博殆與寛佚同義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以哭爲臨本左傳

趙岐傳可刻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嘉古音同歌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與何同叶

北海孫賓石

齊乘孫嵩墓在安丘南四十里欽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閱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孫嵩曰出行乃得死友

范式傳亦有生友死友之稱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

魏武帝令毛玠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

皇甫規傳屬國都尉李翕

此言李翕頗從貶抑而石刻西狹頌黽池五瑞碑至今現存又褒美無以復加大約史書所載近實而碑辭未免溢美也

張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文舒竝善草書

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竝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韋仲將以張芝爲草聖故云亞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眞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章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廟祠堂碑文漢張昶造

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

注忽忽不暇草書

虞虹升曰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悤悤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了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云古文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稾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云○東觀餘論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處用楷書羣臣先楷書而後加草遂爲花押

李膺傳荀爽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御李君

王伯厚曰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者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俗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之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是過矣

陳蕃傳朱震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彭禹峰曰陳蕃之於朱震竇武之於胡騰一友人一府椽也皆能不惜身禍收葬兩人而又能全其子孫逸若輔俾兩人有後不知蕃與武何以得此於震騰哉東漢黨錮横噬鉤連一時稱爲士君子者幾不能保其腹背求爲他人計其後事亦難矣他如王調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其義烈抑又甚

焉豈天道與善生黨錮諸君子爲國家養士食節義之報耶

又生諸君子之故吏門生令自食其報歟

杜密傳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

歸閉門卻軌無所干及

王伯厚曰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

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何進傳覆水不收

此與光武紀中反水不收皆用太公望語李白詩水覆難再

收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

孔融傳注兄弟七人融第六

文舉兄弟七人止襃附見本傳其餘失載今曲阜孔廟中有

孔謙碣云謙字德讓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則謙在

七人內無疑

年十三喪父

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年六十一見宙碑以

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詔書竟坐褒焉

褒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

稱處士孔褒文禮蓋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褒卒於建

寧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

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董卓傳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
孔伷與孔宙自是二人宙乃融之父詳見融傳及宙碑伷字公緒鄭泰傳所云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是也符融傳及三國志魏武紀竝同
公孫瓚傳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顧亭林曰本紀中但言石門此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也
水經注濕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水經所言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注中柳門爲是通典亦云柳城有石門山

劉焉傳馬騰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又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楊升庵曰以蜀兵爲叟兵方言也

張魯傳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首過之首音狩廣韻自首前罪正字通有咎自陳及告人罪曰首前書梁平王傳驕嫚不首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其罪也晉書王獻之傳獻之疾家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

即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意

任延傳延爲九眞太守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

是時王堂拜巴郡太守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韋義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廣都爲生立廟又李憲旣誅餘黨欲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單車駕白馬往諭降之民乃共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按生祠起於莊子尸祝之義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葢立生祠之始

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帝善之遣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胡朏明曰王景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葢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

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以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潰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蒗蕩渠下汴渠即蒗蕩渠則河水當從此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澤耗則輟流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八激堤而其流始絕漢安帝永和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壙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堤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修則南之漕

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汪武曹曰成帝時河再決於平原濟南千乘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所謂清河以東數郡者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莽幸河自元城祖塋東去不加隄塞而河水右溢汴渠左亂濟瀆明帝詔書謂汴渠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張汜謂河決積久侵毁濟渠益支渠既交錯紛糾於北經流又復縱橫四出泛溢於滎陽東汴濟之閒而北瀆之道遂至於空及東漢王景起而治之巷懼夫北與勢如者近而不久易敗也又因水性之安於東也則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東注之海明帝下詔褒美謂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以北漸就墳壤事在永平十三年其河

幾及千年乃廢○盛秦川曰成帝時平原之決旋即隄塞河汴之決在平帝時其侵入濟水則在王莽以後觀溝洫志及此傳可證遡喜說尚欠分明而王景治河實爲秦漢以來第一然知之者罕惟胡東樵實表章之西漢張戎即有築垣居水之喻則東漢時河身更高可知河日高則河兩旁之地日低矣故旣決之後欲引河由故道如鹽車之上太行其旁出也如巨魚之縱大壑故王景因其所決之道疏濬約束以爲新河夫築堤鑿山雖亦勞費然比之開濬故道則事半功倍也且自滎陽以至渤海千乘本無大山其所云鑿山者不過經由之地間有山根石底不甚通暢稍爲之疏鑿而已禹之治水順水之性王景有焉其功施後代幾及千歲不亦宜乎

王渙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

渙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今尚巋然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十三字見諸千峰金石圖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

顧亭林曰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處應衍一趙字至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人靈帝時官衞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曹節傳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遂自殺

注引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

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伍伯又爾衡傳衡言不遜黃祖大怒令五百將出又魏志蔣濟傳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

共普

共姓普名注音恭玉篇龔奉也慤也與恭同共普之共字變文爲龔西漢已有楚兩龔矣書恭行天罰詩密人不恭而梁元帝告四方檄云中權後勁龔行天罰唐李程作李光顏碑云鄆人不龔命將討叛是共恭龔三字通

呂強傳姑息

尸子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儒林傳論精廬暫建贏糧千百

姜肱傳亦稱精廬文選任彥升表及南史沈道虔傳本此猶李充劉淑包咸檀敷傳稱精舍也乃五臣注文選謂寺觀則謬甚

夏恭卒諸儒共謚之曰宣明君

趙雲松曰朱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與夏敬公之謚宣明皆後世私謚之始（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又在前）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謚

爲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殁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是溫公亦以私謚爲非禮與爽同

周嘉傳嘉遷零陵太守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前書文翁朱邑遺愛在民卒後立祠此書又有祭肜遼東吏人爲立祠王渙洛陽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許荊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禰衡傳祖恚遂令殺之

先君雲門隨筆云衡鸚鵡賦中盜順從以遠害不忤物以喪

生似有所悟矣乃卒以狂誕見殺於黃祖何言行相違也

范式傳一名氾

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氾孫允嗣罔繼無一名氾之說或因碑中有氾字而誤歟

式後遷廬江太守卒於官

范碑在濟甯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眎得碑額李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舊搨本校今搨多百餘字小松爲雙鉤並攷辯刻成一冊又碑云實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金鄉者而史以爲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王忳傳除郿令至斄亭

詩申伯信邁王餞於郿說文郿右扶風縣名詩即有郃家室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帝嚳元妃郃氏女也生棄爲后稷復封於郃前書郊祀志后稷封斄注讀如郃

戴封傳遭伯父喪去官

朱竹垞曰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敏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與公聞先文恪之

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於禮樂志者此事尙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楊未孩曰按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者尙有數人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期喪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園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解官者矣

向栩傳坐板牀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古人坐卽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席管幼安坐不箕踞榻當膝處皆穿與向栩傳云云是其明證蘇東坡曰

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饗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岳倦翁珂媿郯錄云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文公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致其恭也故儀禮云坐取爵曰坐爵禮記坐而遷之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幣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凡言坐者

皆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不遑啟居傳以啟爲跪爾雅以妥爲安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葢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攷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解奇拜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不知其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者屬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既略攷禮經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

地而坐則亦並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蘇公俯伏匍匐之譏予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强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亦跪坐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此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爲跏趺也去年又屬蜀帥楊王休子美乃並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謂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

寫寄洞學諸生使書以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攷焉珂按符子云太公涓釣於渭濱踞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跗觸崖若路此又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王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不當泥古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戴就傳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肘腋

鋘字書俱作鋘音吾列子及楚辭作鋙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吾正韻鋘鋙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是也

折像傳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

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前書疏仲翁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意

逸民傳序楊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篡字自文選誤作慕唐張九齡感遇詩遂仍其誤

錢辛楣曰野王二老及漢濱陳留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跡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辯之矣

逢萌傳乃之瑯邪勞山養志修道

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即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四極明

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遣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嚴光傳光會稽餘姚人也

先君雲門隨筆云據任延傳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俱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郡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禮之友云云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陳眉公筆記以爲新野人則又不知何據

曹娥碑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注蔡邕題八

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中郎八字猶國語所謂廋詞漢書所謂隱語後世所謂謎也本起於左傳申叔展山鞠窮呼庚癸至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孔北海有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磯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俾也可忘玟璇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二句每四句離合一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詩載石林詩話然漢時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云魏代以來君子招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以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

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嘗輯之成編矣至宋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寶衡按北海詩截字當據漢度尚碑作飢隼說文雖重文祝鳩也爾雅隹其鳺鴀疏引春秋祝鳩氏是隹雛隼古本一字

孝女叔先雄

王伯厚曰先雄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都耆舊傳符有光洛

蔡文姬傳文姬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贖之而重嫁於董祀

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

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乃封襲爲關內矦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李君實云蔡邕女有嫁羊道者道先娶孔融女生祜繼室以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得濟承竟死其賢如此視文姬失節胡雛蓋相萬也

方術傳列女傳

劉知幾曰范蔚宗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樸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又東漢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蔚宗標

列女徐淑不齒而蔡氏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東夷列傳又多文豹果下馬

姜西溟曰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西域傳尚書陳忠上疏云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

陳忠此疏後西域出師皆敦煌太守領兵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　本朝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為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故附記焉

南匈奴傳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

注谷音鹿蠡音離然蠡字本有兩音唐詩花草千年怨種蠡作平蝦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

禮儀志甲作食殈

廣韻殈郎凶字古文巴郡太守樊敏碑米巫殈虐者凶之異三公山碑攘去寇殈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殈鼎沸皆作殈

天文志注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

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皐又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皐也其占驗僅見於此

五行志一瓜同蔕

說文蔕瓜當也古孤兒行願還我蔕

祭祀志注國家居亭百官布野

今稱居停主人見宋史丁謂傳然實本此居亭字

郡國志衙

衙即白水縣也有蒼頡廟廟有延熹五年碑今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史官村

東武陽漯水出

孔宙碑亦云東郡東武陽魯相韓敕碑則云東郡武陽省一東字

瑕邱

前書恩澤表褒成侯國在瑕邱

耆

延熹元年郎中鄭固碑云固字伯堅著君元子葢其父爲著令也

北海郡十八城

漢安二年北海相景君碑云北海部城十九此云十八或當時尙有一縣未改屬耶

漢中郡褒中注華陽國志有唐公防祠

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諸書皆不言公房何時人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雖極漫漶尙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閒也其題額篆

字則直以爲仙人耳

酒泉郡福祿

前書作祿福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長趙君女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此皆作祿福之明證自此志改爲福祿而晉唐隋諸志皆因之

百官志公府掾

漢制太傅上公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大將軍爲五府餘不得稱府也惟魯相史晨奏記孔廟碑中大司農亦稱府

五部督郵

今曲阜孔廟有中部督郵殘碑碑陰所書有中部督郵南部

督郵北部督郵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

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左傳襄十三年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周書大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即所謂什吏也史記商鞅傳令民爲什伍北海相景君碑有故午六八午即五也

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光和四年溧陽長潘校官碑口此龜艾遂尹三梁龜謂印紐艾謂青綬此有一梁兩梁三梁等級故潘碑以爲頌禱之詞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文曰正月剛卯疾日嚴卯凡六十六字

王莽傳亦作嚴卯說文玉篇作毅改音開以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云長一寸廣五分所記分寸與此稍異

南史劉昭傳昭字宣卿勤學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後漢書世稱博悉 附

錢辛楣曰後漢書湻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

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

南史范蔚宗著後漢書體博而思精　附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東觀漢紀一百四十三卷劉珍等撰）袁張所製偏駁不論（後漢書一百一卷袁山松撰　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薛謝之作疏謬少信（後漢書一百卷薛瑩撰　後漢書一百卷無帝紀謝承撰）若司馬彪之詳實（司馬彪討論衆書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方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華嶠之準當（華嶠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篇改名漢後書）則其冠也

後漢書注又補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黃濤校字

